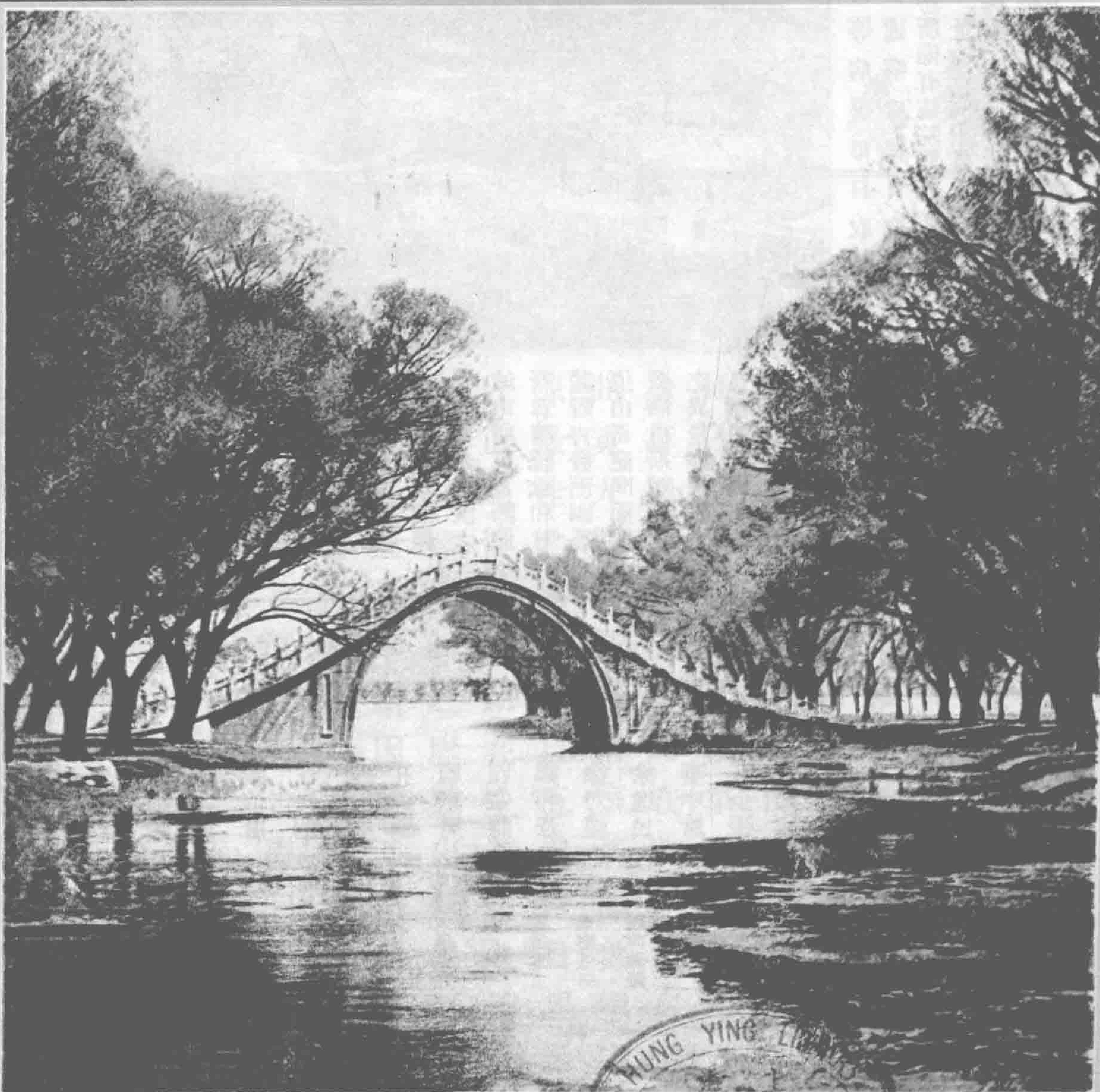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每冊三角

第三卷 第三號

上海四川路中國旅行社印行



HUNG YING LI

THE JADE GIRDLE BRIDGE, SUMMER PALACE, PEIPING

北平頤和園玉帶橋

春游專號

The Special Number for Spring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Monthly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Vol. 3 No. 3 March 1929 30 cts. a copy.

莫干山肺病療養院

養疴名區



本院開辦年餘成績優良固已有口皆碑近更多方改革力圖美備是以他處療養日久而不瘳者一入本院轉瞬卽獲奇效蓋山中空氣澄潔日光充足遠非烟塵滿布日光晤淡之城市所可及際此新春晴暖風和日麗野卉發而幽香遍山奇葩開而燦爛滿目斯誠山間之異景亦療養之良機也交臂失之甯不可惜抱病諸君盍興乎來

費用 特等病房每日取醫膳費五元
普通病房每日取醫膳費三元

◉本院及事務所備有住院簡章

院址 杭州莫干山
駐滬事務所 上海新世界西靜安寺路二十三號
駐杭事務所 湖濱五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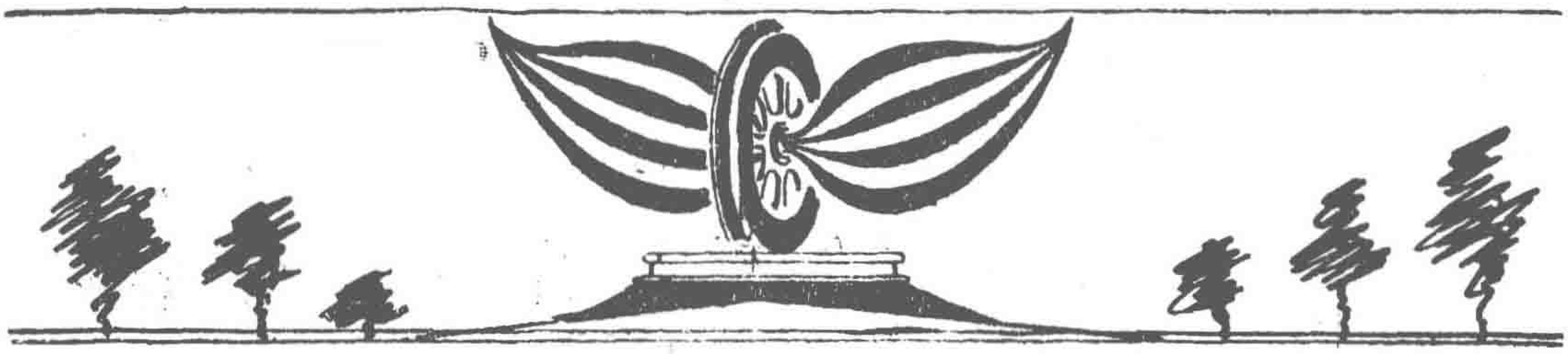
本院醫生

上海
沈樹寶 白克路一〇號
李梅齡 白克路一一號
張森玉 梅白克路一二三八號
臧伯庸 愛多亞路大世界對面七〇六號
江逢治 四川路二二三號
黃　鐘 白克路二一〇號
孔錫鵬 老靶子路一一二號
龐京周 白克路大通路口五八九號
汪振時 靜安寺路一九一三號
鄭邦彥 白克路懷德里二一九號
徐乃禮 北京路東海里三一二號
徐逸民 愛文義路西藏路口植蔭坊
李中庸 白克路五號
汪企張 民德路四三九號
龔元炳 山東路一一號
吳興業 黃浦灘路字林報七樓
傅壯民 北成都路廣仁里壯民醫院
朱仰高 梅白克路二五號
汪寶箴 南西藏路大順里口五〇八號
俞松筠 中德醫院
蔡禹門 白克路六號
杜克明 南京路三五二號
丁惠康 白克路二二號寶隆醫院
張仲明 白克路二十二號
陳一龍 南市求仁醫院
張瑤光 南市慈仁醫院
謝筠壽 新閘路鴻祥里二一三八號
周君常 靜安寺路二三號新世界西首

杭州
沈承瑜 梅花牌樓長壽弄三號
黃自雄 三元坊科發藥房
邵卓如 湖濱五弄
江秉甫 隆興路
盛佩葱 運司後浙江病院

嘉興 夏振文 北門塔弄嘉興醫院
松江 焦湘宗 西門外湘宗醫院
蘇州 陳魯珍 城內吉由巷
方嘉謨 城內鈕家巷
無錫 周　綸 城內西溪河
江陰 沙純嘉 城內
漢口 周明棟 法租界三德里七五號

中華國有鐵路



滬杭甬綫

啓者本路各站經過地點咸爲東南名勝菁華之區風景之佳冠于全國如松江之佘山醉白寺嘉興之南湖煙雨樓落帆亭硤石之紫微山杭州之西湖十景六橋三竺等處咸屬古雅幽靜景緻天然遊踪所至莫不悅目賞心誠所謂四時皆宜也每日上下行特別快車尋常快車及夜快車均掛滄車以便行旅本路在莫干山自健鐵路旅館房間寬大器具精良浴室清潔供應完備爲避暑納涼最佳之地每年自五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爲營業時期在上海南北兩站及梵王渡站咸有直達旅館之聯票出售且沿途派有員司照料以免週折本路因鑒于沿路各站及車內裝置廣告最易發生效力故特闢易於注目地位招登各種廣告並訂有廣告價目章程函索卽寄每日開車時刻詳載各報欲知詳細請向北站問詢處電話北三一九九或本處電話北一一〇五接洽可也此佈

車務處謹啓

中國銀行廣告

銀行公會
會員銀行

資本 總額六千萬元已收一千九百七十六萬零二百元

公積金 六百一十七萬七千三百二十三元五角七分

營業 專辦存款放款貼現國內外匯兌買賣生金銀等業並經特許代理金庫發行鈔票經理公債及鹽稅關稅

總分支行 『總行』北平 『分支行及辦事處收稅處』〔江蘇〕上海 南京 下關 蘇州 鎮江 揚州 清江浦 板浦 無錫 徐州 南通 唐家閘 常熟 〔浙江〕杭州 寧波 餘姚 沈家門 紹興 嘉興 盛澤 溫州 湖州 蘭谿 海門 〔安徽〕蕪湖 安慶 蚌埠 〔河北〕北平 天津 保定 邢台 唐山 大名 石家莊 秦皇島 〔綏遠〕歸綏 〔察哈爾〕張家口 〔山西〕太原 大同 太谷 〔山東〕濟南 青島 煙台 〔湖北〕漢口 宜昌 沙市 〔湖南〕長沙 〔河南〕開封 鄭州 〔陝西〕西安 〔甘肅〕蘭州 〔四川〕重慶 成都 萬縣 自流井 潼川 五通橋 〔江西〕九江 〔貴州〕貴陽 〔廣東〕香港 廣州 汕頭 瓊州 〔福建〕廈門 福州 泉州 涵江 〔東三省〕長春 吉林 黑龍江 哈爾濱 道裏 呼蘭 安達 梅拉爾 黑河 綏化 奉天 營口 大連 安東 開原 洮南 公主嶺 通化 臨江

上海分行 地址外灘二十二號 電話中央三六八八至三七二二 電報掛號六八五五

交通銀行廣告

本行創設於前清光緒三十四年股本總額銀幣壹千萬元總行設於上海分支行辦事處遍設全國各地辦理存欵放欵貼現各種滙兌海外各國均有特約代理銀行現經國民政府特許爲發展全國實業之銀行除所有代理國庫發行兌換劵及其他各項業務均仍照舊辦理外並經理國家地方或公共實業機關發行債票及代理交通事業公欵之出入等事務

董事長盧學溥　常務董事兼總經理胡祖同

常務董事　顧立仁　李承翼　錢永銘

董事　徐陳冕　唐壽民　王承組　陳輝德　李銘　周作民　談荔孫　楊德森　陳福頤　張嘉璈

常駐監察人　許修直　監察人　于寶軒　葉崇勳　梁定薊　賈士毅

國華銀行

本行額定資本　國幣貳百萬元已繳收足壹百〇叁萬伍千元

公積金　叁萬叁千元各種存欵總數四百另六萬元（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營業　各種存欵放欵滙兌押滙貼現以及一切銀行業務

儲蓄　活期儲蓄定期儲蓄整存零付零存整取教育基金禮劵儲金預定整數特種儲蓄存劵

婦女儲蓄　婦女儉德儲金各項基金儲蓄子女婚嫁儲金

通滙地點　國內各埠國外滙兌亦可代辦

總行　上海寧波路二十號　電報掛號四九九九　電話六一六一八七九

分行　蘇州觀西大街　電報掛號四九九九　電話六一一二

辦事處　香港文咸東街　電報掛號〇九四八

總經理　唐壽民

副經理　饒韜叔　瞿季剛

金城銀行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營各種儲蓄存欵滬行建有最堅固保管庫出租大小保管箱

股本　總額一千萬元收足七萬元

公積　共計二百零五萬元

行址　總行　天津　分行　北平　上海　漢口　大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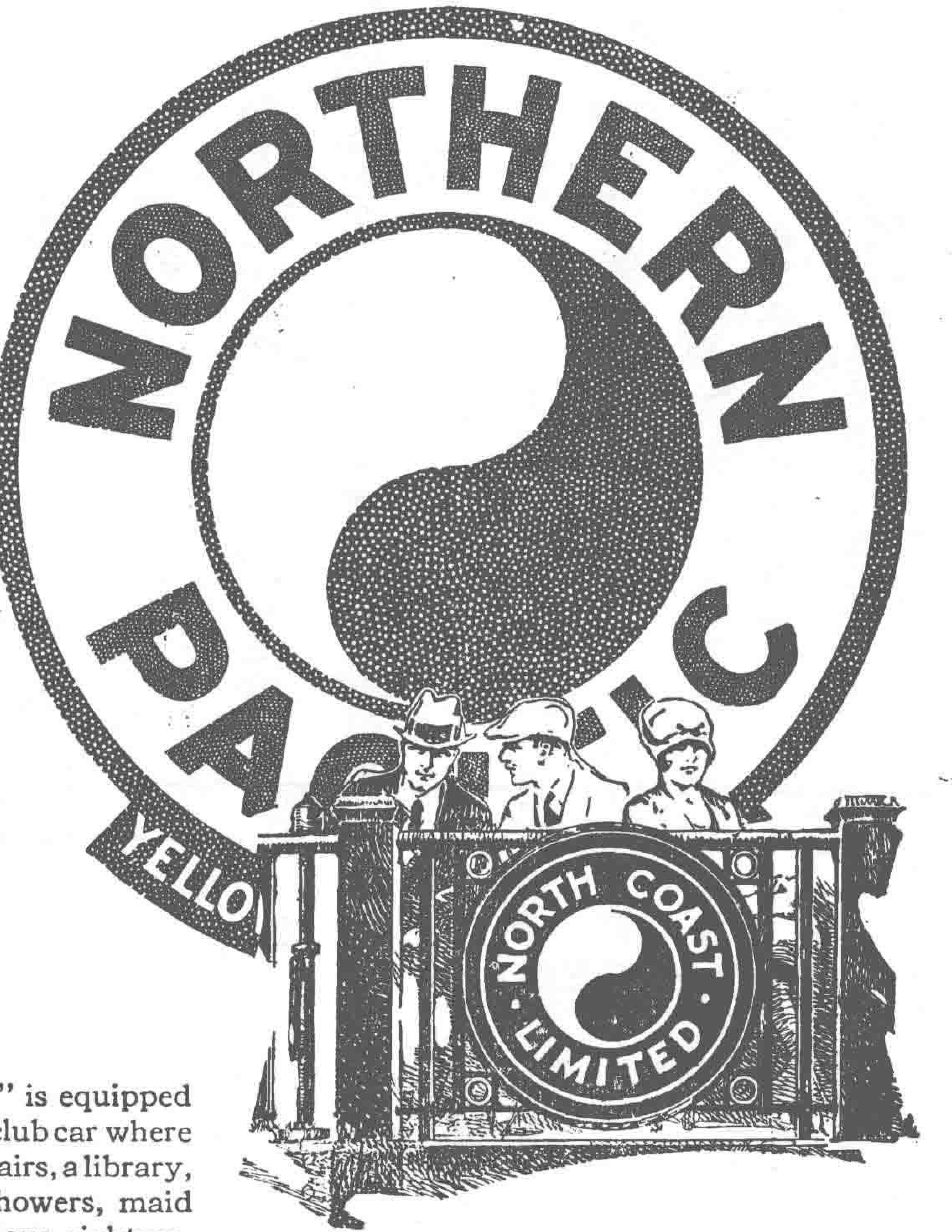
電報掛號　華文鑠字七〇〇七　英文Kinchen

滬行地址　江西路二十二號

滬行電話　專綫　經理室二三五〇　營業間三八〇〇　中央　總綫　六〇八四五・六・七

North Coast Limited

Travel East from Seattle through the Scenic Northwest on "One of America's Fine Trains"



NOW only 68 hours between the North Pacific Coast and Chicago! Faster than ever before, the "North Coast Limited" leaves Seattle at 11:00 A. M. daily for Eastern cities.

The "North Coast Limited" is equipped with a luxurious Observation-club car where you may enjoy deep, restful chairs, a library, writing corner, club room, showers, maid and valet service, and a spacious sightseeing platform—two days of sightseeing through the picturesque American Rockies.

New-type diners serving "famously good" meals—Pullmans of latest design—Powerful new locomotives, 104 feet long.

The Japan Tourist Bureau, American Express Company, Thos. Cook & Son, Shanghai, Commercial & Savings Bank or any trans-Pacific steamship company will gladly furnish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top off at

Yellowstone Park

Season June 20 to Sept. 15

"Nature's Continuous Coney Island" is the name given the Park by Emerson Hough, a noted American writer. The real circus ground is at the geyser basins,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other brilliant surprises for you — among them the colorful Grand Cany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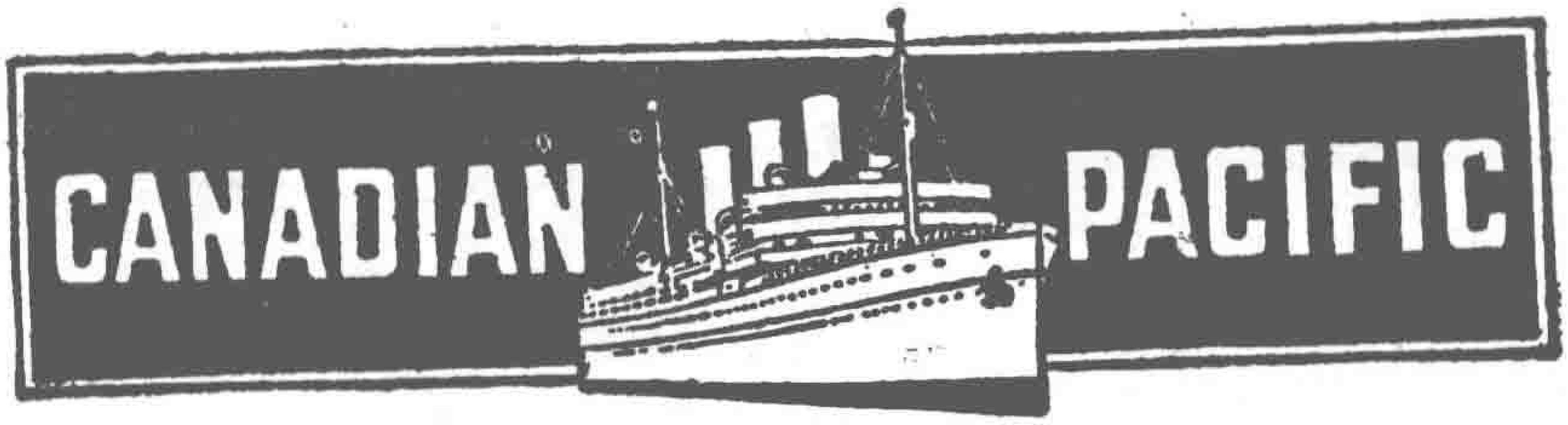
Oswald Crawford, G. A. 501 Granville Street Vancouver, B. C.	R. J. Tozer, A. G. P. A. 200 L. C. Smith Building Seattle, Wash., U. S. A.	E. E. Blackwood, G. A. 912 Government Street Victoria, B. C.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First of the Northern Transcontinentals"

昌興輪船公司

快捷



穩妥

敝公司所有皇后輪船為太平洋航行界之巨擘往來大洋間殊無暈浪嘔吐之苦與家居無異致若輪上設備之輝煌尤如皇宮巨廈每日西餐烹調適口非常清潔是故乘客一經栽搭無不滿意如蒙預定房位者請向本公司接洽無任歡迎

法蘭西皇后二萬七千五百噸

亞細亞皇后二萬五千四百噸

俄羅斯皇后二萬五千二百噸

昌興輪船公司謹啓

地址外灘四號（卽廣東路口）

電話六五五八一號

中華照相館特別啟事

敝館設於上海已歷多年國內各處別無設立間有分館與敝館命名相同者實於敝館毫無關係深恐　各界有所誤會用特聲明以昭實在而明責任此啟

YOU DINE DE LUXE

on the new

OLYMPIAN

On this train the meals are prepared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Geo. Rector—internationally famous chef.

This is one of many features that make The Olympian the outstanding train in Amer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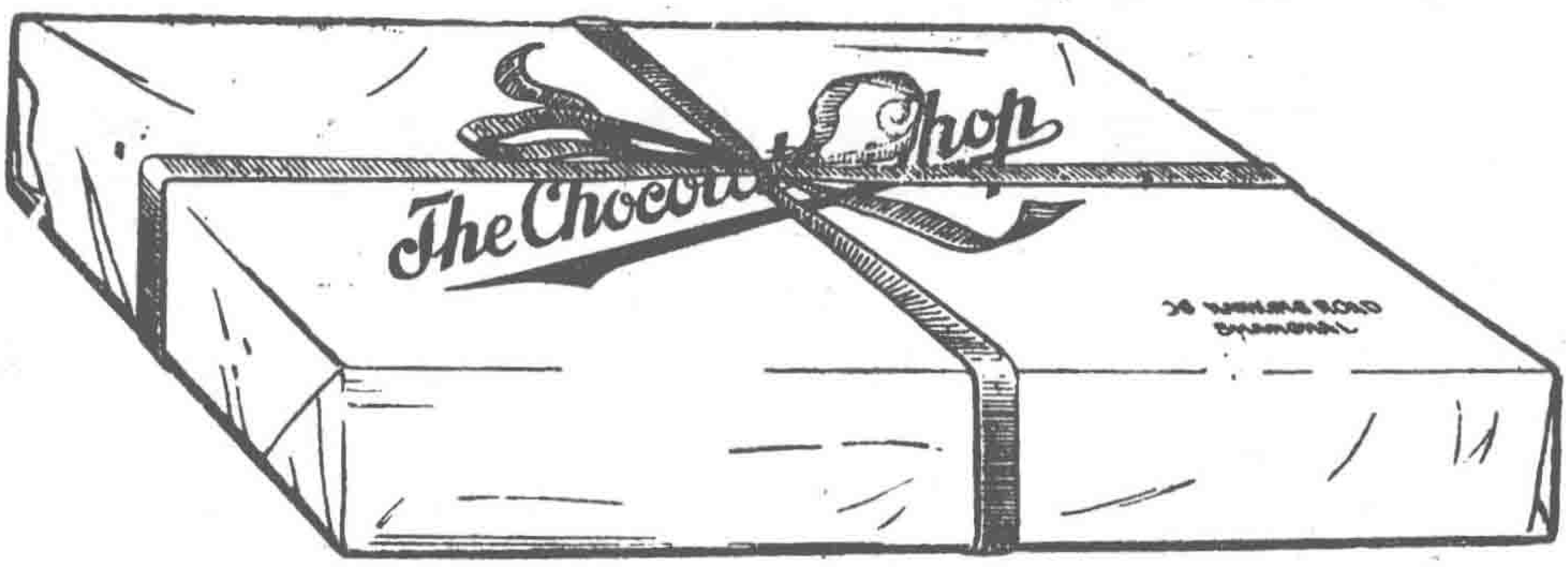
For complete information, address

CHINA TRAVEL SERVICE
114 Szechuen Road
Shanghai

CHICAGO MILWAUKEE ST. PAUL AND PACIFIC

中國旅行社

客中如家中



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作湖山之快遊。序天倫之樂事。人生至此。尚復何求。

吾則曰不然。諺有之。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蓋旅途之中。——無論車中。舟中。湖中。寺院中。園林中。——不得清潔滋補之食物。則不能遊而忘倦。不得鮮美香甜之糖果。亦不能樂而不厭。此非出門之難乎。

沙利文之各式焙利麵包。各樣腴美糕餅。各種香甜糖果。於充飢解渴之外。兼有添趣助興之功。結伴遊春之士女。誠能多備多攜。則客中如在家中。何難之有。

沙利文啓

(地址)上海南京路卅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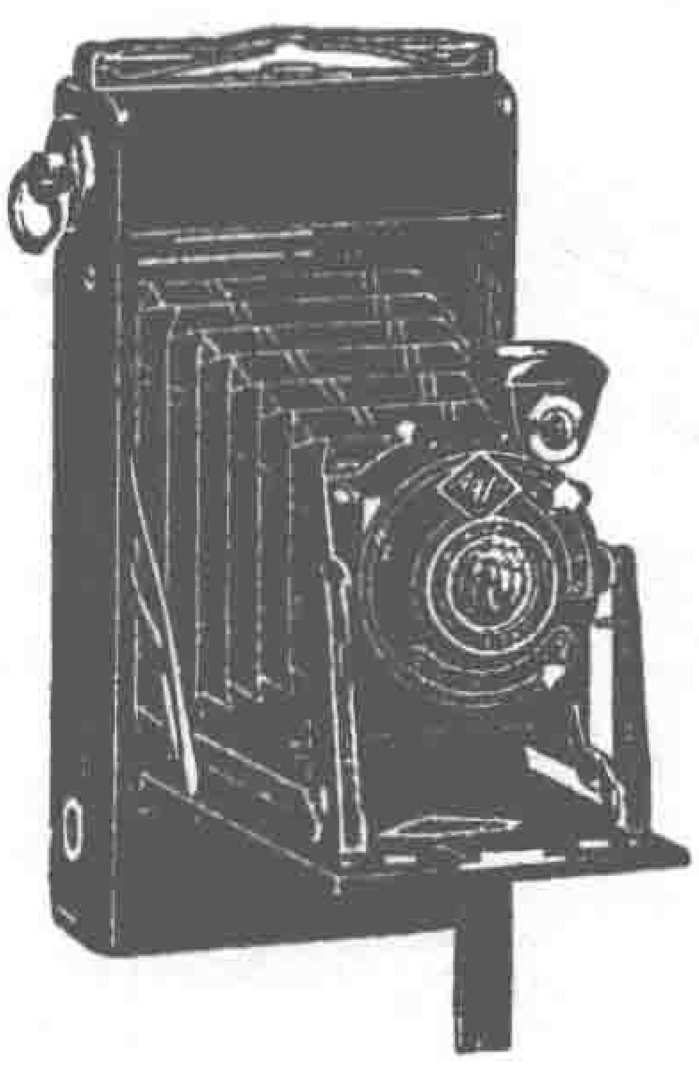
(電話)一三八〇一號

Agfa

必利

BILLY
The Small
Pocket Camera

新式廉美担保清晰的卷片鏡箱出市了



上海四川路六十八號

矮克發

各大照相店均有代售

TRADE
A.B.C.
MARK



高等西裝

工精價廉

中國內衣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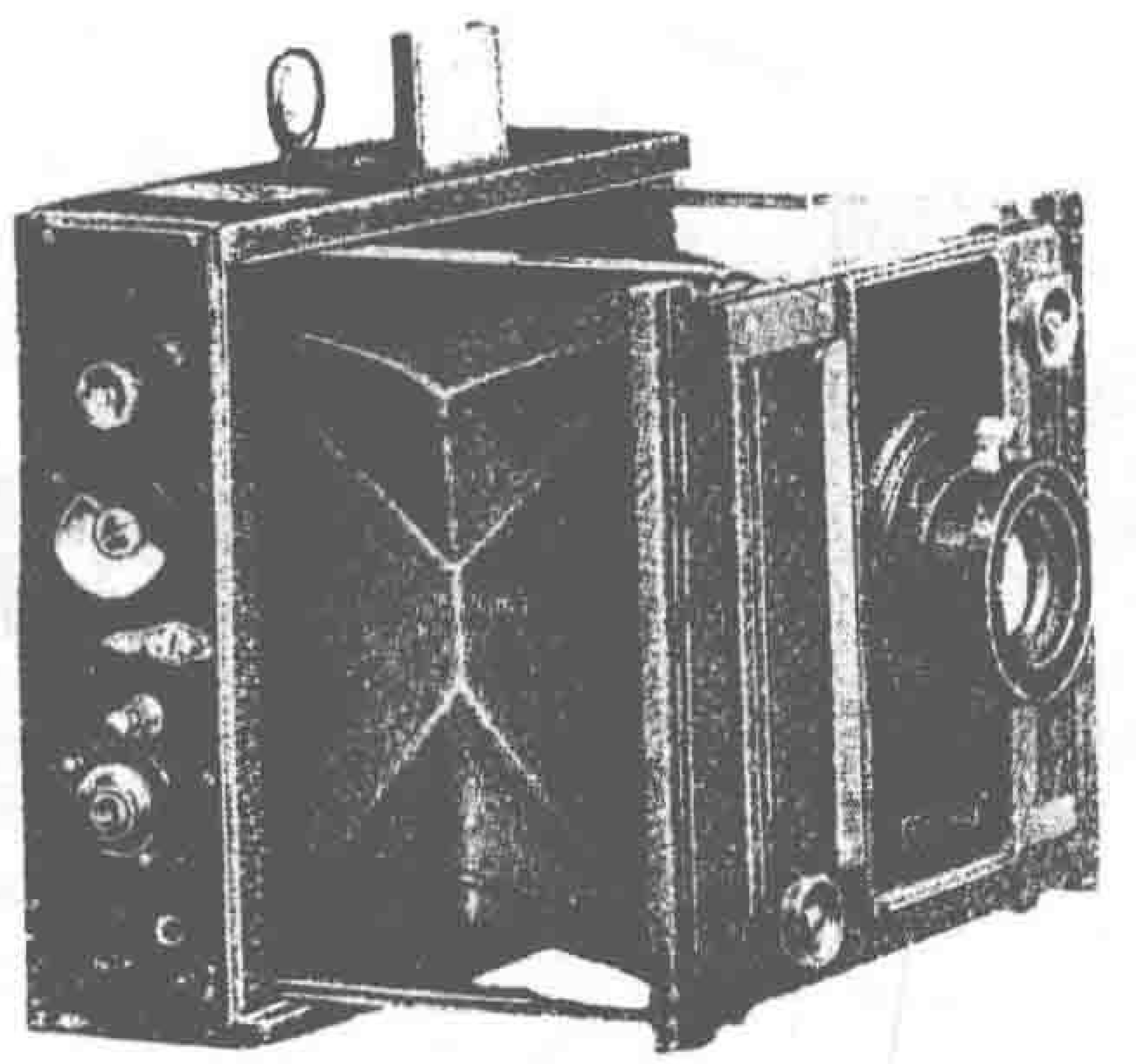
上海南京路郵局隔壁

獨家經理法國名廠伯爵乾片

千代洋行

CHIYO YOKO, PHOTO SUPPLIES

惟君是我最親愛之良伴



本行專運歐美各名廠出品鏡頭鏡箱手提快鏡千里鏡拍影機影戲機乾片軟片人像片影戲片顏色片燈片白金紙燈光紙放大紙蘇打紙大厚紙美術卡紙以及照相材料藥品器具一應齊備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總行　上海南京路P字四百七十號　電話六〇四六八至四六九

分行　虹口吳淞路十號內地會隔壁　電話北三十號

本行　電報掛號第〇二八八號　信箱掛號第一三〇八八號

南京路望平街斜對

九華綢緞商店

春季新花綢緞大批到齊了！

七八九折大減價

二月初二日起廿五天

▲特點

貨品儘屬上乘〇多數係新出花色〇定價忠實〇非市上抬價作折者可比〇是本店開業以來之大犧牲〇機會難逢〇惠顧從速〇歡迎！函購・批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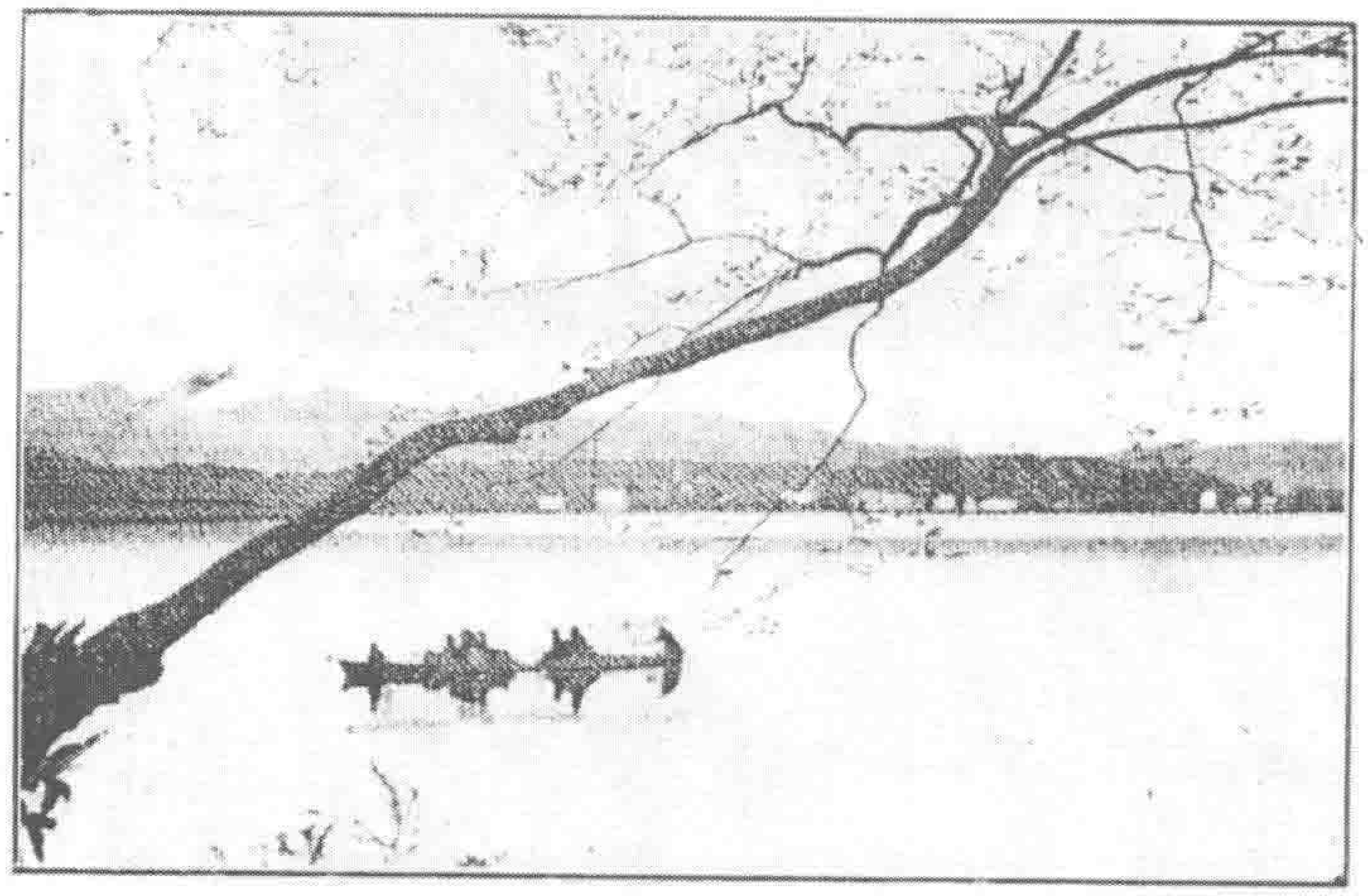
首推

美術化的禮品——

杭州

都錦生的：

——主要出品——



絲織風景
西裝領帶
織錦墊褥
絲織偉人
五彩錦繡
西裝襯衫
五彩壽喜
十景提袋

歡迎批發　歡迎經理
美術樣本　函索五分
武漢中華國貨會內仝時出售

總行　上海北四川路十二號　電話北四九六三
分行　杭州新市場花市路口　電話西三二一號

（三七）

創設於道光年間迄今已垂一百有九年

杭州邵芝巖筆墨莊

電話壹千〇〇壹號

地址三元坊大馬路坐西朝東洋式門面

本號專售精選各種純毫湖潁中西測繪印刷板筆按古法製各式徽墨兼售端歙硯池仿古名牋印泥墨盒中西文具學校用品無不俱備精製各式楠木筆盒手卷提樑裝璜雅緻品質精良各界送禮洵稱佳品如蒙惠顧竭誠歡迎請認明芝蘭圖商標庶不致悞另備價目彙刊索閱卽寄外埠函購原班回件



武林邵芝巖筆墨莊謹啓

湖濱旅館

HOTEL WUPING

WEST LAKE HANGCHOW



杭州西湖最優美之大旅館

一地臨要道 目覽全湖空氣新鮮交通便利地點適宜

一門面廣闊 洋樓高大花木蓊鬱光線倍明建築宏麗

一器具精良 被褥清潔舟車籐輿水陸咸宜陳設美備

一慎選司從 伺候維敬接應佳賓誠實無欺招呼周至

地址湖濱路…電話西一三五號

西湖佛國照相館

團體照相　化裝照相　美術照相



日夜照相　名勝照相　補景照相

足下偕麗人遊覽時藉以留作紀念當得無上興趣更增遊興盍興乎來

代客冲片不取分文

總館 杭州新市場娛園隔壁高大洋房 電話西一六六

分館 今日照相明日取片

第一分館 靈隱山門口 電話西二四二

第二分館 黃龍洞

第三分館 岳墳杏花天菜館內

上海總行

地址 愛多亞路第二〇二至二〇六號

電話 一九六六四號

NANYANG MOTOR SUPPLY CO

南洋汽車五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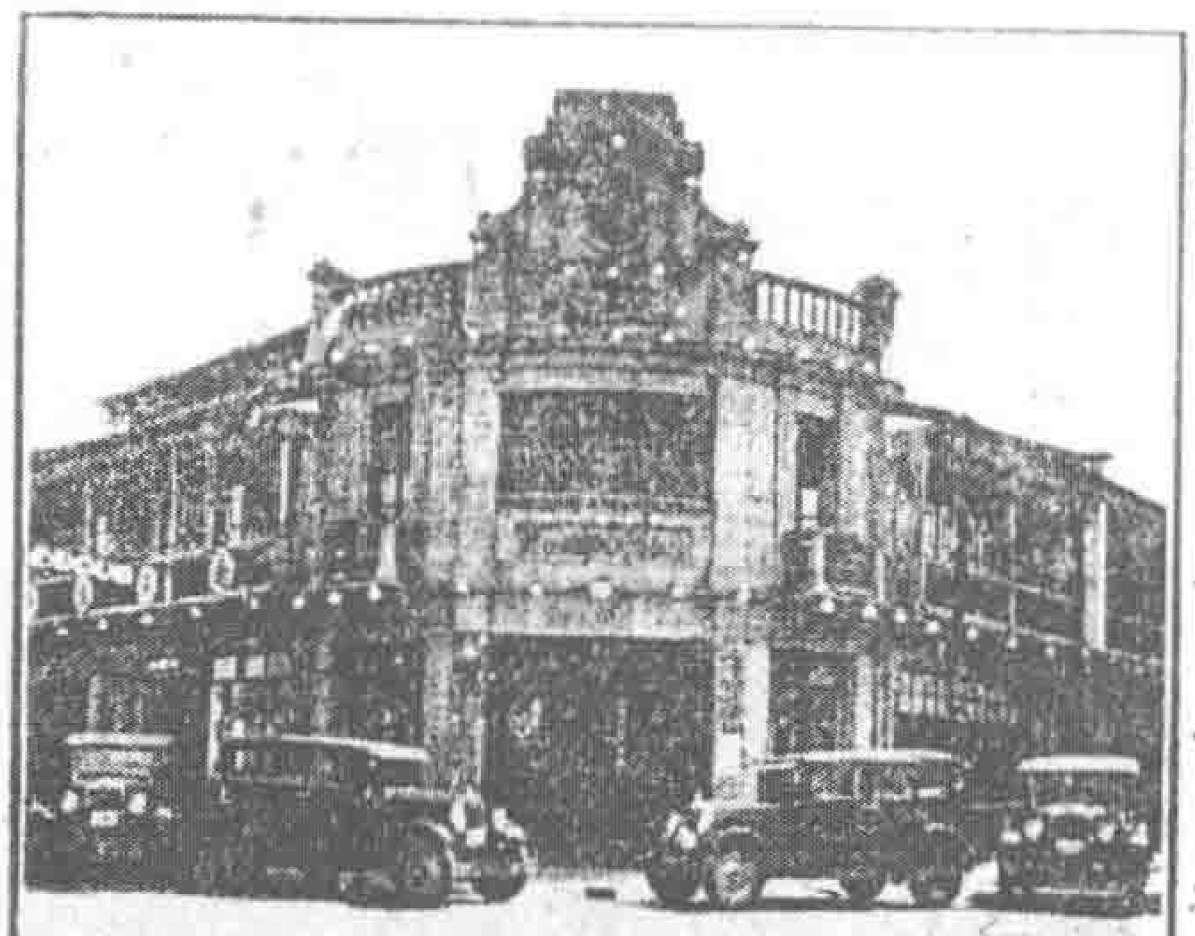
杭州分行

地址 新市場吳山路

電話 西字四五〇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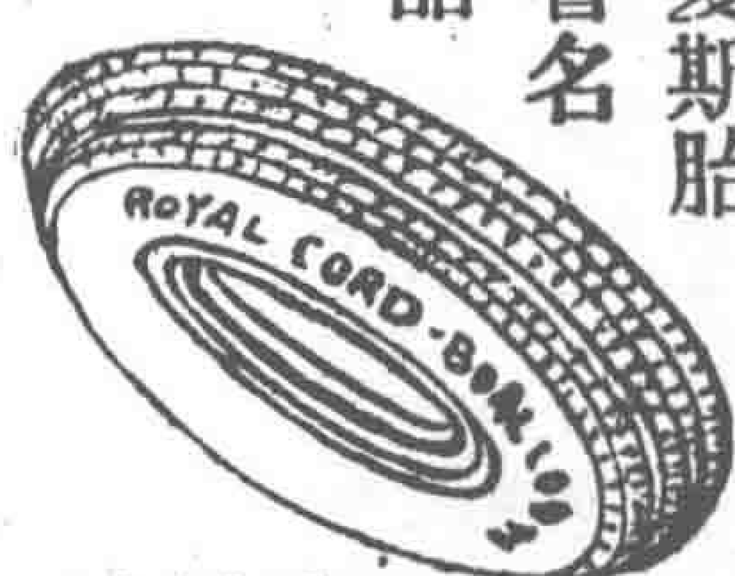
雪佛來牌各種汽車本五金行特約經理

CHEVROLET



諸君要辦汽車雪佛來牌在汽車界價值最偉大因其形式之美設備之精爲今日輕便最令人稱美者且經久耐用費用極省本行特備樣子間歡迎選購取費低廉手續簡便

友愛斯胎全球著名美國出品定價低廉



靈隱鼎元處 電話西字四六七

拱埠零售處 電話北字三十三

▲本價目表適用地點限杭州市區內如欲行駛於各私有道路或長途者價目面議

▲包時間者以一小時起碼

▲凡包車程或接送者如中途停留每次加大洋一元以二十分鐘爲限逾時照加本租車部備有新式結婚汽車如欲租賃請先預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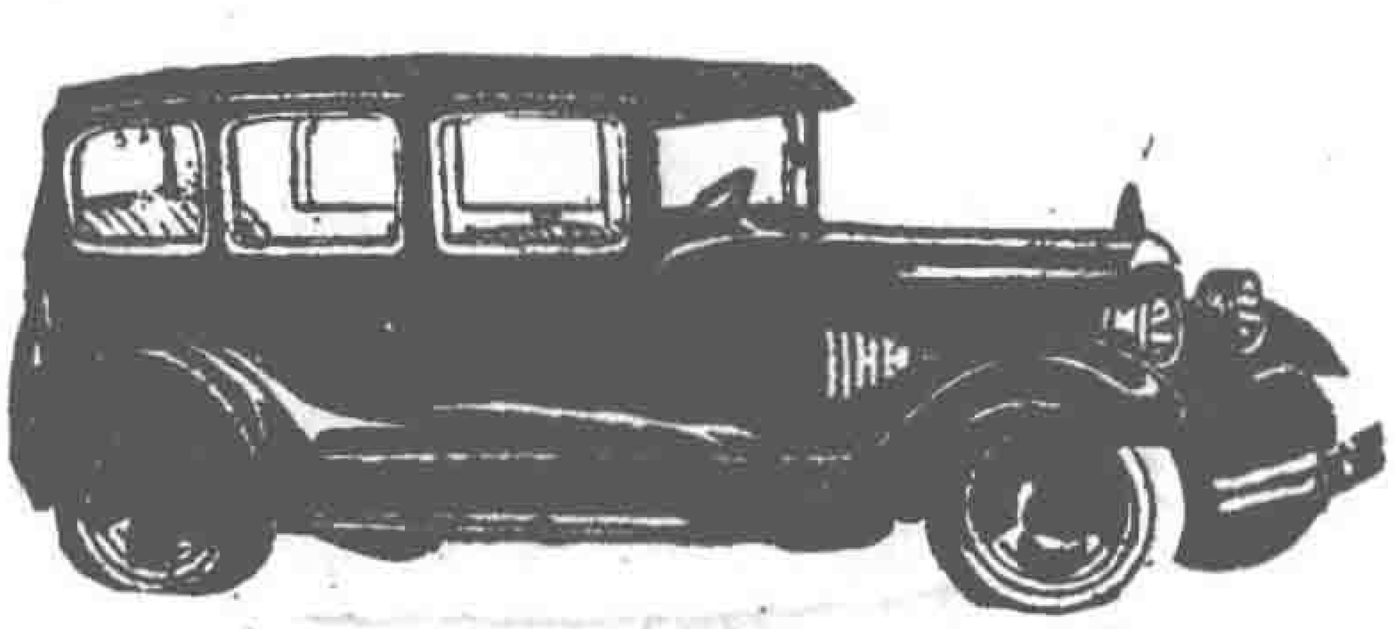
南洋租車部

日 出 租 夜

杭州新市場花市路

電話西三一三號

本租車部特備美國最新式橋車篷車多輛爲諸君代步之用穩快價廉招待周到如蒙賜顧不勝歡迎



價目表

包時間	
第一小時	四元
第二小時	三元
第三小時	二元
半日六小時	十二元
全日十小時	二十元

自新市場起 地點	價目
城站	一元
昭慶寺	一元
松木場	一元
新新旅館	一元
公園	一元
岳坟	一元
玉泉	一元八角
淨寺	一元六角
靈隱	一元六角
南星橋	二元
虎跑	三元
閘口	四元
拱埠	三元

杭州二我軒照相館廣告

本館開設西湖邊迄今已有四十年矣咸以稱讚工精美倍所有裝飾尤爲精美庶幾分別男女雅座美術照相電光放大各種西湖風景無美不備如諸君遊玩西湖見景攝影可至三潭印月。中山公園。西泠印社。分館內隨時叫去拍照今日照相明日可取取照至新市場花市路本館取片以資便利並經理矮克發各種最新式小快鏡暨各種軟片以及各種材料器具無有不備價目格外克已 諸君冲洗軟片不取分文

本館設立經濟照相部以便利學生報名入黨登記之用大號每份四張大洋四角小號每份四張大洋壹角今日照相隔二十四小時取照

諸君要傳授手提快鏡照相來館面授不取分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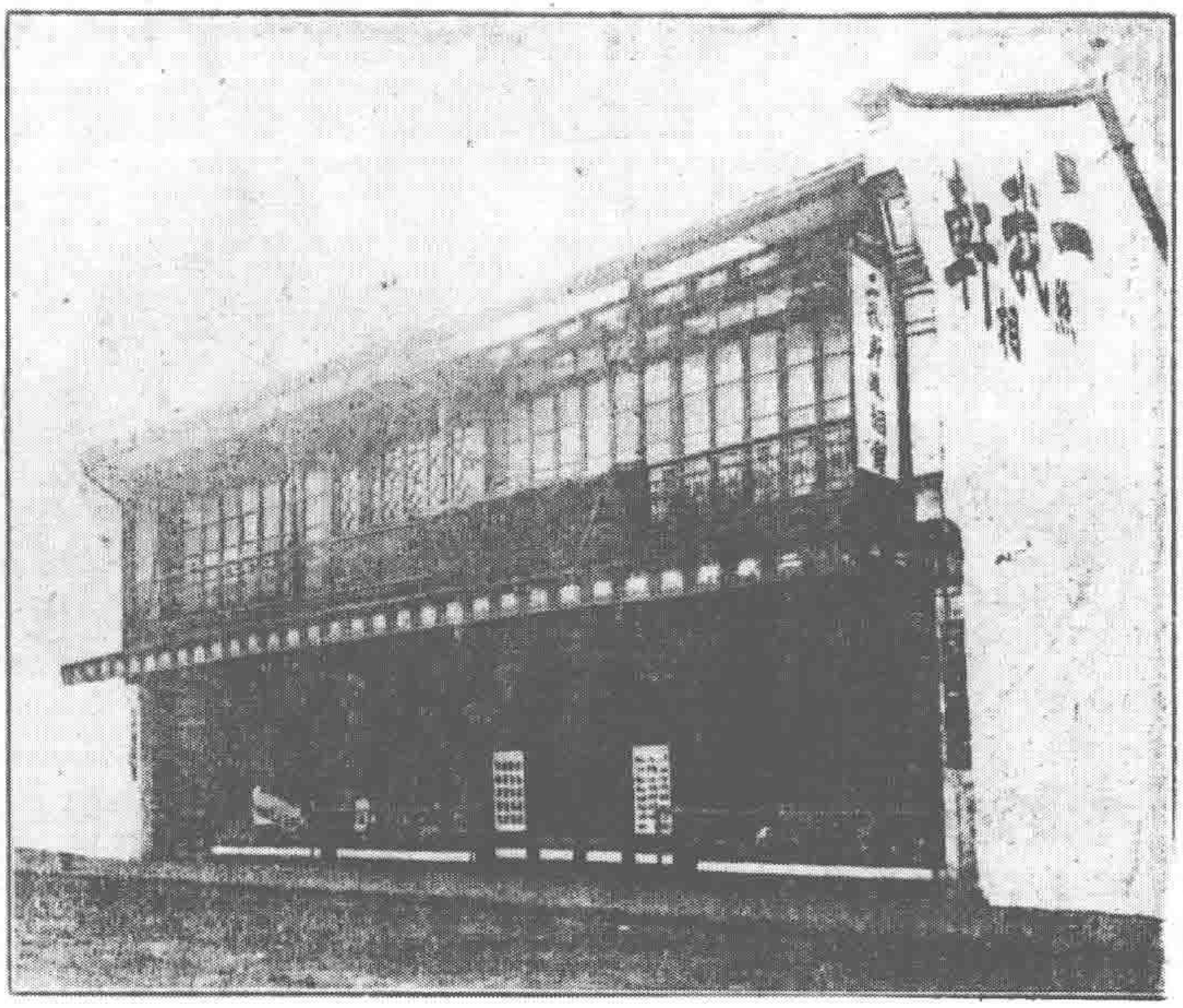
諸君欲購西湖風景大小均有各分館均有出售價廉物美送禮最宜盍興乎來曷勝懽迎之至

本館電話西字二二一八號

杭州

二我軒照相館

廣告



杭州功德林

蔬食部

蔬食有益衛生盡人皆知且免殘害生靈培養福田仁壽同登本處烹調菜味甘美清潔久爲各界贊許諸君惠顧曷勝歡迎

旅舍部

本林洋式三層樓房屋寬大空氣充足現爲便利持齋之旅客起見特設旅舍部幽靜清潔招待週至倘荷光臨無任歡迎

地址西湖新市場延攤大馬路龍翔橋電話西字一百六十八號

杭州永華汽車公司

第一小時　收洋四元
第二小時　收洋三元
第三時起每時洋二元
半日（五小時）十二元
全日（十小時）二十元

▲本價目表適用地點以杭州市轄馬路為限
▲凡包時間者一小時起碼
▲凡僱單程車中途停頓者每次加大洋一元以二十分鐘為限逾時照鐘點增加
▲本公司備有新式結婚轎車出租每小時大洋五元結綵在內
▲乘坐本公司汽車行駛於西子湖畔精神愉快穩快舒適

總公司設在西湖新市場仁和路湖濱路口
電話西字第三一二號
靈隱分公司電話西字二四二號



包車價目

靈隱至拱宸	四元五角
淨寺至城站	二元
岳坟至城站	二元
靈隱至城站	二元五角
靈隱至公園	一元
靈隱至岳坟	一元
靈隱至淨寺	一元五角
湖濱至閘口	四元
湖濱至虎跑	三元
湖濱至南星	二元
湖濱至拱宸	三元
湖濱至城站	三元
湖濱至淨寺	一元五角
湖濱至松木場	一元
湖濱至公園	一元
湖濱至岳坟	一元
湖濱至玉泉	一元五角
湖濱至靈隱	一元五角

客車價目

靈隱至玉泉	小洋貳角
靈隱至岳坟	小洋貳角
靈隱至公園	小洋貳角
靈隱至湖濱	叁角拾貳枚
湖濱至公園	小洋貳角
湖濱至岳坟	小洋貳角
湖濱至玉泉	小洋貳角
湖濱至靈隱	叁角拾貳枚

電報掛號三四六七

浙杭西湖瀛洲旅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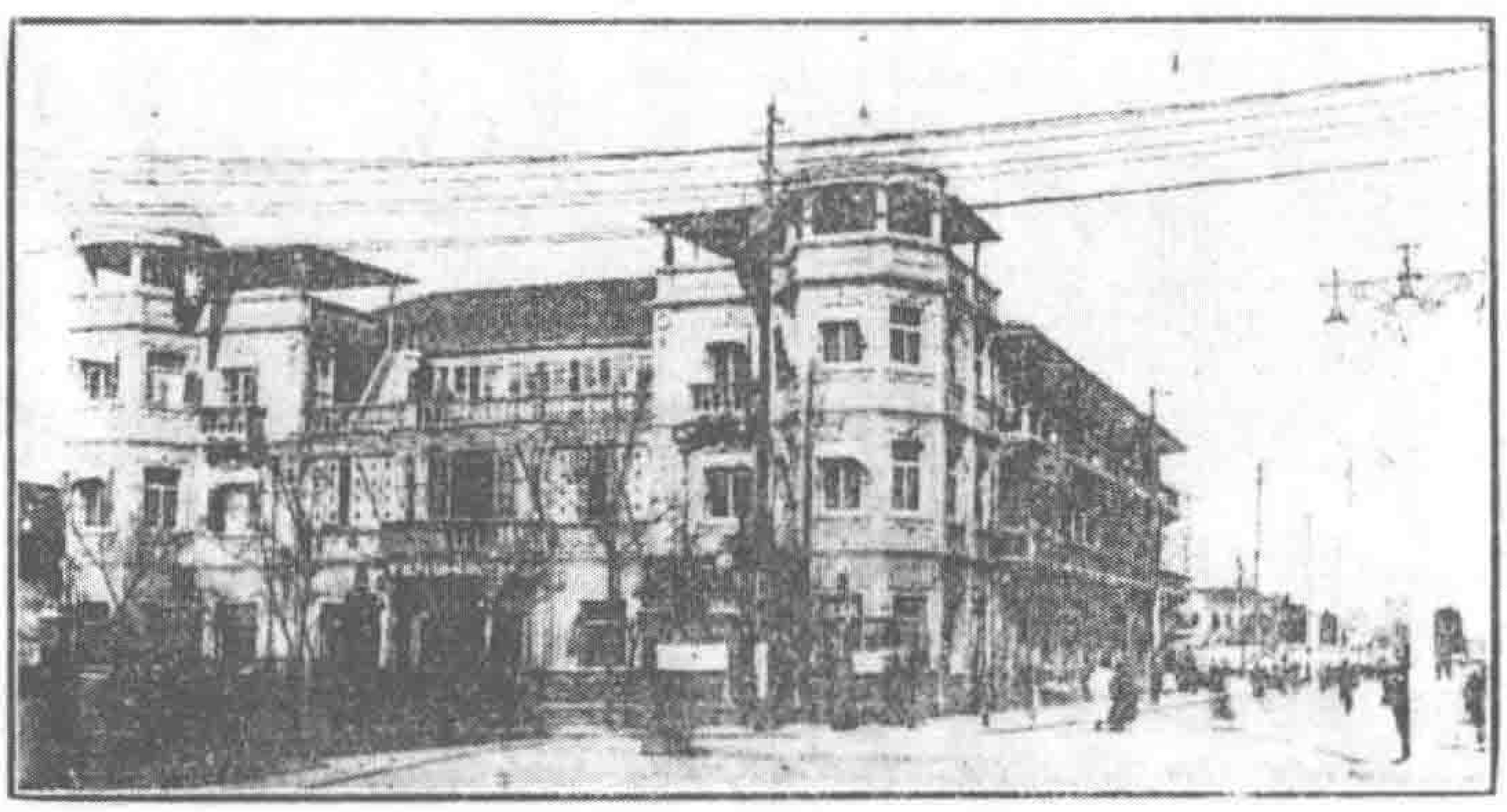
湖濱延齡路平海路轉角

FAIRY LAND HOTEL

WESTLAKE HANGCHOW

電話西字三〇一 三〇二 三〇三

吾杭西湖名勝為天下冠中外仕商慕名來杭游覽者絡繹不絕雖其間旅館林立而欲求建築之合宜設備之周密實屬寥寥本館有鑒於斯特在延齡路平海路轉角新建三層樓高大洋房數十幢佈置之精雅房室百餘間內分中西兩部一切陳設均係別出心裁以卜旅客之歡心敢將特色披露如左



地點適宜　交通便利　建築宏大　登高一望　全湖在目　佈置精緻　飲料清潔中西大餐無不適口浴室招待任客使用備有車輿供客選用本館凡旅客應用之品有美皆備茶房伺候周到房金價格從廉尤為特色如蒙　各界惠臨不勝歡迎之至

杭州西湖飯店



自建三層洋房一百餘幢全湖風景一覽在目冷熱自來水浴室鋪設精美房價從廉中西大菜球場彈房檯無美不備如蒙賜顧曷勝歡迎

地址 西湖湖濱大馬路

電話 帳房西四〇一號 二層樓西四〇二號 三層樓西四〇三號

電報掛號 六〇〇七

THE PALACE HOTEL OF WEST LAKE.

Telegraphic address 6007 Hangchow. Phone. W. 401—02—03

杭州 天然飯店 西湖

◁ 爲游客之第二家庭 ▷

本飯店地臨湖濱新造十四幢三層樓高大洋房三進倚欄卽望全湖風景悉在眼前眞令人心曠神怡更備男女浴室五電全備俾得自如於其他一切之設備靡不應有盡有房間清潔空氣充足招待週到洵爲旅館界之破天荒今爲優待顧客起見價格特別從廉倘蒙 惠顧無任歡迎

地址 湖濱路花市路轉角

電話 賬房西四七六 二層樓西四七七 三層樓西四七八

Phone W. 476—77—78

TIENZUAN HOTEL

Wu Ping Road,
Cer of Hua Z Road
West Lake

春游雋侶

春風駘盪，天氣喣和，際斯時也，結伴春游，備冠生園之藥製陳皮梅，果汁牛肉，餅乾，糖果，葷素罐頭桔子，密柚等食品，作春游之雋侶，踏芳草如茵之境，探風光明媚之區，當游倦之際，取而食之，則游興轉濃，樂乃無藝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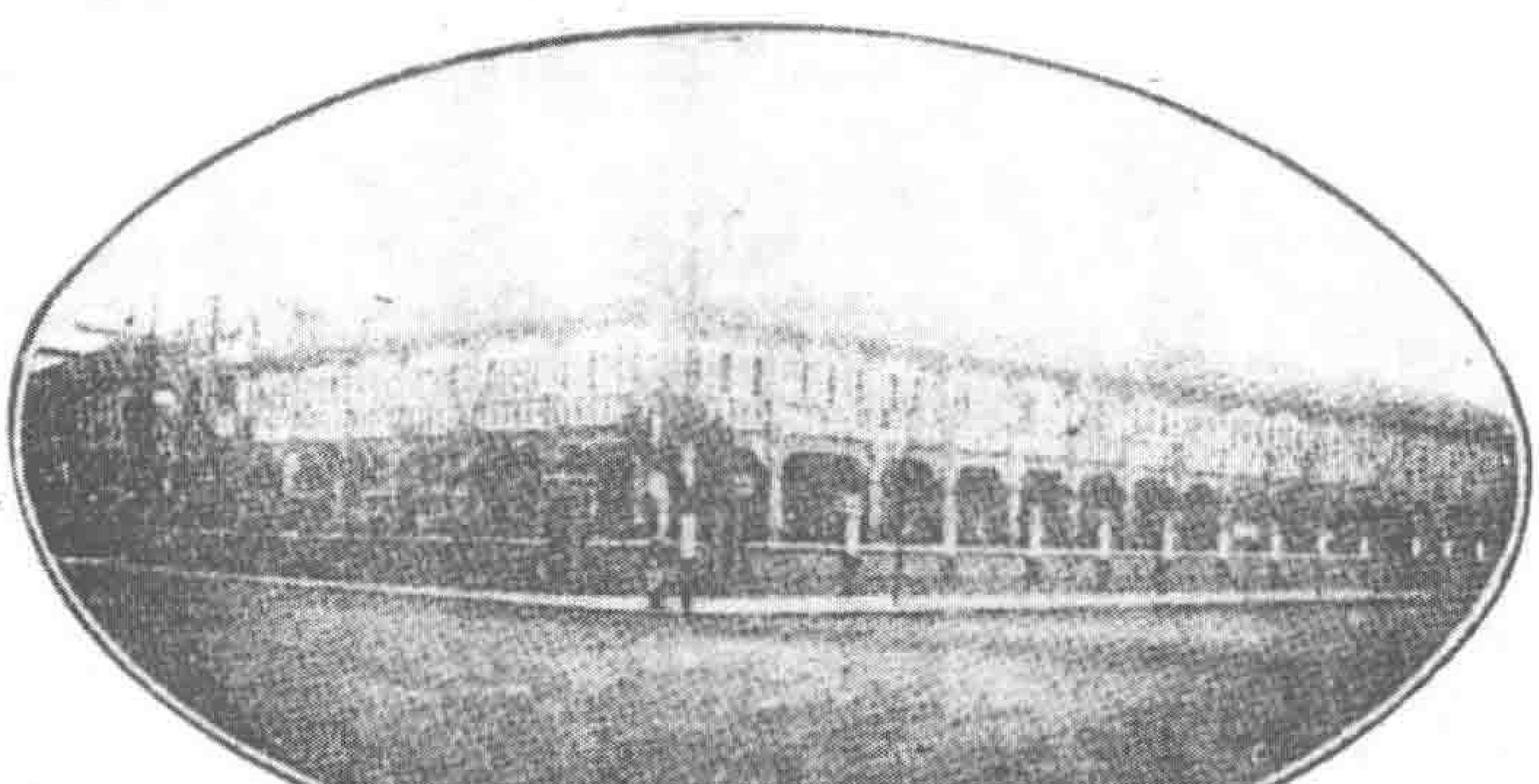
上海冠生園食品公司

總店 南京路
支店 河南路
老店 九畝田
杭州支店 薦橋直街
漢口支店 中山路永廣里口
天津支店 馬家
香港支店 中張興隆街

杭州西湖聚英旅館

館址西湖湖濱花市路

地位適宜 房舍軒爽



牀帳清潔 招待週到

西湖為天下名勝之區每當春秋佳日中外遊客來蒞茲土者苦無優異駐足之所本主人有鑒于斯爰集鉅資擇定西湖湖濱花市路建設高大洋房百數十幢空氣暢達鋪陳清潔伺應周到烹調適口喜慶宴會無不合宜價目格外克己車站派有妥人招待輪船即在門前前車藤輿一應自備極為便利倘蒙賜顧無任歡迎此佈

電話 樓上一〇二 樓下西一〇三

旅行良伴



真正呂宋
黑美女香煙

烟味香甜
價廉物美

順氣化痰
增進遊興

謹防假冒

每包卅枝
攜帶便利

中國總經理益華公司

各華煙紙店均有經售

三一二〇六

旅行雜誌 第三卷 第三號 春游專號

封面識小

北平頤和園玉帶橋 趙君豪

頤和園中之橋樑。不下十數。顧其格局結構。則鮮有相同者。於此可見昔人建築。頗具匠心。遠非今世所可企及也。玉帶橋腹部高聳。形如駝背。故西人每以駝背橋 The Camel Back Bridge 呼之。橋欄係大理石。彫鏤精工。均作龍形。栩栩欲活。橋之左近。有精舍數楹。布置格局。又與其他之房舍相殊。園中亭台樓閣。各具特形。窗櫺之花紋。與油繪之色彩。亦各有所長。固不僅斯橋之獨具美妙已也。橋下波光瀲灔。樹影參差。風物之美。如入畫圖。想當年畫舫清歌。宮娥婉麗。此間天上。遠非塵世矣。此橋左右石柱。爲數凡有六十。橋基亦以大理石爲之。廣闊堅美。得未曾有。橋洞作穹窿形。或謂距水面三十尺。以形測之。殆亦非遠也。

本期目次

西天春色	王一之
春遊曲	李叔同
金山記遊	高梧軒
嚴子陵釣台記	蔣維喬
孔陵謁聖記	程志政
維揚遊記	漱六山房
扶桑春色	鮑振青
歐西漫遊錄[三]	褚民誼
世界第五隧道	秦理齋
上海之園林[三]	趙君豪
糯孟地之風景[三幅]	
伯勒達尼鄉村之狀況	
過爾斯島	褚民誼
過爾斯島山景之一	
過爾斯島山景之二	
過爾斯島山景之三	
舞女生涯[三]	程小青
情海潮音錄[三]	周瘦鵑

編者絮語

憶去歲春時。本誌集游記十餘篇。或春游特刊一卷。讀者或猶憶之。茲者日月不居。又見春歸。同人復有斯編之印行。春光明媚。讀者或作清遊。舟車閒適。懷此一編。其亦足爲旅中消遣之需歟。

本期各稿。若高梧軒之金山遊記。蔣維喬之嚴子陵釣台記。均清麗絕俗。不同凡響。程志政君之孔陵謁聖記。係譯自美人密勒氏之原箸。外人來華游覽。其見解自與我人不同。斯篇記載。饒有趣味。譯筆亦極生動。

名記者鮑振青君。久客扶桑。於彼邦情形。知之最諳。於百忙中爲本誌成扶桑春色一文。日人游春生活 躍然紙上。讀者彷彿蓬瀛二島間也。褚民誼君之歐西漫遊錄。本期所載畫片。殊爲名貴。均外間不經見者。秦理齋君治貿事甚勤。介紹東西洋學說至夥。茲次爲本誌譯世界第五隧道一文。述大北鐵路之鉅大工程。吾人讀此一文。知美國人之毅力。滋可驚也。

下期爲建築專號。由劉既漂建築師供給文稿。於西洋建築藝術。貢獻滋多。讀者請拭目俟之。

十八年三月

大來輪船公司



十四天開行一次

大來航線・經檀香山至舊金山

美郵航線・經維多利亞至西雅圖

世界航線・經蘇彝士河至地中海各埠及紐約

大來公司總統號內容華麗設備完美內外各室空氣流通并用電扇調和溫度一律平牀并無高舖牀上均安設小燈以便旅中讀書消遣頭等艙房并有私用浴室冷熱水兼備游泳池則常儲清潔海水以便游泳船舷甲板異常闊大并無煤煙污塵因大來總統號用油為燃料也再本公司之烹調環球著名所聘均馳名廚師并有弦樂隊在船上日夜奏樂以助旅行興趣上述種種利益倘蒙惠顧在在可得旅行仕女盍興乎來

遠東分公司

上海　香港　橫濱　神戶　小呂宋　新加坡



西天春色　　　王一之君自巴黎寄贈

春遊曲

李叔同

春風吹面薄於紗。
春人裝束淡於畫。
遊春人在畫中行。
萬花飛舞春人下。
梨花淡白菜花黃。
柳花委地芥花香。
鶯啼陌上人歸去。
花外疏鐘送夕陽。

金山游記

高梧軒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回讀稼軒此詞。勃然生色。溢於行間。即心儀北固金山之風物。欲往窮覽。荏苒歲年。未盡餘暑、魂夢兼縈。昨始成約。一覷山靈。爲述游踪。來導夫先路。容亦不可以已耶。

自滬達鎭。舟車兼便。長江航行。三公司船。間日有之。然終不如火車之日可數通。尤似便給。自滬發軔。約六小時許抵鎭。下車得人力車。即可投宿逆旅。其瀕江者曰大觀樓。轉折可達者曰萬全。雖不盡整潔。要謀旦夕之一椽足矣。

金山寺相去數里之遙。以驢以車。均可直達。蓋琳宮閟麗。胥囊括及於金門。俗所謂金山寺裹山。焦山山裹寺者也。前此金山在鎭江府城西北揚子江中。既而漲沙相連。遂至附郭。其可游之處。雖古趣斑然。然殊不整潔。徒令人有憑弔之感。約略述之。



甘露寺鐵塔(孫吳時製)

妙高峯爲山之最高處。可望焦山海門。歷歷在目。一稱金鼇峯。龍井在山西麓。亦稱中冷。龍洞在金鼇嶺下。俗稱蟒洞。頭陀巖在山西北。白衣洞在山北七峯閣下。飛雲洞在山西慈壽塔下。日照巖即朝陽洞壁。朝陽洞即日照巖下。珠洞一稱龍洞。在朝陽洞左。妙空巖在朝陽洞右。金玉巖即山東石壁。照耀特目。盤陀石在善財石旁。善財石在金山東水中。信磯在善財石右。石排山一名巧石。在金山西水中。筆架峯在石牌山前。龍眼石在石牌山西。今不存矣。龍池在山西北。龍門在山西北筆架峯後。石牌山前。中冷在石排山東。大致如此。

金山寺舊名江天寺。大殿之前。先有天王殿。大殿之後。復有毗盧閣。其後面東者爲祖師殿。一名西方殿。而伽藍文殊。又各有專殿。伽藍殿後爲妙高台。一稱曬經台。其右即爲司祿閣。今稱半山廳。又有觀音殿夕照亭諸勝。

金山塔即慈壽塔。在山巔之北。舊有二塔。宋時廢其一。既又俱廢。至明始復建其一。即今所在。塔次舊有吞海亭空碧亭留雲亭。乾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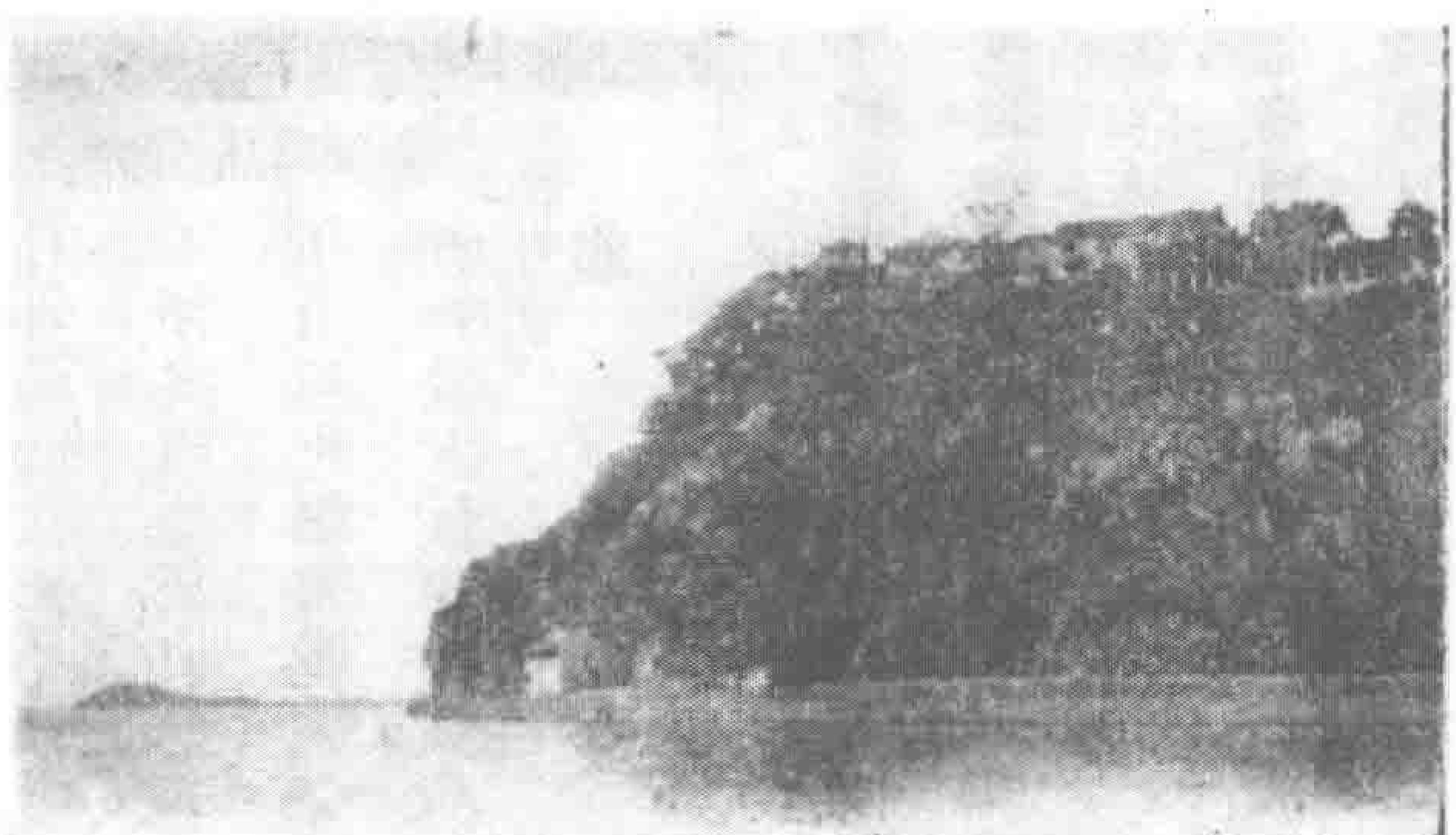
由江山遙望北固

御書江天一覽四字。或云高江邨書於崖中以進。泐巨石亭中者。即留雲也。財神殿繼又改爲靈觀閣。而三官眞武幽神勇諸殿閣。或存或廢。至水陸堂於殿後爲建築最雄勝者。梁寶誌禪師嘗建醮於此。明僧又募吳明斑繪六十五寶軸以褒之。此外萬壽閣龍五廟饒益樓瓜步江神祠第一泉亭。均饒有勝致。顧洪羊以後。歷劫幾磨。興復之後。勢亦難與曩者媲美。讀揚溥重修工程一記。足以覘之。彙資考古。爲特附存。



江中遙望北固雄勝

金山江天寺樓閣宏麗。爲長江第一名勝。咸豐癸丑。燬於兵。十餘年未能修復。同治丙寅。湘鄉合肥兩爵相(曾國藩李鴻章)後先籌議。因淮商之請。按引捐資。爲興復舊觀之舉。迄今戊辰春、積有成數。方議估計興作。適觀察世香薛公來督瓜棧。大府屬總其成。(中略)於是陟其巔。芟其蕪積之邱。如捐之劉。如鳩工庀材。考極相方。先就山之西面。大啓樓觀。棟宇前後。一切形制。悉備故趾。間有因時增損。大殿前拜台卑隘。舊甃以磚。茲爲加高三尺。易以石。增其式廓。足壯觀瞻。自山門棹楔至後山碑亭。高下七級。殿宇樓閣。迴廊曲榭。沿江僚垣。石峯壯固。悉復前規。共糜銀二萬九千七百兩有奇。土木軌甎丹漆金粉各材物居十之六。(中略)經始於同治八年五月。落成於十年六月。(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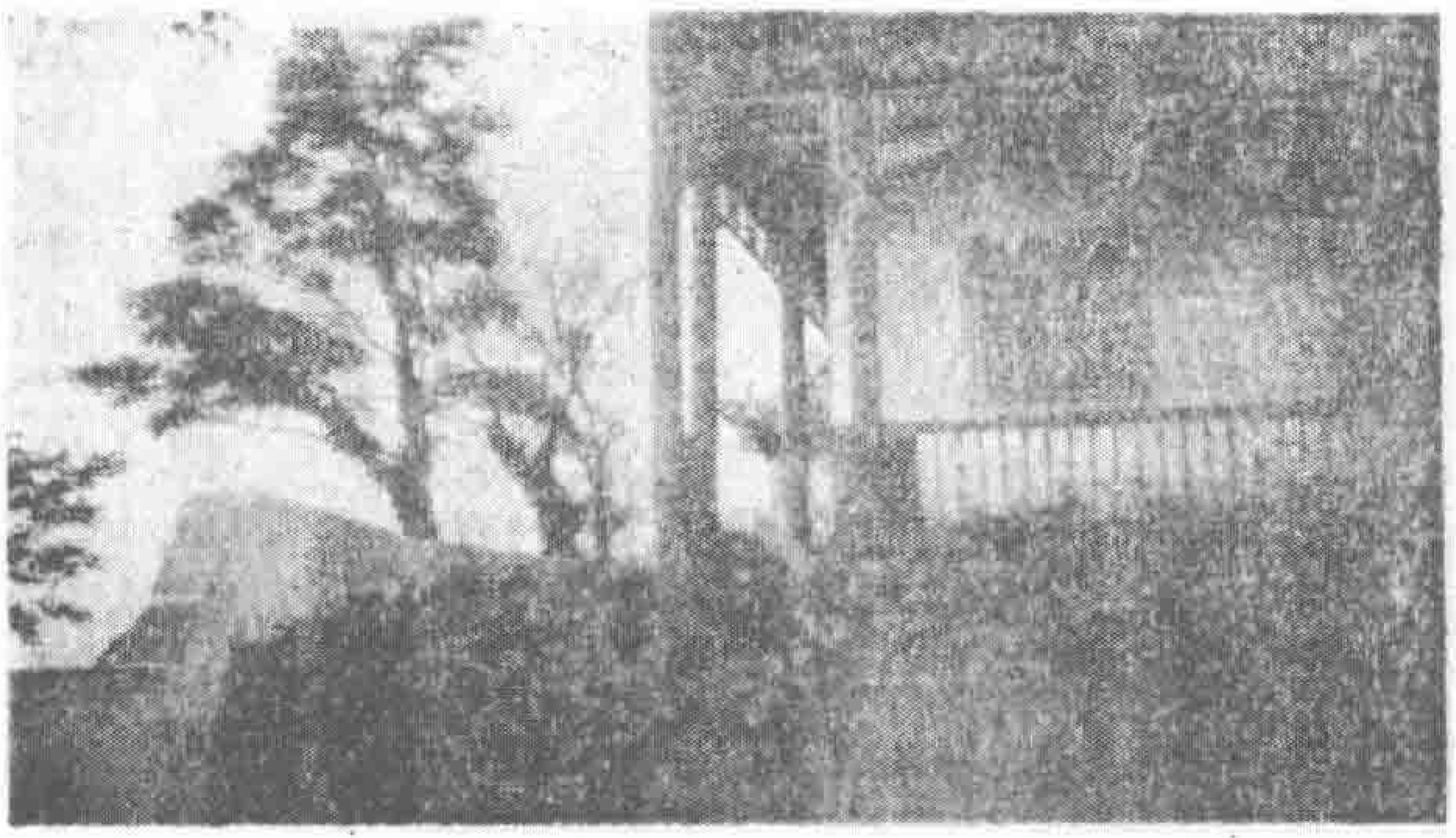
北固全景

游金山者。必欲嘗中冷泉。以爲天下善水。顧求之而能得者渺矣。今茲之中冷泉。範石爲闌。蓄水如瀦。不可鼎邇。士人或以是供客。不能飲也。或汲使河中之水。或以爲在揚子江心。必沈桶江底。然後得

三一二四

之。亦均幾希而忽焉。同治間薛書常至。始諦肄之跡。得其淵源。然今又不可遽矣。必薛時問寺僧以中冷。寺僧莫對。一沙彌告以石排山段南，尙有泉在。因往跡之。遂見大小錯落。如屋如席。高出水而者。或數寸。沙彌又言每子午時。泉且更溢。因試烹之。甘冽異常。重於江水者一錢。又取巨甌相試。則投制錢八十。水尙不溢。易以江水。不三十而溢。因以此爲中冷，然閒者試往搜求，又成陳迹，爲之憮然。

金山藏東坡玉帶。以鎭山門。爲佛印得來者。播之藝苑。傳爲美談。今在大殿右。因有玉鑑堂。中以供養玉帶者。至帶置巨盒。光澤逾恆。然舊玉已零落。寺僧別以新玉爲配。盒端刻前人題跋殆遍。



北固甘露寺瀕江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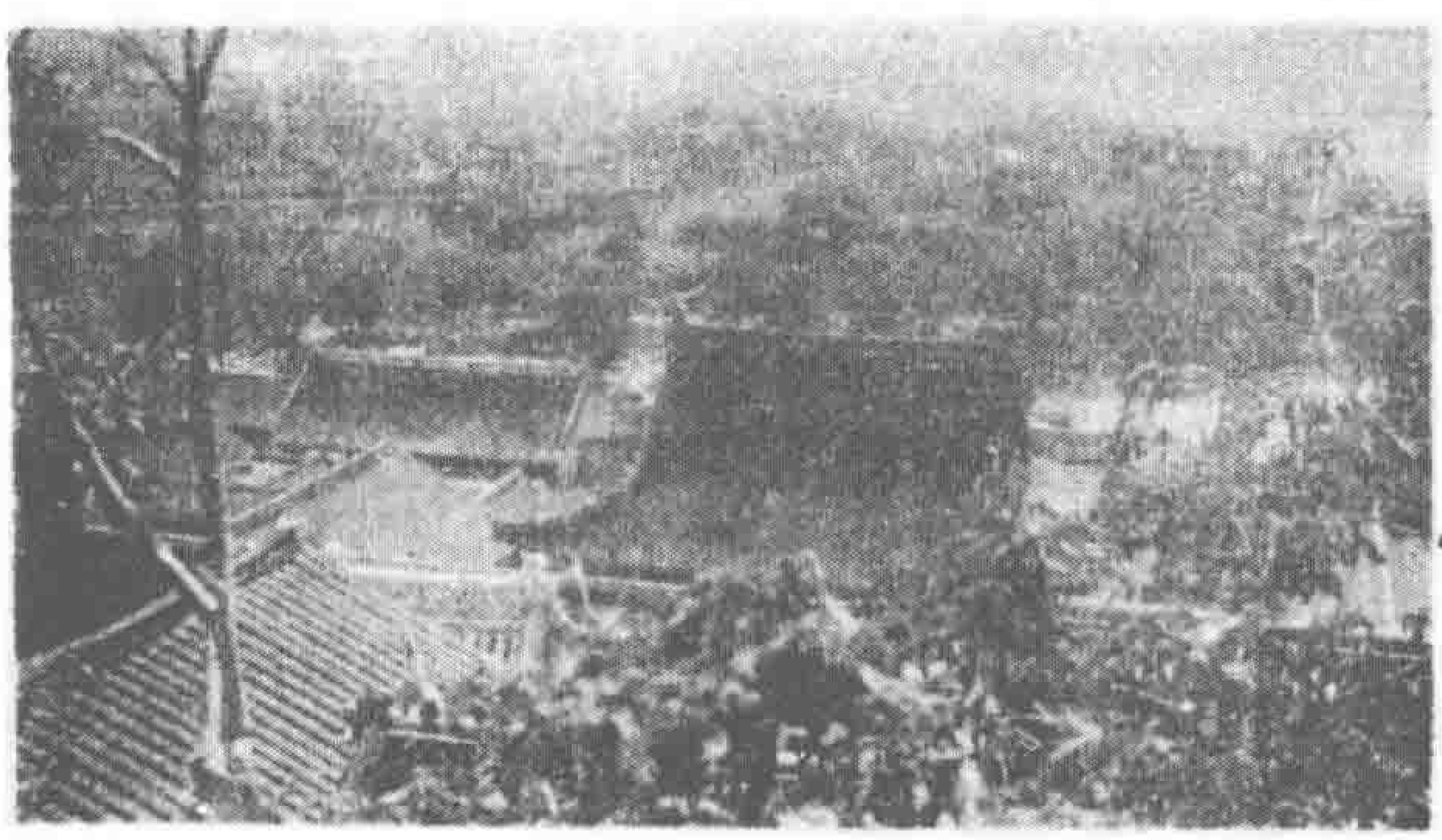
金山存周鼎。久爲游者所樂於摩挲。現置偏殿。間有拓本。可向寺僧得之。鼎準工部尺。徑一尺四寸半。腹深九寸八分。飽處周四尺七寸，口周四尺一寸七分。足外長七寸。內長五寸七分。邊飛外者厚九分。照鼎下厚三分半。是鼎身亦厚三分。古色斑爛。殊瑰寶也。



江天一覽碑亭

新健之大徹堂，即古曉堂。在韋馱殿後。而觀瀾永思兩堂。又翼然足增古趣。蓋游金山者。自殿後迂迴以至塔頂。左降旋爲今之法海洞。右降旋而至大徹堂。氣象別新。蒽蒨一碧。且低瞰山門。殿脊列列。琳宮琅宇。爲增奇麗。

由金山以至中冷。出山門。緩步徐行。過便河橋。東向行。夾樹中。疏密有致。側望金山。雖雀突峙。雲靄盎然。蓋雖跨便河。而實復在江天一寺範圍之內。今於中以石闌築泉。凭臨爲便。殿上祀前鎭江知府王殿撰可莊先生。蓋當時循吏，故邑



金山寺鳥瞰

人留爲甘棠之思。然亦冷煙殘蝎。闃然無聞。其嗣人近又以陳伯潛所書樊樊山之碑記泐石。惟尙未刊壁。倚廊循誦。全詞茂美。書法勁媚。眞石華矣。

郭璞之墓。向在金山。今已淪入揚子。不甚可考矣。就王叔承游記。尙得考其厓略。王文於游金山。能盜窮意外之致。物內之情。特掇存之。

（上略）自京口渡江而西。數里及山。由修廊左折入寺。廊壁嵌古今碑題數十百。虛敞臨江。寺中觀中冷泉亭而井之水。經品爲天下第一云。又左右三四折數百步。至吞海亭。又上盼留雲亭。亭立絕頂。所謂妙高峯也。東顧海門。南繼吳越。上游北襟淮揚。長江自岷變湘蠡。湧天西來。下山足。兩岸商舟萬計。檣立如林。江山奇勝。飄然神爽。下峰而南至江天閣。懸空俯江。大可憩望。輒倚闌觴詠。可二時許。見月出江上。輒徙酌寺門。面石排山地飲。山即郭璞墓。釃酒弔之。則暮潮與明月。作白如大雲垂天。江塞逼人。不知爲夏。又漁舟明滅波際。如畫工寫意家素縑飛灑水墨也。山有日照巖頭陀巖朝陽洞龍池。曾暮夜不及游。水有善財石。亦曰鶻山。外狀證之。蓋兩肖也。月下捫張清河詩碑。指識其字。識者謂張後無詩。或又誦杜少陵吳楚東南圻乾坤日夜浮之句云。



金山塔亭合影

金山於象敎舊爲禪宗。然戒律甚深。故大江以南。持誦功德者。多往就之。其各堂供張。皆優美。用是擅越日衆。布施者不可勝計。歷年並有指田者。富甲一邑。其長老頗以梵唄樹淨業。爲遠近所爭禮。蓋自晉寶誌禪師以還。由青原而臨濟。宗風弈葉。足以永之。

翌日游北固。北固在金山之東。水陸均可遵道。或即賃小紅船往。半日價僅三四元。可容六七人。優游江心。至以爲樂。水程解纜。拾級以登。循陂至寺門。長廊迤邐。引而徑上。頗似頤和園排雲殿之兩廊。特建置蕪劣。不足匹儷。廊端石刻盈丈巨書曰第一江山。光稜勢飽。奕然有生氣。於廊端門次。外轉即亂陂。上有赤烏三年建鐵塔。塔原七級。已存者三。且傾欹矣。游人到此。都小息摩挲。於塔前



Zeiss Ikon
Camera
— A Garantee for Good results —
旅行必備
蔡司伊康快鏡
和
蔡司伊康軟片
十二次攝影必獲十二張好照片
美麗樣本
函索即寄
伊康 ZEISS IKON 蔡司
Zeiss Ikon A.G. Dresden
Distributing Agents:
CARLOWITZ & CO.
OPTICAL DEPT.
駐華總經理
禮和洋行光學部
上海四川路蘇州路角

別闢羊腸小徑。可至武聖廟。廟不大。特徑曲陂陁。一望田疇綠野。循江阡畝。爲暢觀耳。仍循廊上。至於正屋。已極荒涼。而傑閣崢嶸。尙存偉略。曩之殿宇。既改爲長江水師祠。出諸曾彭諸將。今併此亦廢。但有棒棘盈庭。然迤邐而南。尙於山頭闢小園。疊石蒔花。以亭當之。頗多逸趣。殿廡相循。背有夾室。今則售茶。嗇夫村客。相繼來就。撫拾荒唐。更循之後園。則正憑江佳處。今亦建亭榭。蠐蛸亦遍。有小樓疊室。則新製者。亦垂廢矣。曠瞻大江。雄麗犖儔。焦山山影。浮沈天半。瓜洲星火。約略相望。而淩岸之致。庶幾纔峯。以視金陵鷄鳴寺上豁蒙樓。間有似處。然一則但望後湖雉堞。以視此之挹江飲酥者。眞不可同日以語之矣。

嚴子陵釣臺記

蔣維喬

釣臺在浙江桐廬縣西四十里。富春山下。有東西二臺。為東漢時嚴光垂釣處。光字子陵。為光武帝之故人。光武即位。變姓名隱身不見。光武訪得之。授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因名其釣處為嚴陵瀨。兩臺皆面臨桐江之七里瀧。江流至此。兩岸為高山所夾束。風濤湍急。舟行艱於牽挽。東西兩口。距離有七里。故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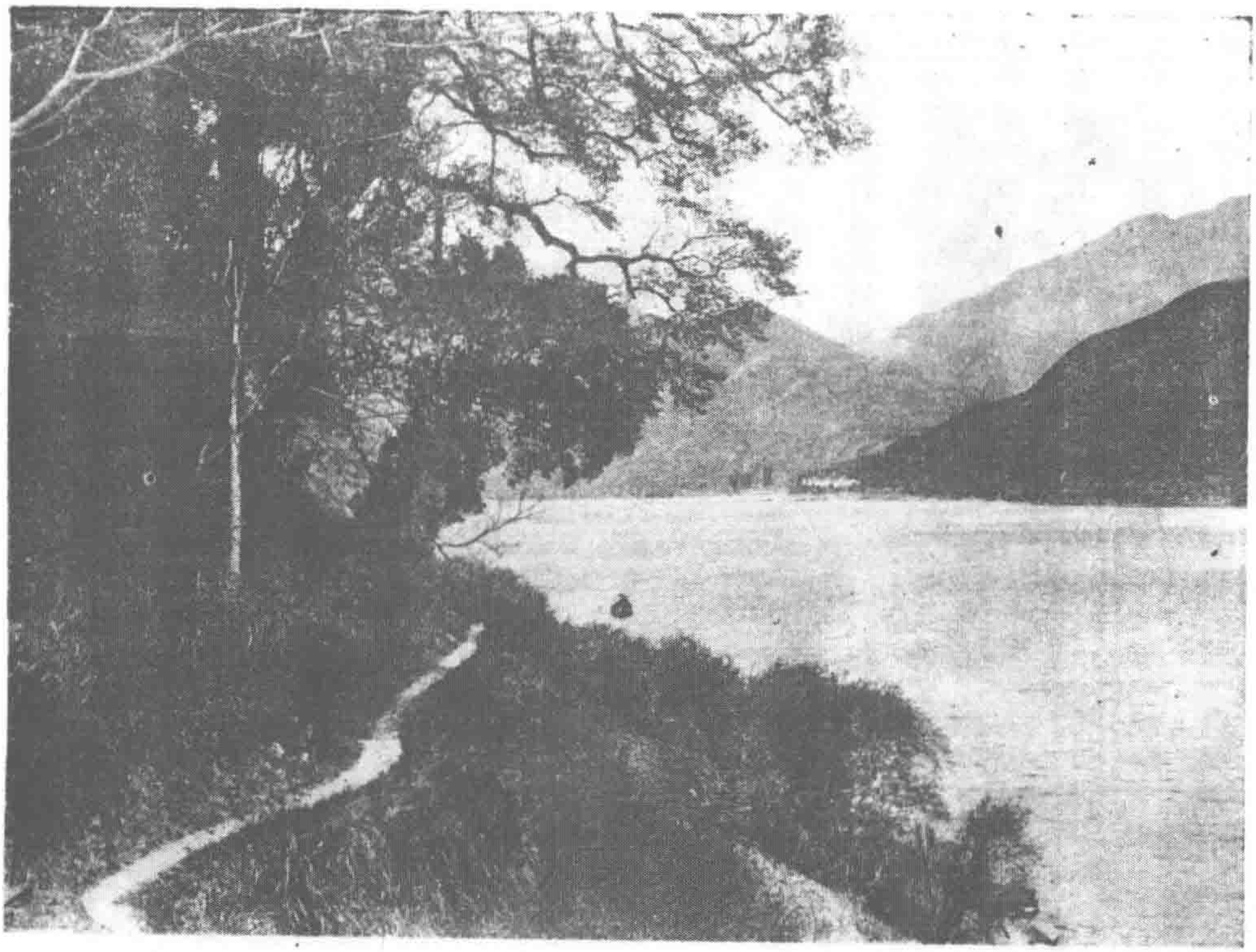
富春山色本秀麗。釣臺更以人而顯。凡往遊者。均有杭州乘小輪至桐廬。再雇帆船進七里瀧。若遇風。則須停舟守候。無風方得進口。余於民國十七年之秋。與袁觀瀾沈醉愚周子美邢復三四君。既遊黃山白嶽。由新安江順流而下。九月十一日。由七里瀧之西口入而抵釣臺。其取道與自杭州往者適相反。

既抵臺下。相將登岸。岸旁石亭中。豎兩大碑。文曰。「漢嚴子陵先生釣臺。宋謝皋羽先生西臺」。進謁嚴先生祠。內供塑像。大耳短鬚。笑容宛然。其旁有客星樓。又有室三楹。為守祠後裔所居。東西二臺相對。兀立如門。其石皆斧劈形。下削上平。余等從樓後先登東臺。拾級轉折而上。頂有石亭。中有額曰。「留鼎一絲」。自臺俯視。江流屈曲如帶。四山環拱。蒼翠欲滴。畫眉之聲。不絕於耳。臺前有一石筍高



七里瀧口之嚴子陵釣台

三一二一九



七里瀧中之一段

約三四丈。卓然特立。四無依傍。彷彿嚴先生之風骨也。臺高二百米突。約華度六百三十餘尺。（一米突合營造尺三尺一寸二五）此時氣溫八十四度。對岸有鸕鶿坡。居民數十家。

自東臺而下。有一平坡。方廣丈餘。名釣魚石。二臺中間分道處。有石亭。無題字。過此即登西臺。路皆蒙茸荊棘。有數段係亂石。無級。較為難行。臺頂亦有石亭。中豎碑曰。「清風千古」。西臺高一百九十米突。較東臺略低。自西臺望東臺。巖石陡削。壁立。背山面江。江中風帆點點。如在畫圖中。

謝皋羽名翱。福建之長溪人。倜儻有大節。試進士不第。落魄漳泉二州。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署為咨事參軍。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翱悲不能勝。隻影行浙水東。至釣臺。設天祥主。慟哭者三。作楚歌以招魂。翱歿後。其友人方鳳葬之子陵臺南。翱自著有登西臺慟哭記。故後人稱謝皋羽西臺。得與嚴先生並傳焉。

桐江為皖浙往來所必經。徽州人多經商逐利。其初出經商者。過釣臺。輒蜷伏舟中。不敢窺視。意以嚴先生不求名利。若見之。即經商必失敗。嗟乎。俗流之見解如此。而嚴先生之風。乃益高不可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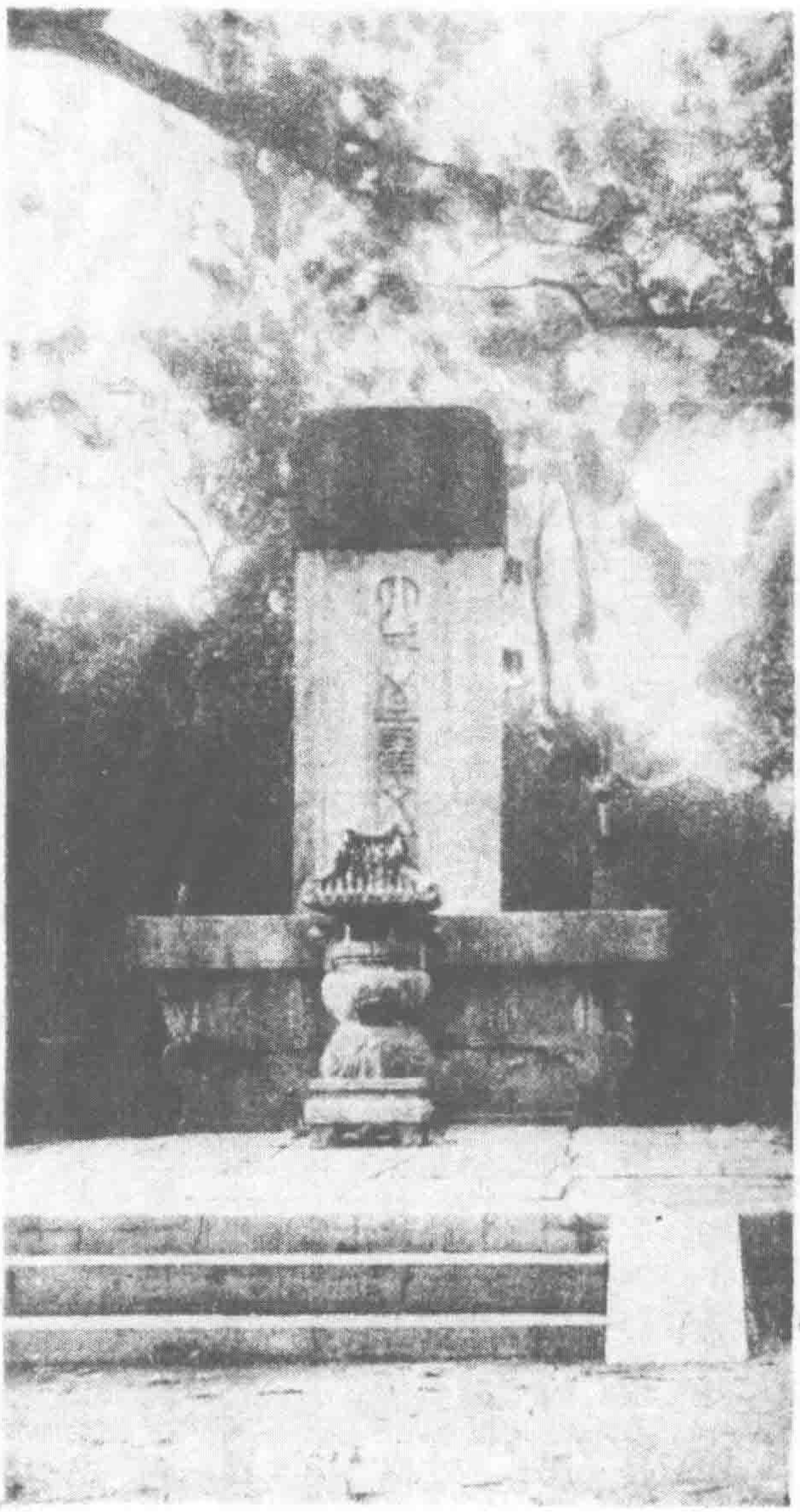
孔陵謁聖記〔譯〕

程志政

大約離開泰安府五十里路的光景。有一處饒有中國歷史上意味的古城。這便是曲阜。中國大哲學家大著述家孔子的故鄉。城裏街道很不整齊。雖然在晴天因爲載貨的牛車不時往來。泥路上塵灰飛揚。弄得行人們的衣帽上也異常汚穢。這裏是由姓孔的貴族管治的。最近一位貴族。方纔逝世。我來游時。他的兒子。承繼還沒多時。聽說是孔子七十七世孫。還是一個小孩子呢。城裏沒有西洋人。據說孔氏對于西方人狠不表同情。除了游客而外。西人是不准居住的。我此番去游玩。事前狠守祕密。深恐臨時發生什麼阻礙。

我在泰安的時候。遇到一位北京大學學生王君。他英語很流利。後來他允許伴我到曲阜。在二年以前。他也曾經伴兩個德國人來過。並且發生一件趣事。王君說。「從津浦鐵路下車到曲阜還有八里路。所用作代步的僅有騾車。——很簡陋的——那時德人在路上看見一輛金碧輝煌的臥車。雖也是用騾拖的。然而精緻多了。德人便要乘。我連忙阻止他們。並且說『這是孔氏的車輛。中國至聖先師而兼世界大哲學家孔子的七十六世孫乘的。』但是兩德人不肯聽。就自和車夫接洽。結果四塊錢來回。我當時便把四塊錢先付了。豈知到了曲阜。我們游孔陵時。車夫已一溜煙跑去了。後來兩個德國人笑我愚蠢。因爲他工作還沒完。如何能先付錢呢。你道有

孔子墓前之石碑



趣不有趣。

我們到了曲阜。天正下大雨。自然不能下火車。于是跟火車再過了一站。到兗州府。此地有一位英國敎士。我想暫時在敎堂過一夜。第二天天好再說。到了兗州。王君到他朋友家去。我由英國敎士和他的夫人殷勤接待。據他們說。此地僅有三個西洋人。所以不論那個西洋人來。他們都當家人相待。因爲平時誰都感覺得不可言喻的寂寞。在秋風秋雨的時候。眞邈然有故國之思呢。

第二天所希望的日光果然出現。兗州沒有騾車可叫。由敎士雇了一輛馬車。和王君很安全的進了曲阜城。

曲阜。我早已說過。是一所中古時代的小城。外面一些也沒有什麽可觀。城牆很高。充滿着古國的意味。其中最可觀的。要推孔廟了。

我在中國好幾年。也游歷了不少的地方。可是從來沒有看見這樣偉大的建築。卽使在北京城。也找不出這樣壯闊的大廟。望進去多麽深遠呀。一層一層的走去。裏面有半圓形的大石橋。石板砌的大道。幾千年的古樹。最後是聖廟大殿。屋宇異乎尋常的高大。很堅精的石柱。至少有三尺的對徑。上面彫着許多龍。神采奕奕。欲活。眞是藝術名貴不朽之作。歐洲方面。除了文藝復興時代。這種作品也不多見了。就是在中國。別的地方。也萬萬沒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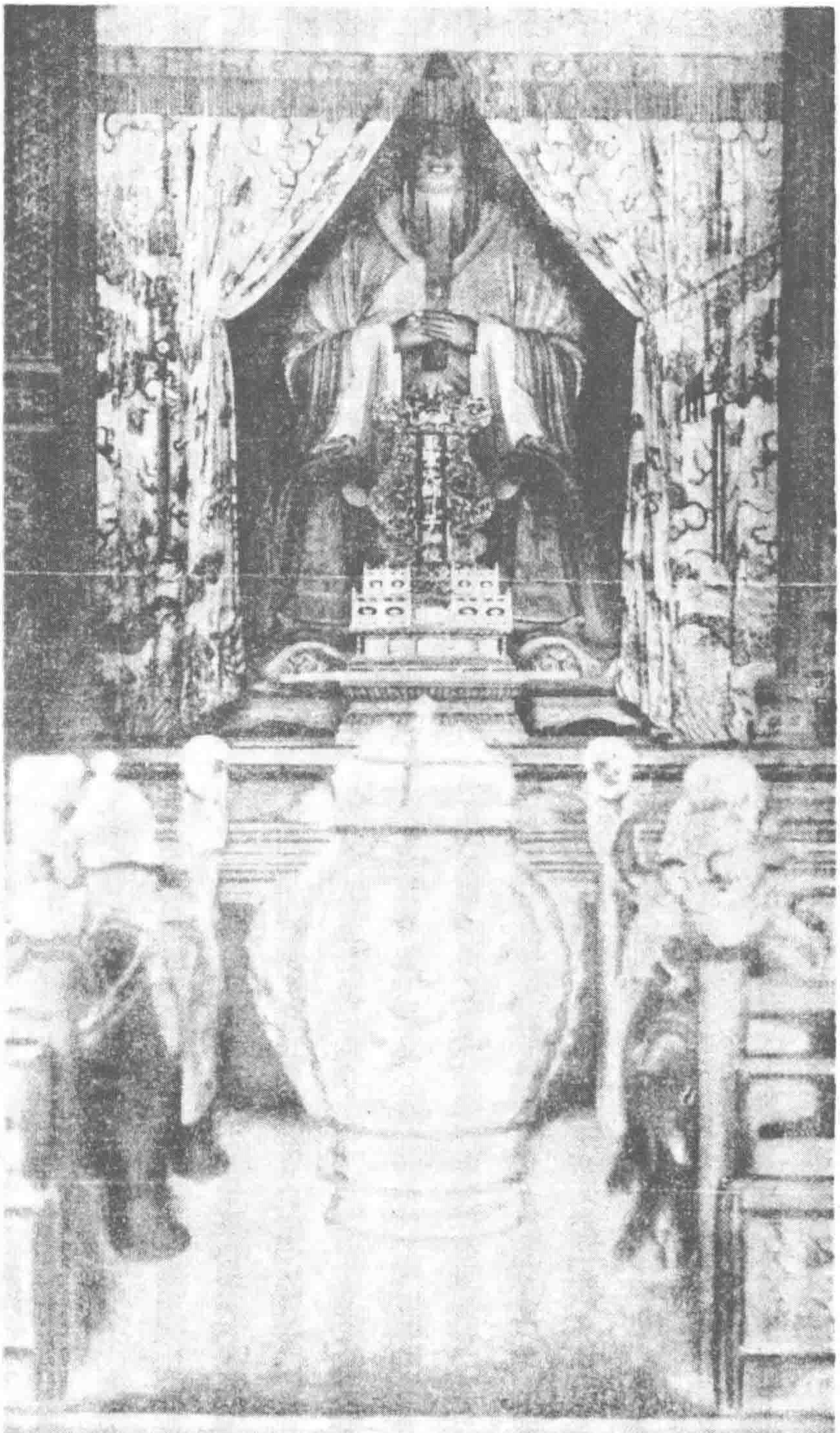
在殿的中間。有孔子的遺像。四周也站立着不少的偶像。聽說這都是孔子的得意門徒。在正殿的兩旁。又有七十二個靈位。這是七十二賢人。也是孔子的高足。每一個靈位的前面。各人有一張小桌子。這殿雖然很大。然而拿全廟來看。他僅佔着十五分之一。孔殿的後面。塑着孔子的夫人。聽說當年孔氏夫婦並不和好。現在也無從考證了。屋瓦用黃色。有些地方也參和綠色。遠望過去。非常美麗悅目。再進去。有一處是孔子父母的紀念堂。其餘又是祖曾以上的紀念堂。以及孔子後裔的紀念堂。每年春秋二季。各地人士。總要到此地來祭祀。除供食品以外。還要敎一班兒童來舉行古式的歌舞。除此而外。紀念孔子的。有孔子所飲水的井。孔子講道堂。孔子手植檜。歷次皇帝到此所題的詩文。全鐫在石牌上。石牌的下面。是一個石龜。原來的意義。大概是因爲龜壽長。也希望此碑萬年不毀的。

我們來游時。並沒有人在禮拜。但是裏面正預備秋季的祭祀。非常忙碌。廟裏並無和尚。來主祭的。總是敎育界名流。或是地方長官。所供的東西。也很特別。一碗米。一杯酒。一圈絲。和牛羊猪各一頭。塑像前面的蠟燭。必須點起來。這種儀式。中國人說並不一定是宗敎式的信仰。僅是紀念孔子著書立言的功勳。學術道德的爲人模範罷了。可是據我看。中國人是深信神力。可以支配一切人生的。紀念和信仰。也是一而二。二而一吧。

孔氏子孫的衣冠。和祖先一樣。寬袍大袖。很像畫圖中的古代人

物。阜曲城有二萬人。十分之九和孔門是有聯帶關係的。大半都很貧窮。可是窮。祇是一種命運。不能算一種過失。孔子對于貧窮。是無不重視的。因爲曲阜城裏第二個大廟。便是顏回的。顏回也是孔夫子的學生。有道德。有學問。但是極窮。照經書上說。他不改其樂。雖然祇有一簞食。一瓢飲。到二十九歲。頭髮已是蒼白了。三十三歲便死了。孔子非常悲哀。稱他爲第一好門生。在中國書籍上道德高尚的人。大都是貧窮不堪的。

孔子之塑像及神位



孔子的墓。由一條路通去。路旁種着柏樹。陰森森地可怕。墓前有

塊紀念碑墓的本身簡陋得很。其實二千五百年來。為四萬萬人民所崇拜的聖人他所葬的地方。竟除了石碑石桌而外。餘無別物。也太令人奇異了。

中國人民宗族觀念非常之深。孔子死的時候。在耶穌以前五百年。傳到七十七世。還依然有後裔存在。歐洲人眞是夢想不到的。我有一次。到武昌中央大學去。遇到一位大學一年級生。我問他來自何處。他說「原籍浙江。現在已在長沙居住了。」我又問道。「那麼你家在長沙多久呢。」他道「一千五百年吧。」呵。假使西洋人說出這麼遠時。我們便要追想到漁獵時代了。

在回到車站的時候。暮色已蒼茫了。我們站在月台上候車。王君告訴我他以前領導外人來游玩的趣事。有一位奧國公使。一路上祇在計算用費。因為他以為用錢很多的。又有一位紐約銀行家的女兒。她專門想買古貨。那次到曲阜來。她以為必定可以帶些古物回去。進廟門的時候。她看見一個舊瓷瓶。是用着插筷的。她以為是古董了。立刻嚷着要買。王君本來拿四個銅元便可買到。因全新的也不過五六十文罷了。豈知買瓶的老人。看見西洋女子一定要買。偏偏不肯賣。末了。加到四塊錢。纔行。伊說伊將來到紐約可以賣四千元也說不定呢。最有趣的。有一次同一對美國夫婦來游玩。那美國人是鐵路上紅人。往來都是掛的專車。等到他們坐到騾車上去。他夫人苦着臉。——委實車子也顛得太利害——對他丈夫說道。「你為什麼不同我到巴黎。而偏要到這種惡劣的中國城呢。」他丈夫祇是微笑着。到了孔陵。孔氏因為他們是有名望的人物。所以待遇非常優隆。伊請王君對孔氏說。勸他到美國去玩一玩。他便知道人間的舒適了。下車站時。不是坐這種彈簧式的破騾車。而有優美的汽車可乘的。孔氏後裔聽了。心裏老大不快活。問王君是否美國女子。都是如此的。從曲阜乘火車到泰安府。伊丈夫還要到泰山去一游。到了泰安。天色已不早。由教士們招待歇宿。伊一下車。便問有沒有電燈和蓮蓬浴室。後來知道沒有。立刻强制他丈夫上火車。趕快離開這裏。他丈夫被伊吵鬧了一番。游興也打消了。于是泰山未往。連夜倍伴了夫人回去。也許伊的見解是對的。可是如果大家以為巴黎比曲阜好時。上帝的陵寢也無人過問了。物質文明的流毒。前途眞是可驚呵。

志政按上篇譯自 Asia 雜誌第二十八卷第二號。原作者為密勒氏（James Arthur Muller）美國文壇健將也。

維揚游記

漱六山房

揚州為古今名勝之區。玉樹瓊花。綠楊明月。久為海內所稱道。以隋煬帝之窮奢極欲。取精用宏。且帝王之尊。何求不得。猶以江都為富麗繁華之域。亟思游幸。而開河發卒。沿途徵擾。所過騷然。天下烟塵。因之四起。迨龍舟告成。車騎南下。宇文作亂。蕭后失節。而隋之國祀。於茲遂絕。此可見揚州在歷史上占有重要之地位矣。

滿清中葉。鹽法不良。鹽商壟斷兩淮鹽務之樞紐。在於揚州。而揚州鹽商之富力。乃甲於天下。清高宗六次南巡。兩淮鹽商。承奉最力。糜費亦最多。隨行內監之能在御前進言者。無不垂橐而出。滿載而歸。無論全國官民。莫不視揚州鹽商如天上人。即清高宗訓子之時。亦有汝既不肯讀書。又懶習騎射。文武一無所就。何不去揚州投生為鹽商之子之語。可見一世雄主。亦有欣慕之心。當時揚州鹽商之驕奢淫佚。可以知矣。

自民國元年以來。改革鹽法。實行就場徵稅之制。淮商之營業。漸見支絀。而淮南各場。亦漸有滷水較淡。煎不成鹽之區域。草價日昂。而煎鹽之成本。亦日重。於是向之兩淮鹽商。以富力甲於天下者。始而慮有其表。僅作門面之支持。繼而外强中乾。漸見竭蹶之狀况。旋且受時局影響。而無策足以挽其頹局。盛衰倚伏。固有互相為用之機。以前揚州之富麗繁華。實為鹽商之富力。製造而成。今雖大不如前。而固猶為江北之都會。且引河（運河也）倚湖。襟江帶海。在軍事上亦為江南北之重鎮。至於游覽之區。如平山堂。小金山。瘦西湖。白塔等處。咸為名勝之地。而當以平山堂為最佳。愚數年不到揚州矣。乘此新年。乃作邗上之行。亦以游覽蕪城之勝也。

上海至揚州。必經京口。先乘火車至鎮江。即可逕登揚鎮小輪。每日開行三次。或兩次。揚鎮相隔六十里。快輪兩小時可達。遲者三四小時不等。此等輪船。謂之短班。若由鎮江溯運河上駛至淮安清江者。則謂之長班。每日下午四時開行。若不及趁短班者。趁長班亦未始不可。船資不昂。官艙客不及一元。而以前之鎮揚汽車大為利便。每次車資由八角至一元。如有五六人同行。可以開一專車。一小時內。即可到達。不攜行李者。咸以為便。顧汽車路不甚平坦。車行甚苦顛簸。且名為鎮揚汽車。而中隔大江。仍須在京口登輪過江。而後方得乘車。不能架飛橋於大江之上。以駛汽車也。旅行者為求免周折起見。與其登舟渡江。上陸換車。轉不如逕登短班輪船為便。且一遇天雨。途中泥積。汽車固不能行。即天晴而地上未乾。在上下輪船之時。亦有舉趾顛躓之慮。故短班輪船。並不以汽車通行而受影響也。

是日乘八點五十分之特別快車。到鎮已二時以後。逕登短班輪

舶。鼓輪上駛。朔風吹浪。寒色連雲。兩點金焦。乃涵烟疊翠於大江之上。樓台掩映。金碧熒煌。惜未攜快鏡。不能攝此佳景也。抵揚以後。乘車入城。至江北旅社暫憩。翌日走訪盟兄朱春江君。而朱君已先往滬江。將由滬而在海州相左僅一日。故人不遇。帳惘無極。乃偕一陳兆鵬君者。亟作徐園之游。徐園爲庋奉徐寶山將軍銅像之所。有亭榭竹石之勝。爲扆虹園舊址。當鳩工庀材時。忽發現扆虹園舊碑一方。今尚在軒後院中。筆力遒健。惜已裂而爲兩。少有破損之痕矣。


揚州小金山

憶當齊盧戰事之後。吾友杜梅叔君。方爲兩淮都轉。而汪魯門先生。乃爲記者十年前之舊友。記者寓揚七日。既見梅叔。又見魯門。不覺大悅。魯門亦以老友相逢。痛飲大醉。第二日魯門宴記者於徐園。而邀梅叔爲陪。在座者咸爲一時之彥。今事隔數年。已成陳迹。而徐園風景。非復當年。髡樹蕭疎。北風陵厲。富商達官。在此冬季嚴寒之際。亦無有在此開樽宴客者。必待來年二三月後。乃有游人富客。飛車出郭。賞此韶光。彼時黯淡冷落之徐園。又將變而爲遺興嬉春之地。世間萬事。飈轉如輪。得失勝敗之機。皆可作如是觀也。


平山堂第五泉山門

徐園前臨水步。記者遂作平山堂之游。平山堂命名之義。以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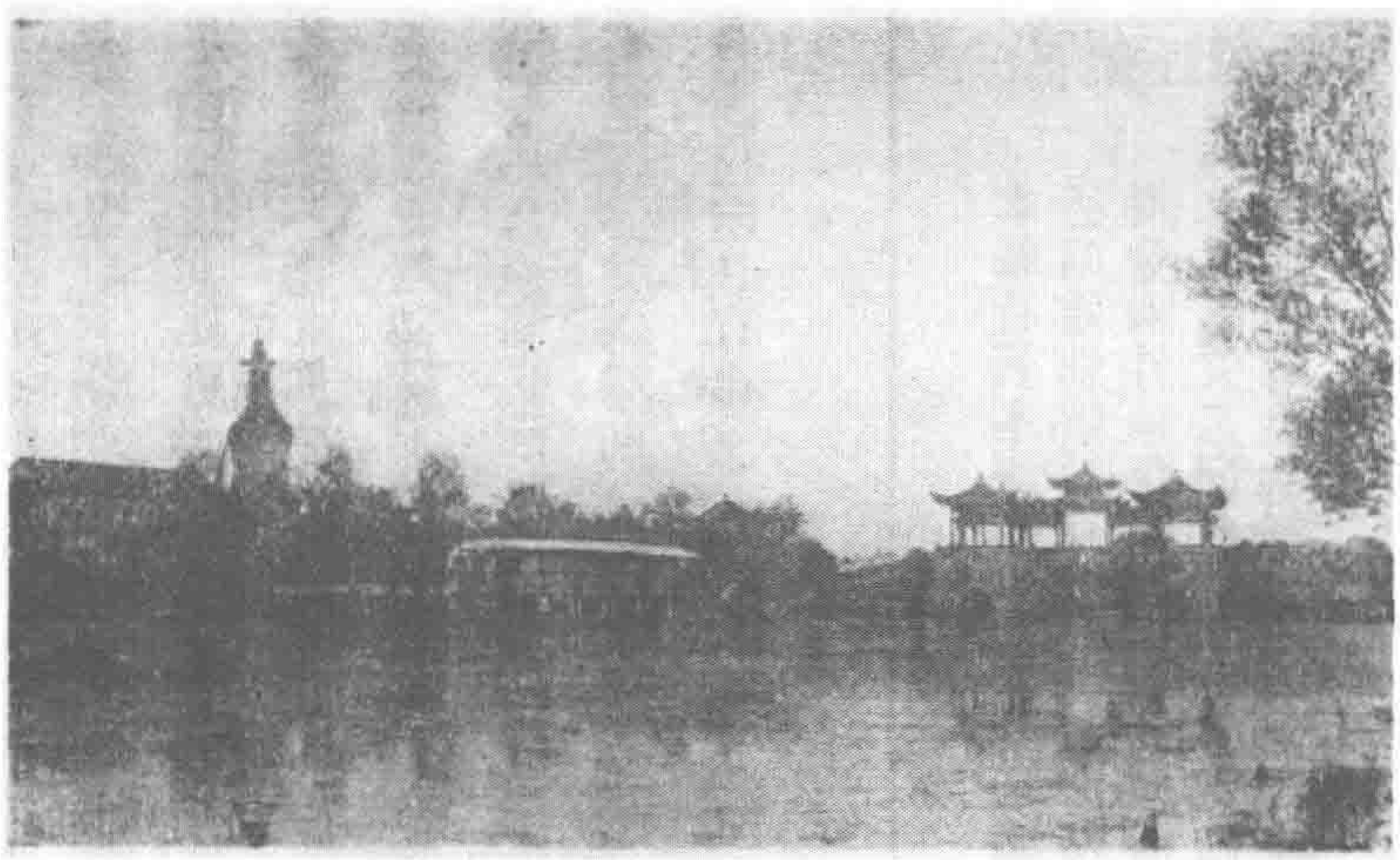
諸山皆與此堂相平。乃以平山爲名。登堂遠眺。則煙靄橫空。峯嵐平列。螺痕一抹。廛舍萬家。揚州之著名勝景也。堂之正中。懸一聯曰。過江諸山。在此堂下。太守雖座。與衆賓歡。集廬陵集中語。而雄渾獨勝。平山堂風景。乃爲過江兩語完全道盡。聯中之最佳者也。平山堂之泉水。爲第五泉。在山門之左。植一石碑。題曰天下第五泉。而僧寮所奉之茶水味甚淸。至其是否爲第五泉。則非記者之所知矣。


瘦西湖綠楊村中段

平山堂之萬松滴翠。爲揚州風景之一。松陰如蓋。虬幹夭矯。雖當此嚴冬。而仍兀立於北風之中。表其歲寒之操也。

凡游平山堂者。必游小金山。兩處非船不達。記者與陳君預約一舟。乃得暢游各處。惟操舟者非銷魂蕩魄之船孃耳。

小金山地勢甚高。拾級而上。至最高處。爲一小亭。亭無坐具。欲坐者僅能踞其短垣。略作休憩。惟高處天寒。風力甚勁。記者平時不御大衣。不得不與陳君縱步疾返。翩如烏逝也。


瘦西湖中未圮時之五亭橋

瘦西湖亦爲揚州勝地。當此天寒風緊。游者絕少。記者借此餘閒。亦欲一覽瘦西湖之風景。行過五亭橋。五亭已塌其二。而喇嘛塔乃巍然遠峙於水光雲影之中。相傳此塔卽名白塔。爲高宗南巡時。鹽商斥二十萬金。以一夜之力造成者。其實高宗

亦不過偶然一語。而鹽商卽希奉意旨。建此白塔。僅僅博得帝皇一二奬勵之言。是可見帝皇專制之毒。皆小人所趨奉醞釀而成者也。嗟乎。此等小人。何時蔑有。要在當局之善於駕馭耳。

瘦西湖最佳之處。爲綠楊村。昔人所謂綠楊城郭。是揚州。當卽指此。春時萬柳交織。雜樹間之。並有桃杏諸花。吐其絳蕚。穿插於萬綠之間。而春水沄沄。微風一來。爲狀乃如碧色之雲綃霧縠。掉舟者直若行於綃縠之間。景物佳絕。此時則僅有禿樹衰楊。爲瘦西湖之點綴品耳。

暮寒轉勁。游與將闌。登車入城。仍歸旅邸。城闉雖有兵士。特以稽詰非常。不擾行客。青天白日之下。革命軍紀律至佳。獨憶齊變元時代之旅長黃某。駐兵揚州之時。凡城人出而復入。手中攜有食物之裹者。亦須啓視。其他可想而知。騷擾至於如此。安能不敗。此革命軍之所以能統一南北。而齊燮元之所以失敗也。

電燈既燦。記者謂陳君聞船娘二銀子爲個中翹楚。能致之來否。陳君搖首笑曰。君苟能明日不行。或可招致其人。與君款洽。今日則不能矣。記者亦笑曰。然則吾與二銀子。未必有一面之緣矣。蓋吾尙有要務。必以明日行也。

東亞銀行廣告

本銀行資本法定香港銀一千萬元收足五百萬元公積金一百二十萬元專營銀行一切事業久蒙中外各界士商賜顧價格公道向爲中外士商所稱許茲將各埠支行及代理列下

海外各埠滙兌 本銀行專辦理國外滙兌非常快捷

英京 巴黎 紐約 舊金山 檀香山 日本東京 橫濱 神戶 台灣 香港 西貢 廣州 新加波 庇能 孟米 加剌加大 仰光 八打威 泗水 三馬隆 小呂宋 九龍等埠

保管箱 本銀行設有最新式鋼製保管箱任客租用可免盜賊及祝融之虞租費極廉

定期活期儲蓄存欵 無論規元銀元日金英金美金等幣均可任便存儲利息從優倘蒙 惠顧無任歡迎

總行 設在香港德輔道中門牌十號

分行 設在上海九江路門牌第七十二號

浙江實業銀行

The Chekiang Industrial Bank, Ltd.

本銀行資本總額二百萬元公積金八十二萬元辦理定期活期通知信託各種存欵定活期抵押放欵押滙貼現國內滙兌國外滙兌信託部及其他商業銀行一切應有業務存息從優欠息佣金滙水格外克己手續迅速並附設儲蓄處辦理儲蓄存欵訂有細則函索卽奉如蒙 惠顧竭誠歡迎

上海總行 漢口路十號 電話中央七一二一 三四 七一二五

虹口分行 上海虹口百老匯路一二八三號 電話北二六〇〇

漢口分行 湖北街 電話三二〇一 三二〇二

杭州分行 保佑坊五十九號 電話九〇三

扶桑春色

鮑振青

扶桑三島。向有蓬萊仙境之稱。山明水秀。風景佳絕。加以政治修明。地方安富。人物華美。正人生游樂之土。故西人目之爲東方瑞士。洵不誣也。際茲春色。風景宜人。燦爛如錦之櫻花。爭艷於萬目之上。當此時也。無論工商。閭家大小。親戚朋友。杯酒暢飲於鮮艷櫻花樹下。樂也融融。幾不知有悲哀苦慘之世界。余目擊扶桑春色之可愛。益觸起惓念祖國之思。



柳始芽

櫻花爲日本之國徽。亦世界獨有之名花也。東京之飛鳥山上野公園。西京之圓山公園大阪之千里山。奈良公園。神戶之青谷公園。須磨公園。游人不絕。惟恐佳期逸去。爭賞燦爛之櫻花爲樂。櫻花之外。著名寶塚少女歌劇場及大阪西京神戶松竹劇場。又有「春之踊」名劇。以如花如錦之扶桑佳麗飾仙女。表演春光春色。以娛觀衆。

春光可愛。絮柳堪憐。匝地煙花。小紅欲嫁。吉野之櫻。嵐山之勝。際茲艷陽三月。滿眼春色。良辰上巳。春雨初霽。陽光暖照大地。流鶯唱其新聲。和風習習。正人生行樂之時也。大阪南海一帶。紅男綠女。三五成羣。滿面春色。嬉嬉可愛。天王寺公園廣可數十頃。動物園。運動場。亭台樓閣。無不俱備。住友王國茶臼山別邸。在北天王寺。爲一千三百年前聖德太子所手創。爲日本名刹。寺中高塔。聳立空中。曰通天閣。像如巴里之摩天塔。惟相形之下。彼大而此小耳。高五百呎。有電梯可昇。大阪一目在望。附近有新世界娛樂場。與上海之新世界無異。但一有空中索車。一有地下遂道而已。樂天地·南地花街·道頓堀·劇場商店。茶館酒閣。鱗次櫛比。聲歌不絕。乃銷金窟也。中之島四面環流。發源於西京大津之琵琶湖。縱貫大阪而入海。南闢爲公園。花木雖簡。碧水清流。令人胸襟爲之一快。島中大建築物。有大阪公會堂·圖書館·朝日新聞·市政廳、日本銀行。

晨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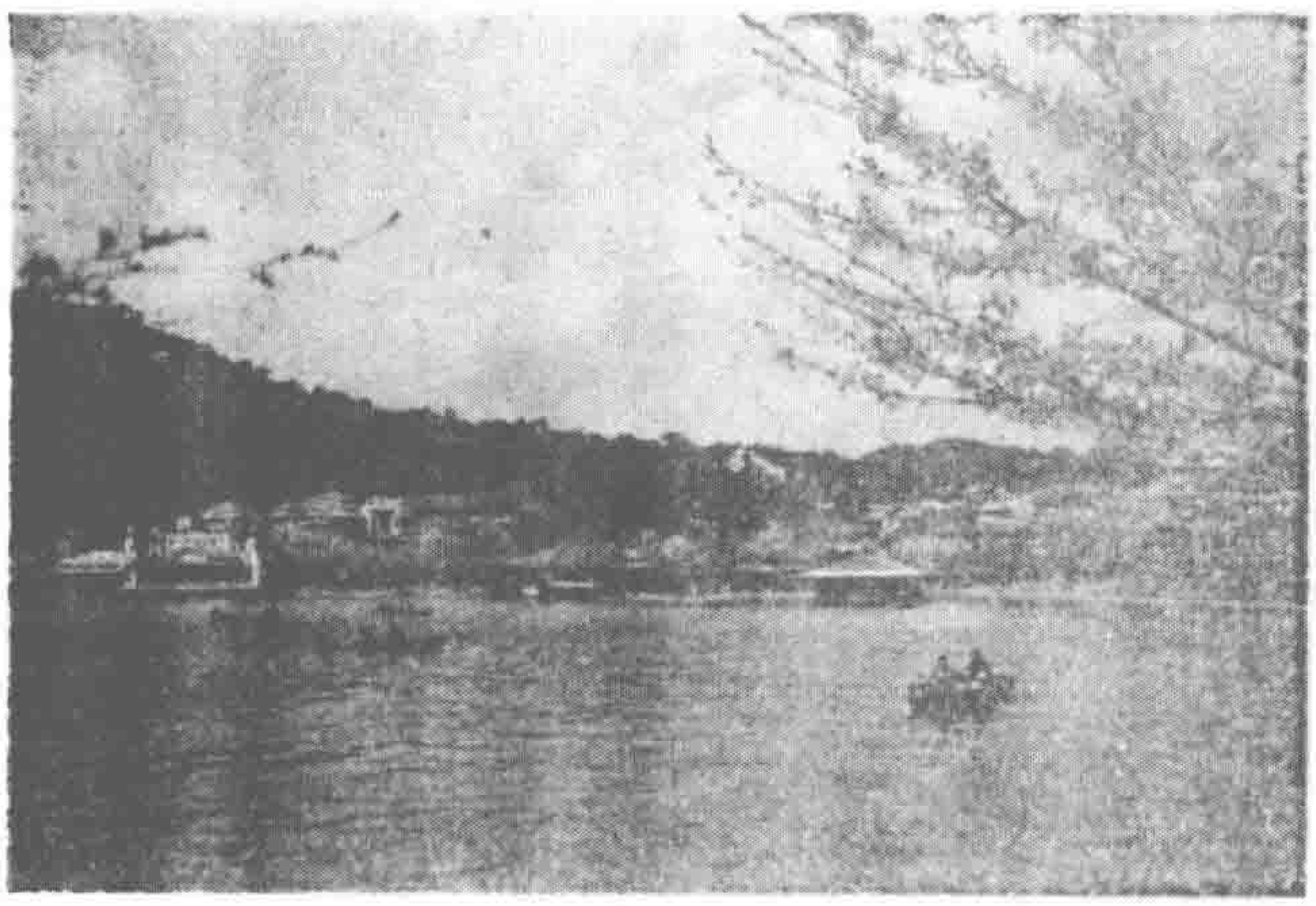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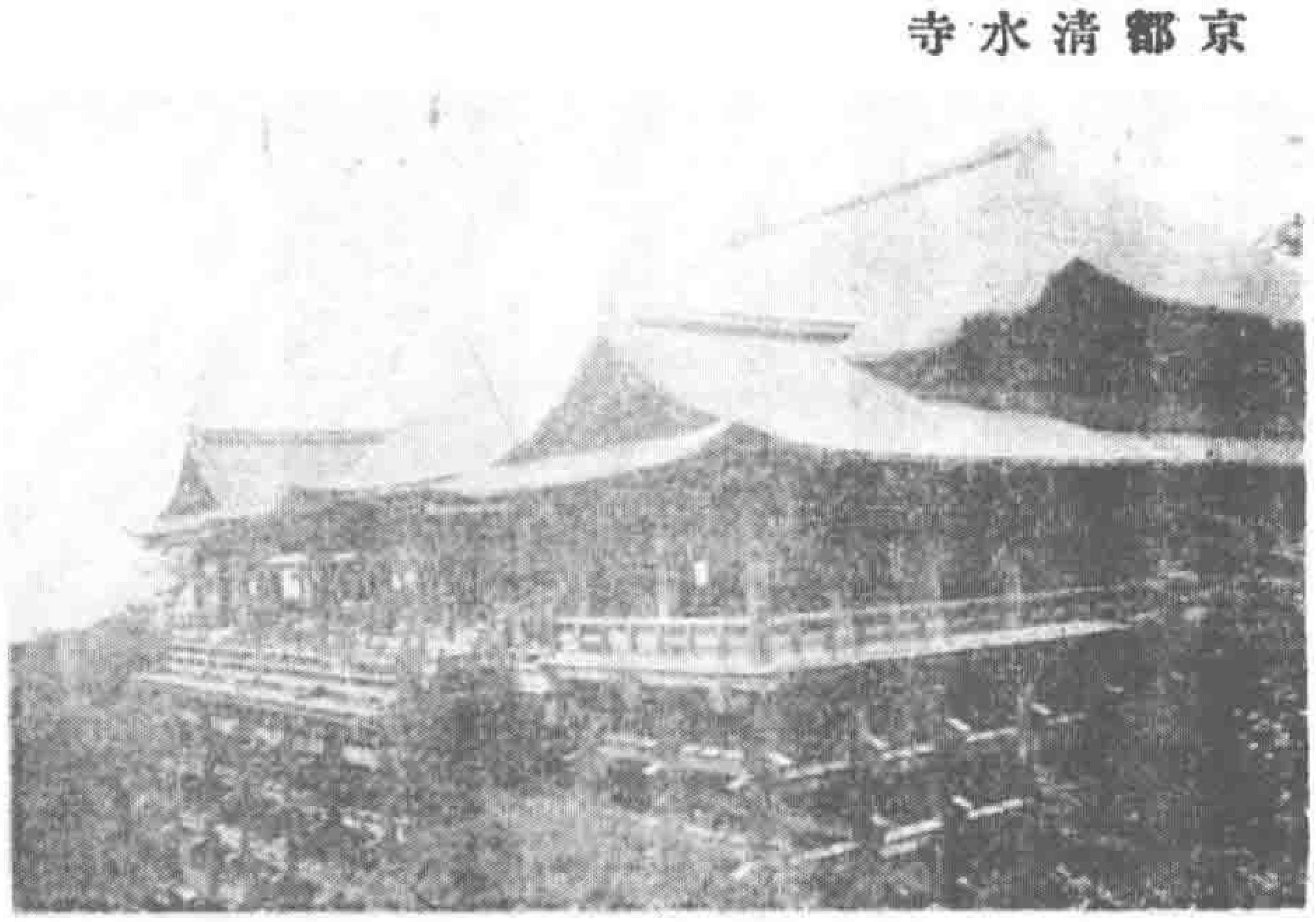

宮島鳥居

樓閣巍峩。大阪精華。咸集於此。

沿河東北有櫻宮。兩岸滿植櫻花。春光駘蕩。紅雲十里。掩映水面。陽春日至。百萬居民。扶老携幼。或散步於花叢之下。或泛畫舫於清流。或杯酒言歡。高唱關五松鴨綠江節之曲。高歌舞踏。如狂如痴。

自櫻宮東望。城池樓閣。龍幡虎踞。勢壓遐邇者。即大阪城也。距今三百年前。爲三征高麗援我中原之倭傑豊臣太閤所建。明治維新。改爲鎮守府。今日本陸軍第四師駐紮於城中。城池開放。任人游覽。萬餘千城。對於婦孺老小。秋毫無犯。城內陳列有新式精銳武器。附以說明。灌輸軍事智識於民衆。用意甚善。此外有甲午•日俄•青島•三戰之勝利品。豐公閣尤多古代名畫。就中以蒙古忽必烈東征之畫最爲寶貴。華人游此。頗多感觸。由大阪乘大軌電車赴日本故都奈良。沿途依山而行。穿三大隧道。約一小時抵奈良市。全市大半闢爲公園。有鹿三四千。多廟宇。昔聖德太子慕中國文物華美。遂遣使進貢。並派遣學生游學我國。時正隋唐之際。故奈良建築。均與我國古代無異。附近有橿原神社。即神武天皇建都地。日本上古文化最發達。首推鎌倉時代。次則奈良時代。公園內有大佛一座。身高五丈三尺。以金銀銅錫鑄成。爲神龜年中聖武帝所立。猿澤池邊有興福寺高塔。掩映水面。頗饒幽趣。池中多鯉。相傳昔有宮娥笑媚工愁善病。失寵投


須磨公園春景

京都清水寺


池而死。今池邊立碑。祀其靈也。池東有柳樹一株。笑媚投身時脫衣懸諸樹。裸體入池。故名衣掛柳。吾人憑弔之餘。益增紅顏薄命之感。

春日神社。彩朱巨廈。有舞姬甚衆。游客給以一元。卽可表演。社中有七彩樹。每當春節。共生七種之花。人目之神樹。多投刺求其庇祐。

奈良公園有神鹿三四千。良訓可愛。有傷害者。法卽隨之。故一花一木。亦無人折取。年中游人不絕。



京都東本願寺

吉野山櫻林。花開如錦。游春仕女。往來如織。佳人拾翠。走馬王孫。或酌酒櫻林之下。或散步花間。醉而起舞。坐而高歌。

日人素以勤勞著稱。終日不息。一至春秋佳日。相率作郊外游。闔家同游。酒肴並舉。狂唱高歌。歌曰人生幾度春秋。醉眼乾坤。浮生若夢。及時行樂。大有櫻花之下。醉死無憾之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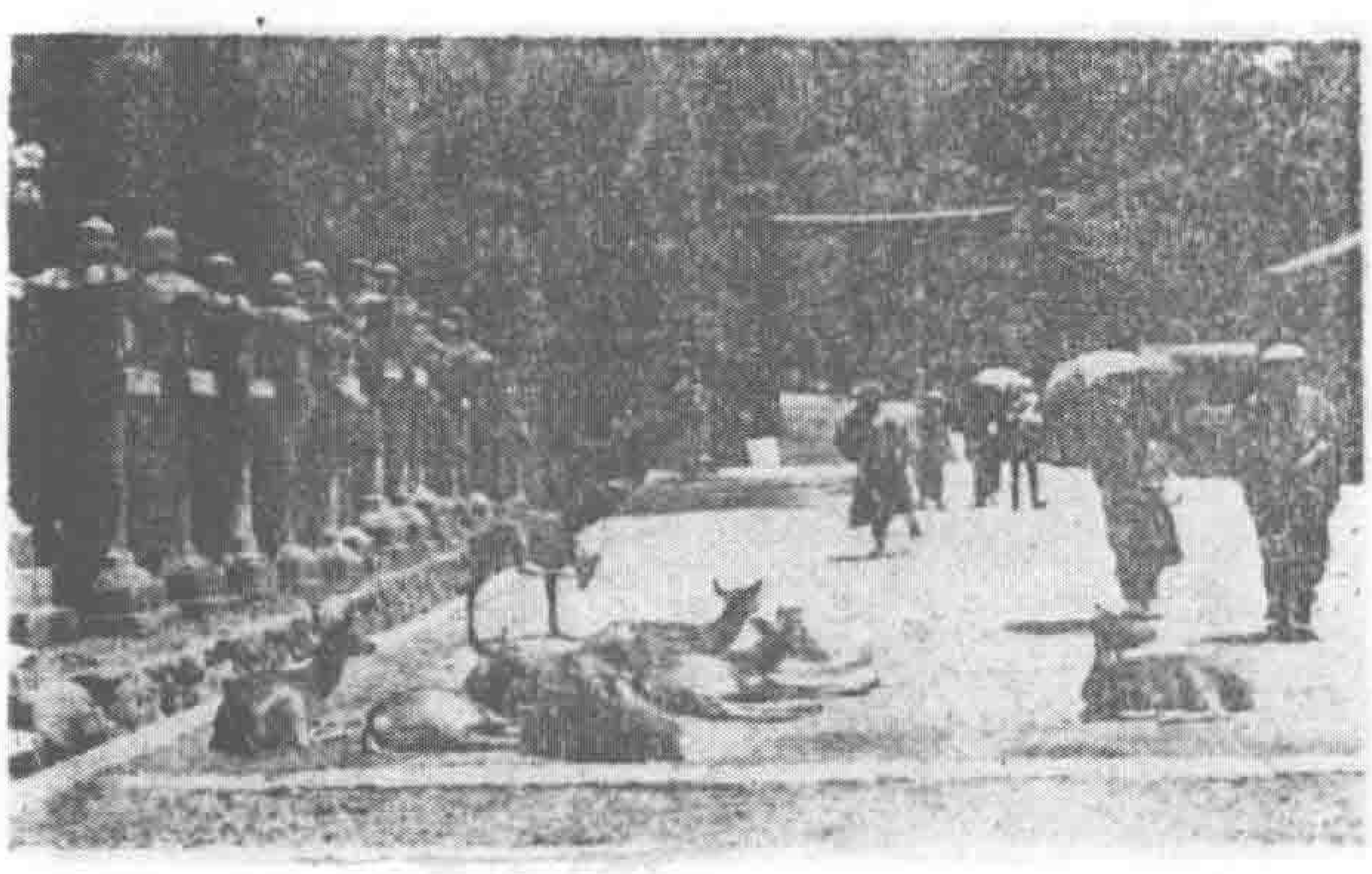
京都銀閣寺

京都（一名西京）名勝之多。爲全國第一。洛西佳麗。有中國蘇州之稱。人物華美。名勝有金閣寺。銀閣寺。三十三間堂。圓山公園。嵐山。東西本願寺。二條離宮。桂離宮。四條大橋。祇園。新京極。春秋佳日。仕女如雲。身臨其境。令人樂而忘返。

新京極介於三四條通之間。劇場酒館。市廛櫛比。百貨雲集。京都熱鬧場所也。

祇園新地。位於四條大橋之東。卽鴨川河岸。敎坊數條。妓院茶室。羅列兩旁。名娃舞妓。不下數千。艷香濃脂。清歌妙舞。豪奢子弟。貴顯搢紳。流連忘返。揮金如土。洵爲幾何

奈良景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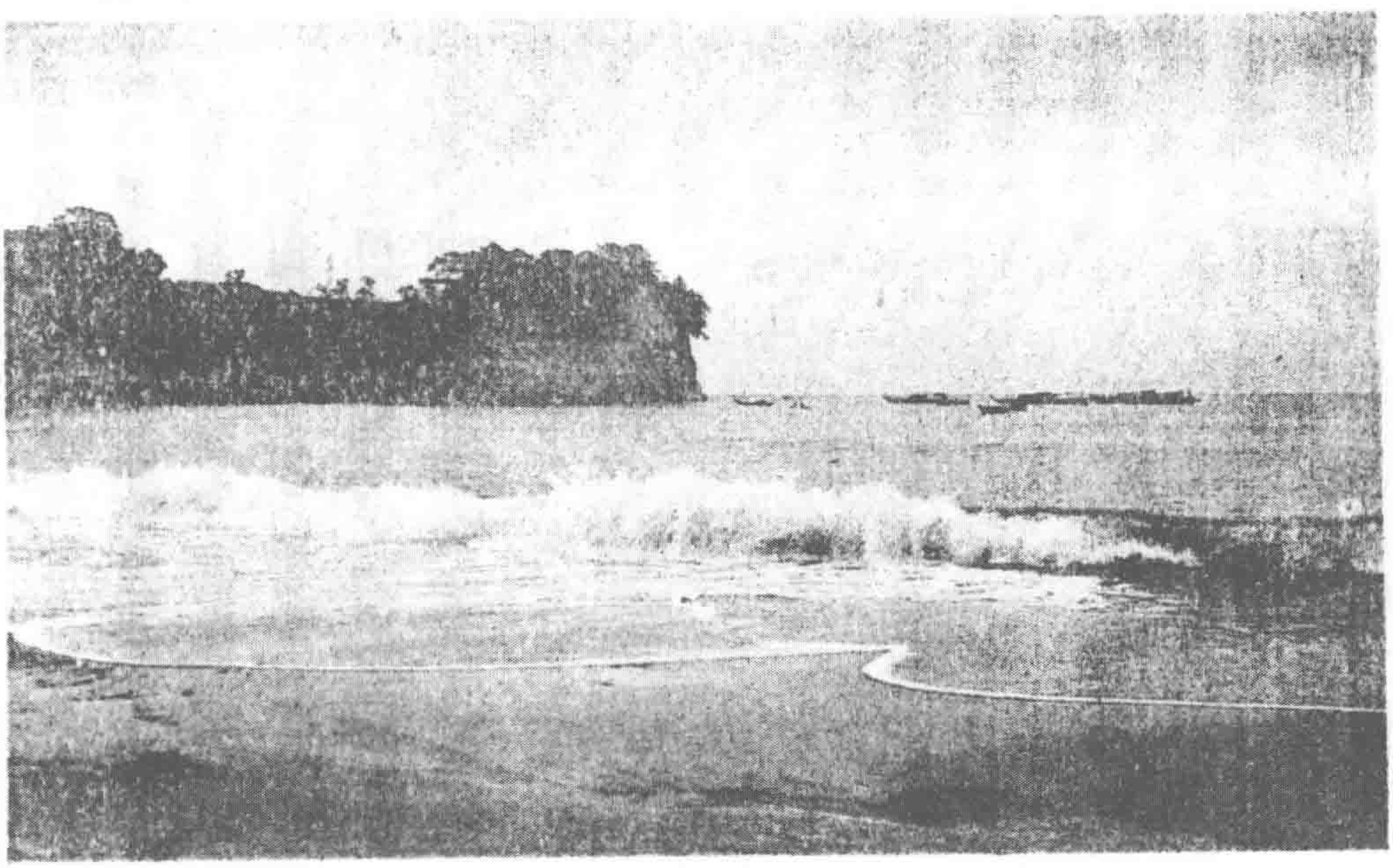




須磨公園櫻花盛開

第一風流花叢也。有壯麗之西式樓閣。華美之畫。名鴨川館。圓山公園下有都踊館。每當新春。洛西

江之島風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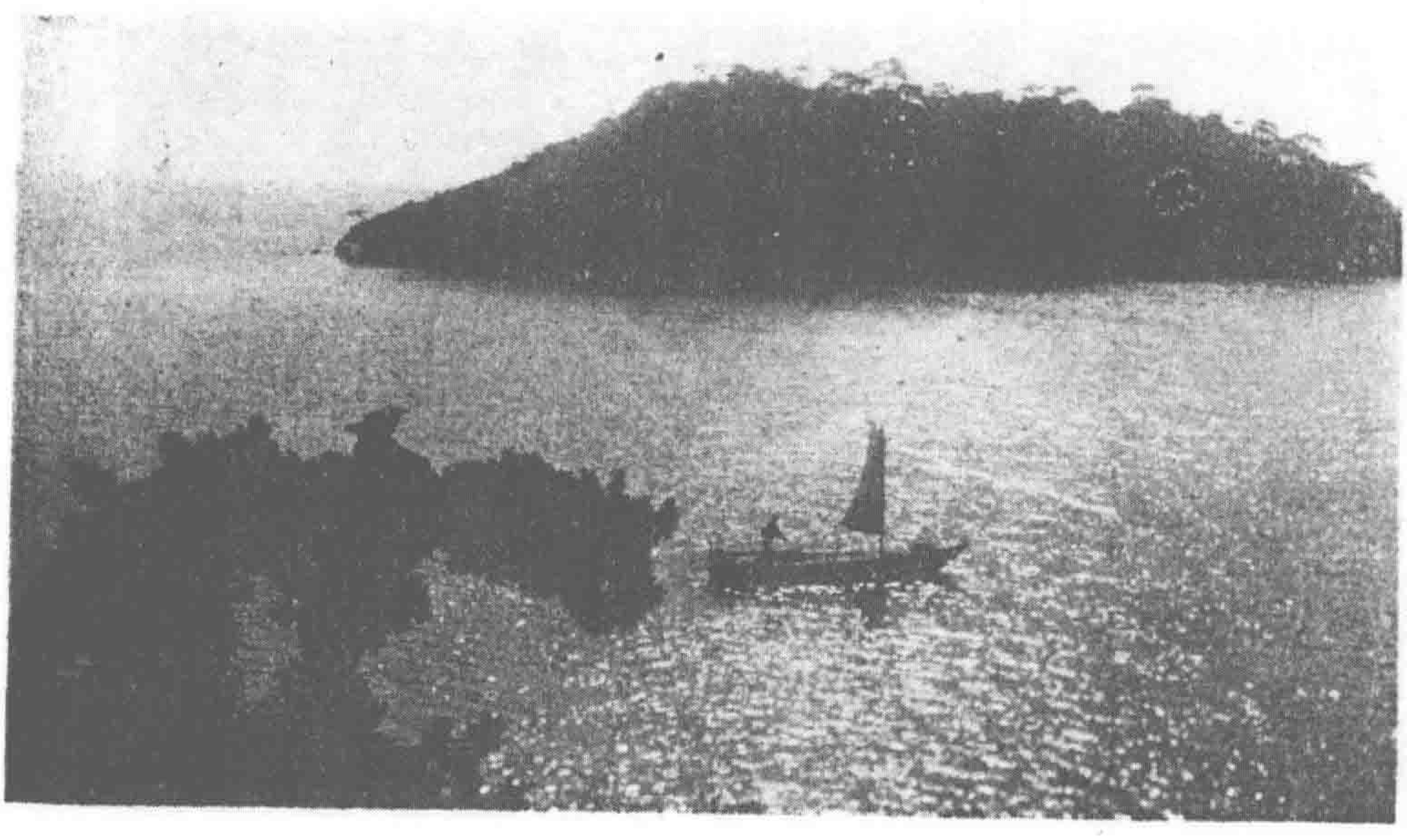
三|二三四



青谷公園賞櫻客

佳麗。表演鴨川踊都踊。游西京者。當能及時飽眼福也。踏舞連旬。緣鬢翻雲。惱煞風流才子。祇園東

蓬萊山春色



八坂神社。圓山公園近之祇園夜櫻。即指此也。其中有一株如楊柳下垂。陽春三月。滿樹開花。晚間與電燈相映。鮮艷奪目。昔人有詩詠之曰。輕暖輕寒二月時。櫻花最早是垂絲。欲知春色繁情處。先問福庭纖艷枝。本願寺日本著名佛教院。一千年前。名僧親鸞聖人提佛土眞宗。以念佛為宗。未幾分東西兩派。歸依者極衆。以國中計之。凡五六百萬。東本願寺在烏丸通。殿舍宏麗。美輪美奐。全國無匹。西本願寺在七條通。天正年建。距今三百年。棟宇參差。窮極奢麗。園內有飛雲閣。歷代帝王。曾聽經於此。

御所中世紀建築。為歷代帝皇登極宮殿。規範宏大。悉仿唐制。屢經戰亂。今僅存一角而已。紫宸殿五百年前建築。今尚不許庶民進觀。園以高牆。有承明。月華。日華。建禮四門。內有殿閣十餘。畫棟彫樑。整肅雅潔。丹鳳高翔。瑞雲深鎖。門外漢不能進。雷池一步。去歲十一月。日皇登極典禮。即在此宮。記者蒙招待觀禮。故得窺內容一斑。



秦徐福之墓

乘電車抵嵯峨。至渡月橋。即嵐山清澗之下流。每當月白風清之候。詩酒流連。竟夕忘返。橋下清流。魚蝦出沒。廣澤之月。嵐山之峯。遙相俯仰。倒影清波。橋之盡處。為公園。每當陽春三月。櫻花盛開。一望如錦。遠近游人如鯽。泛舟清流。令人胸襟為之一暢。

西京名勝甚多。不能盡錄。此外清水寺。南禪寺。平安神宮。平安御苑。宋一山國師基。吉田山東洋花壇。稻畑氏之和樂庵。藤井氏之和中庵等。皆爲西京名勝。

日本之上海。卽爲神戶。四十年前。有外人租界。外兵駐守。領事裁判權。今已完全變化矣。卽對外貿易。亦爲日人所主持。布引山有雌雄兩瀑布。諏訪山。大倉山。兩山上公園。湊川新開地劇場花街。有不夜天之稱。青谷溫泉。須磨公園。爲櫻花名所。居留外人凡萬數之多。華人居其半。神戶之西。須磨浦。舞子。明石。白沙青松。面臨瀨戶內海。風景至爲佳絕。旅館西式者有東亞。東洋。日本式者西常盤。以及海岸通四丁目之出口旅館。神戶以北。有馬溫泉。浴之能健身療疾。阪神間之苦樂園。甲陽公園。甲陽少女歌舞。寶塚之少女歌劇。以聲歌跳舞著稱。新舊溫泉。可供男女慰藉之用。甲陽公園尤肖瑞士羅生風景。關西春色。不過如是而已。



遊鹿（右戈公振　中總振青　左宮本奈良縣交涉使）

日本帝都東京。昔稱江戶。自經兩次大地震後。煥然一新。崇樓傑閣。備極壯麗。丸之內。公司商店。霞關內閣官署。銀座之松屋。白木屋。赤坂宮城中。西式宮殿。永田町外交團使館。日比谷公園。上野公園。



日本婦女之茶道禮節

芝公園。馬場先門。每當春日。百花盛開。綠草如茵。王孫公子。艷裝華服。江戶佳人。攜其知已。談心於鮮香花下。足使無緣者恨羨交集。東京爲日本帝都。公侯貴族政治家以及大富豪。如過江之鯽。文化中心地也。世界愈文明。黑幕亦愈多。大東京表面堂皇。不愧代表東方國都。豈知夜之東京。不異吾國之上海。政治流氓也。暴力團也。淫娃蕩婦。殺人强盜。以及假慈善忠君愛國之名。陰圖刼掠凌辱弱者之會衆。無奇不有。當局者防不勝防。新橋・赤坂・日本橋・淺草・江戶・藝妓。稱美全國。貴人財神。迷戀於花叢中者。不知凡數。春之東京。正游樂佳境。飛烏山上野公園之櫻。大如錦球。鮮艷奪目。游人不絕。

旅館大者有帝國旅館・車站旅館・丸之內・中央・精養軒。皆著名者也。關東名勝極多。若日光・鎌倉・熱海。箱根江之島。春花滿路。羣鶯亂飛。遊人往來。不絕如縷。

由大阪乘內河輪船。沿大阪灣南下。過和歌浦。紀伊水道。抵勝浦灣。再前而至熊野浦。一名蓬萊。山光水色。風景佳絕。瀞峽湯峯溫泉・那智大瀧・勝浦港・湯崎溫泉・圓月島・白良濱・瀨戶・古座峽。不啻仙境。昔人謂蓬萊仙境。卽指上述諸名勝也。天然溫泉。含有礦質。能療疾强身。男女可同浴。

熊野山下新宮町。有秦徐福之墓。當時三千童男童女之後裔。卽今之日本人也。徐福東渡事蹟。已詳載國內外報紙。記者又查出一說。謂方士徐福。知大亂將來。向始皇稱。蓬萊有仙藥。服之能長生不死。始皇信以爲然。命其渡海求之。第一次僞稱已赴蓬萊。見仙人。因無禮物攜來。不肯賜仙方。始皇問福曰。然則以何種禮物爲宜。福遂答曰。三千童男童女。五穀種子。百工器具。始皇諾。福遂行。東渡求新大陸。藉以作世外桃源。寓公。福抵蓬萊後。將童男集居南島。童女集居北島。各從事耕種紡織。每年視風吹而定。男女相會一次。以慰相思之念。福之子孫。日久分散各地。多改日姓。當地居民。均承認祖先爲福之後裔。日人往往稱中日兩國。同種同文者。大抵根據於此。哥倫布開闢美洲。而土人沉淪。徐福東渡。種族文物。賴以繁榮。考日本島國土人。當然爲地主。北海道之蝦數。以及由朝鮮流落之部落。所謂水平社之一種。可代表日本祖先至於今日。聰明智慧之日人。亦不過徐福之後裔。華人之分支而已。故徐福東渡歷史。日本史籍多未詳載。且無人知悉。在日華僑。亦無人知者。一說日人不願將史蹟發表。恐發生種族問題。西方哥倫布開闢美洲大陸。美洲遂有今日之昌明。英美種族。謂之一家。亦可。東方徐福開日本之島。一則賴以繁昌。一則反呈退化。其故何也。

余于新正上京。赴議會傍聽。並以個人資格與經驗。爲祖國宣傳効力。故公私蝟集。承趙君豪同志索扶桑春色一文。余本庸才。愧無以報命。千里相囑。不得已草斯文。惟恨無生花之筆。欲隨彬彬萬葉亦不可得。尙希閱者亮察。不勝幸甚。

仲春草於東京帝國旅館

西歐漫遊錄（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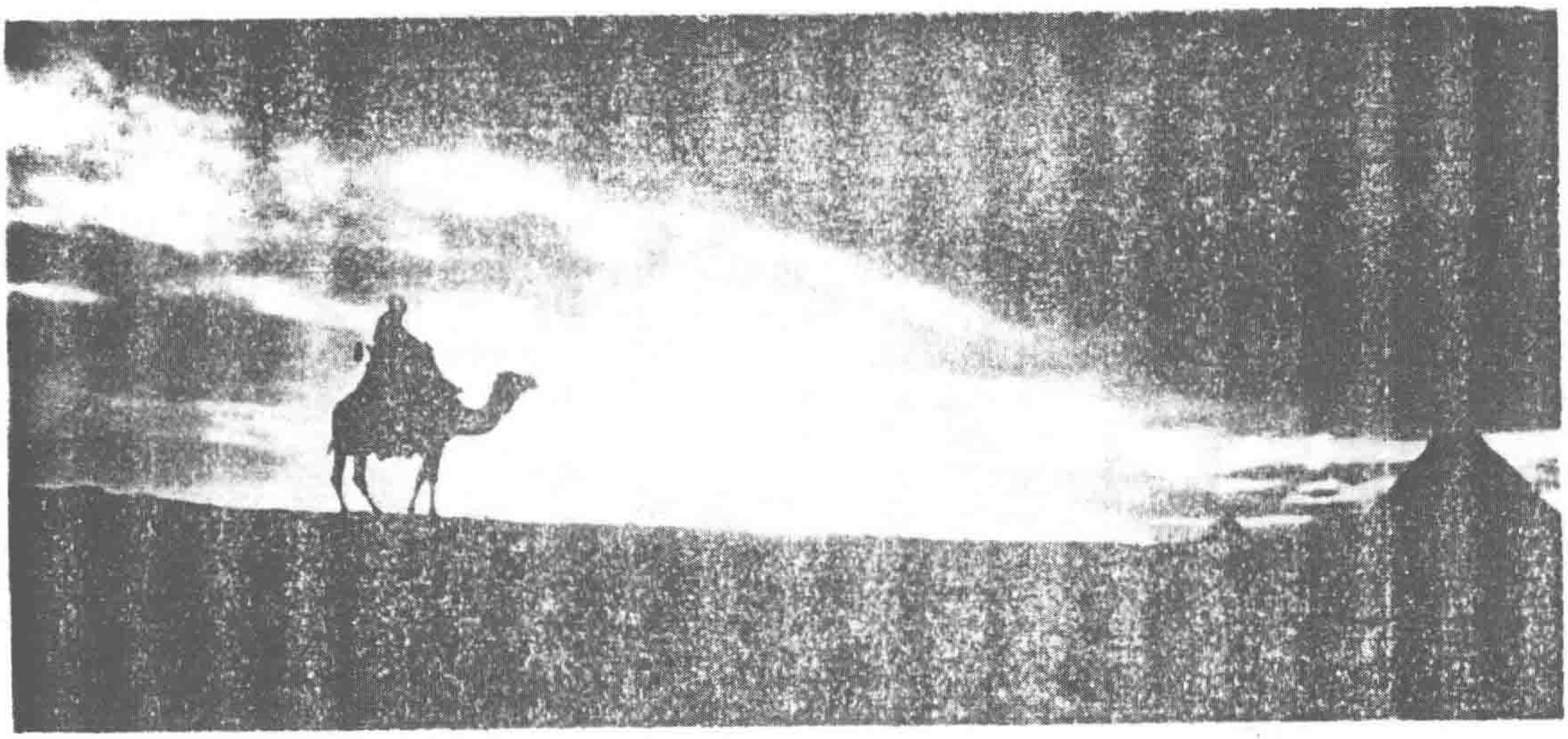
褚民誼

蘇彝士者。亞拉伯之一古城。位於紅海之極北。蘇彝士運河之西南。歐亞間水上交通所必經之輪埠也。居民三萬九千。中有歐人約八千餘。此地土著多爲摩罕謨德之信徒。回教之勢力甚偉。城內設有莊嚴之回教堂七所。商市尚稱繁盛。規模宏大之百貨商店頗多。環城四週。有湖有沼。有愛太喀山嶺蜿蜒迤邐至蘇彝士灣。以故面山環水。風景殊佳。而在運河之東岸。則爲棗之出產區。每年產額頗豐。輸出亦夥。余此次赴法。曾登岸一行。惜時爲午夜。未獲暢游。然余此次曾往開羅一游。開羅者古埃及之京城也。當船未進口之前。船主即揚示佈告。凡乘客願往開羅者。每人僅需十磅之旅費。舉一切飲食旅館往返車費皆在其中。是時頭二等乘客。願往者達二十餘人。◎詎船既入口。遊客探知游覽之時間無多。乃相率裹足。僅餘七人前往。七人中計日人一、美人二、法人三、華人一、卽余也。由一印人任嚮導兼翻譯之職。時吾等登陸已在夜分十一時。至十二時半始分乘汽車馳往。沿途所經。盡屬不毛之地。沙漠之區。黃沙滾滾。一望無際。僅有一線之路。◎足以行車。於時又在夜間。不覩天日。而飛沙拂衣。◎寒風襲人。◎至不可耐。車行沙漠中。凡四小時始達。乃下榻大陸飯莊。憩息進餐。翌晨

尼羅江濱之釣客



三一一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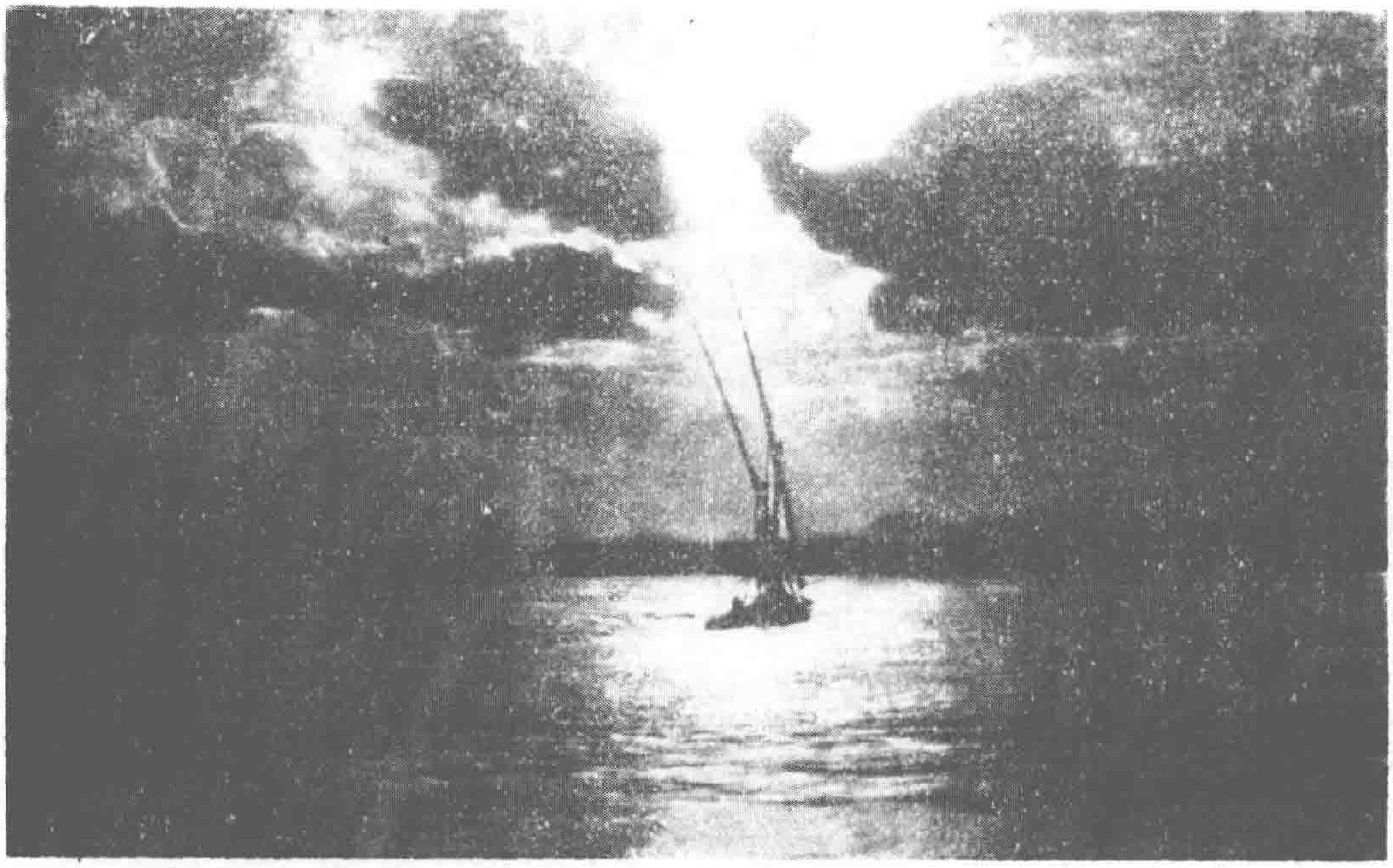
開羅沙漠中之夕陽

黎明。先驅車往遊金字塔。該塔在歷史上頗負盛名。爲埃及名勝古蹟之一。次遊覽回敎堂。敎堂建築殊巍峨。較之吾國所謂梵宇琳宮崇林禪院。有過無不及。因念佛敎發於印度。回敎興於埃及。今玆二國之人民。皆已成爲亡國之奴虜。佛也神也果有知。豈不加以福佑而爲之解脫。忍聽其受異族蹂躪哉。則所謂佛法者安在。神道者何有。乃至於今玆二國人民之迷信猶昔。此其所以爲亡國奴虜歟。可不懼哉。次登臨砲台。砲台在全境爲最高。登臨其巔。足以俯視全景。心胸爲之一曠。次參觀博物院。其中陳列石刻雕像美術圖畫甚夥。埃及古王牛登康姆墓即在其中。墓中殉葬之寶物極豐。璨爛滿目。皆無價之珍。而王之宮車及御用品尤爲美麗。最奇者。有金棺金槨三層。至今完好

開羅金字塔前之人面獸石像(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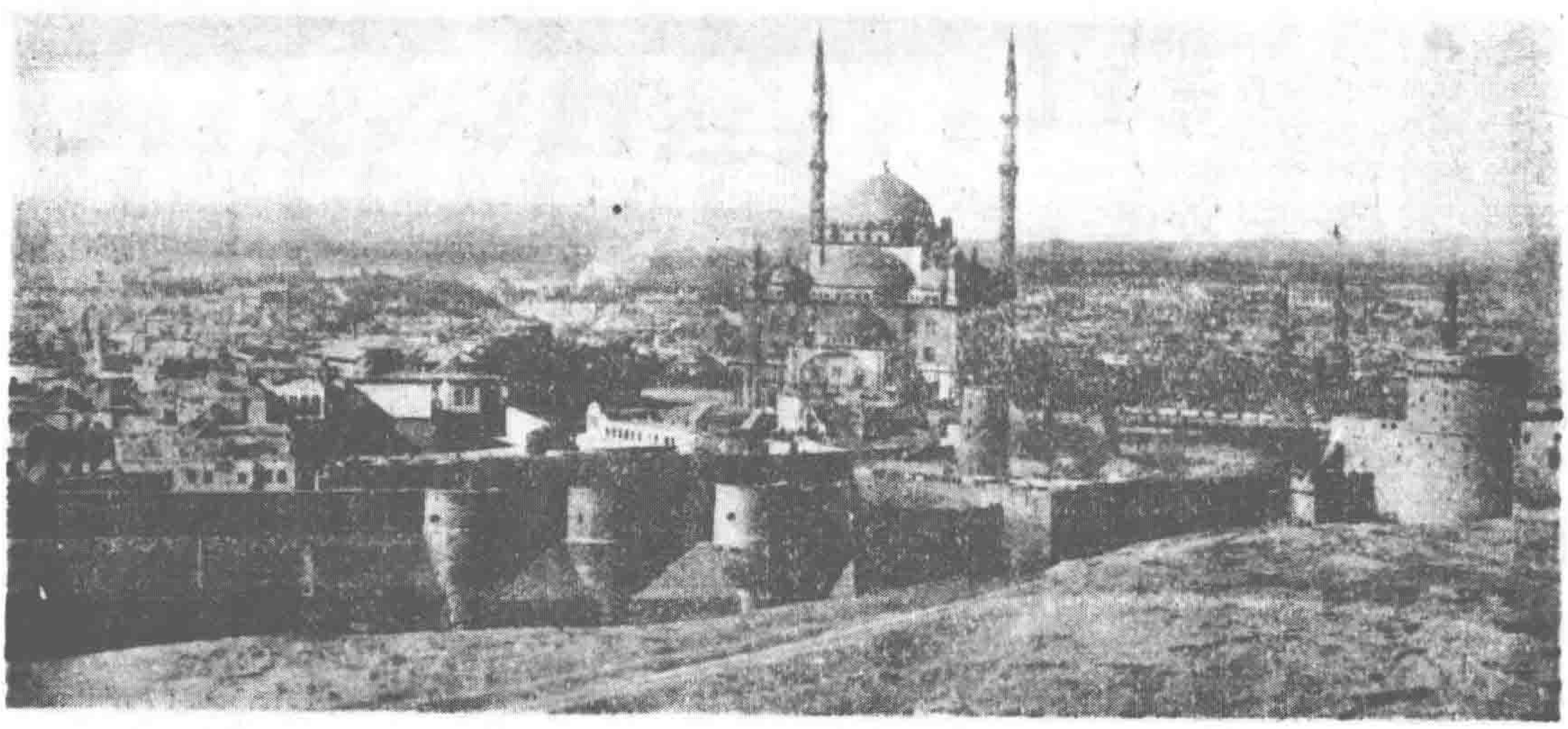


尼羅江中之風景(日落時)



如故。於此足見古帝王之權威與夫奢侈之無度。余以時間短促。未能盡量賞鑑。擬攝影留存。以資觀摩。乃此中人不許攝影。詢之知爲專利。無可强勉。又以火車於十一時卽須開駛。乃忽忽乘車至保賽。計此遊之時間總合之僅五小時耳。所謂走馬看花。恐猶不足比擬。及抵保賽。則船於夜間始開。乃深悔不於開羅多逗遛許時。以一暢遊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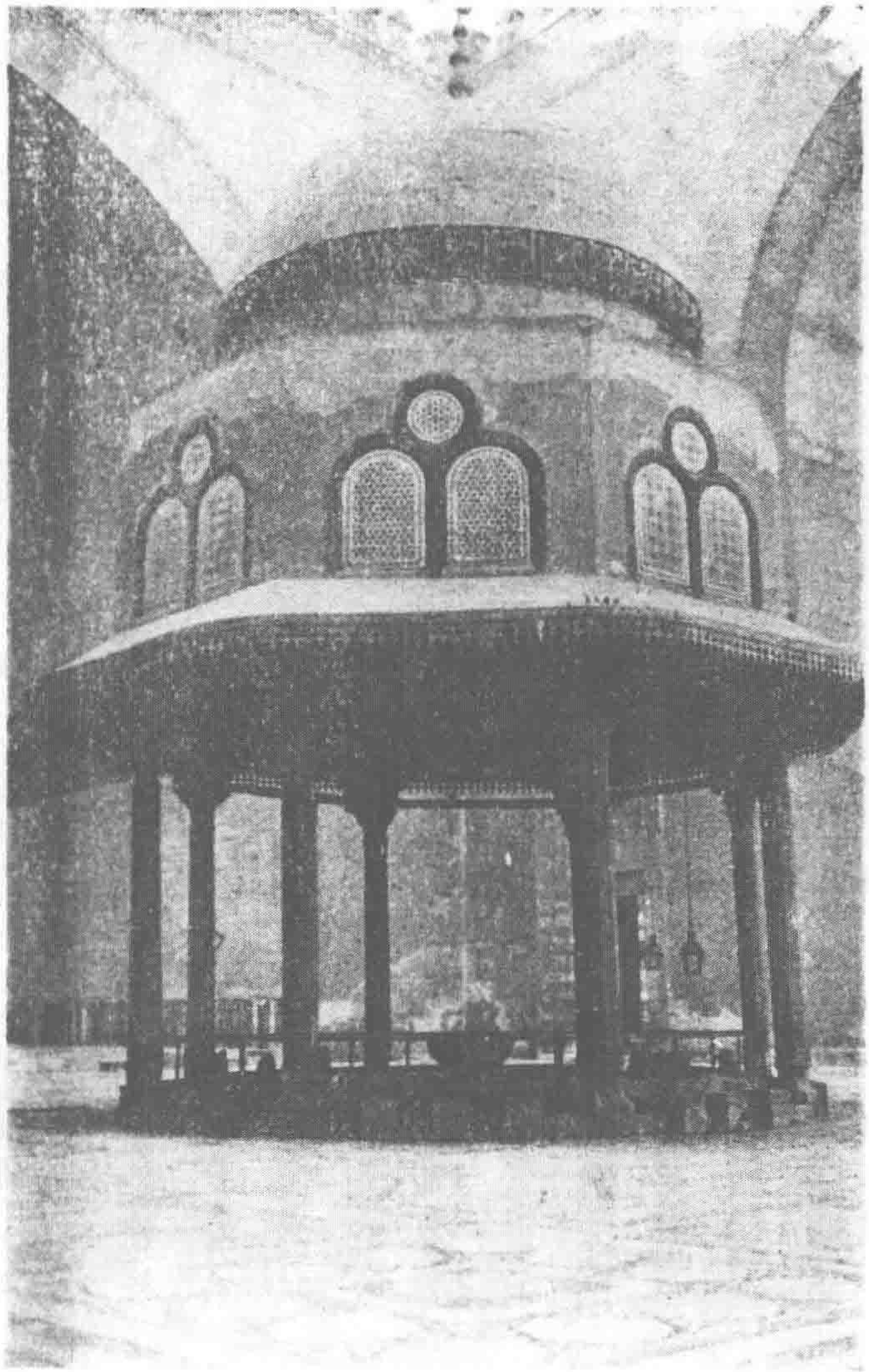
由蘇彝士經運河抵保賽。凡八十五法里。船行二十四小時。此程航行極爲遲緩。因河身狹窄。遇有來往輪船。須停駛讓渡。故濡



開羅之砲台

三一二四一

滯特甚。保賽之位置。在地中海與運河進口之間。人口僅有八萬。其中歐人佔一萬五千。船泊此埠。達七八小時之久。以須加煤油及食品。故乘客因得登岸游覽。惟此間有種衞生捐。每人須納百分之十五磅之捐（埃及幣一磅等於中國十一元）此間語言。大都通行英法語。惟物價奇昂。較之歐洲猶鉅。吾人乘輪出地中海口時。遙見有一巍峨之銅像。矗立於海堤之上者。此即建設運河之工程司斐替郎萊算甫士也。此鉅大之運河工程。乃斐氏所擘畫經營而成。其



開羅之回教堂

豐功偉績。自不可滅。吾人既經運河。復覩遺像。景仰之心。不期油然生矣。既離保賽。則已離亞洲。向歐洲與斐洲之間前進。斐洲本爲一半島。與亞洲壤地相接。昔日歐亞間水上之交通。須繞過好望角。需時數十日之久。故海行極不便利。自運河告成。斐亞間之聯絡遂中斷。而斐洲乃成爲一全島。此則人定勝天者。不獨斐亞兩洲間之形勢。因運河而變遷。即紅海與地中海。初不相通。自運河築成後。遂爲之溝通而予航行界以莫大之便利。查運河落成於一八六九年。河身廣狹不等。自六十八邁當至一百邁當。深八邁當五十。此運河各國皆有航行權。雖在軍事時期。任何一國。不得加以封鎖。

由保賽前進一千五百十海里。航行五日夜。乃至馬賽。是爲由滬至歐之第七輪埠。亦即爲法郵船由亞至歐航程之終點。而由歐開駛之起點。日本郵船亦停泊於此。由此往倫敦。經倫敦直達比國之海口與尼斯德郵船。雖於此經過而不停。停於意大利之海口其諾亞。此亦旅歐常識之一。所不可不知者。馬賽乃法國之第二都市。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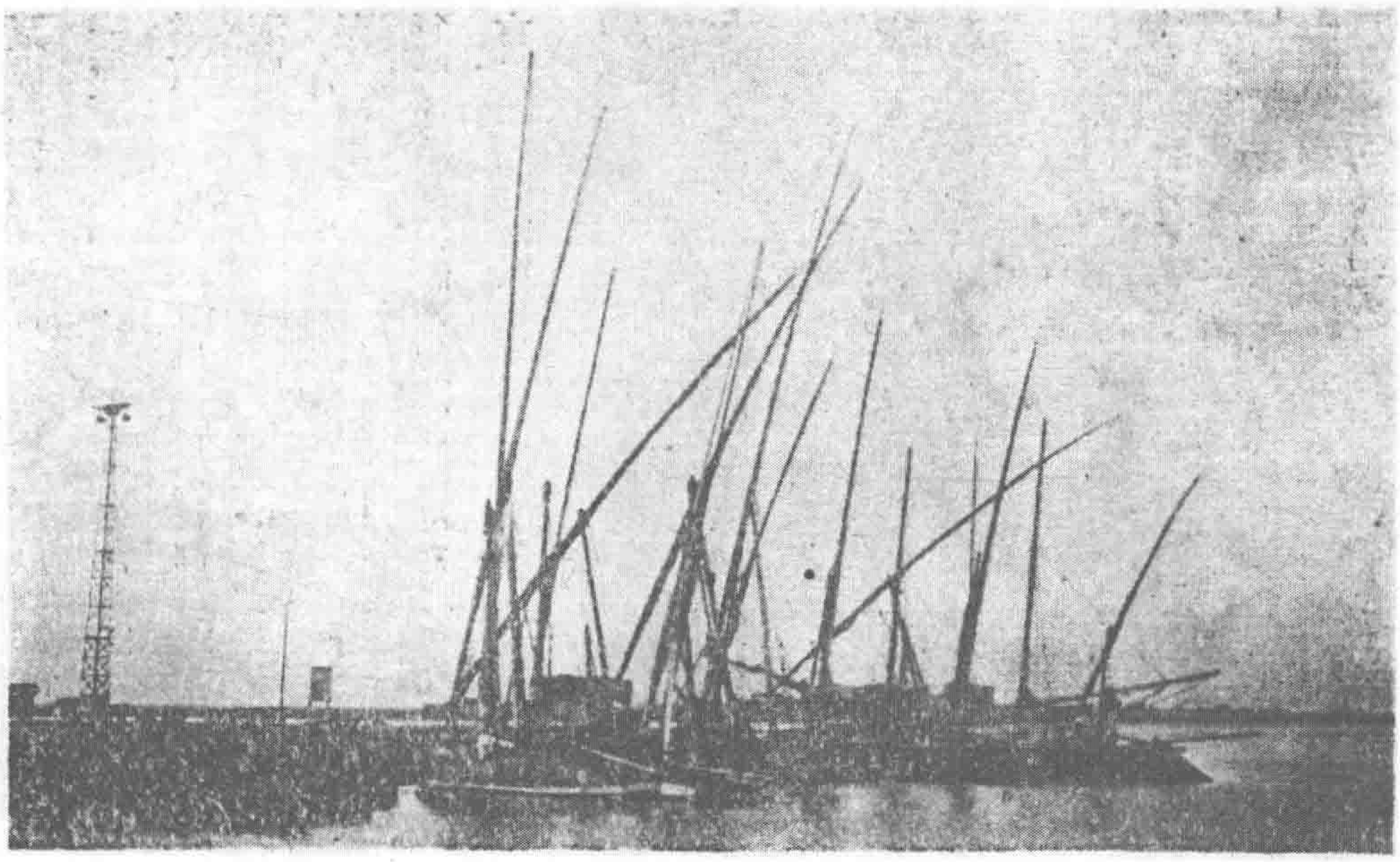
口約七十五萬。不惟為工商業之中心。亦歐人士逭暑之勝地。雖盛夏炎天而海風習習。涼爽宜人。且以濱海故。施行海水浴。尤為便利。一至夏令。歐人士多趨之若鶩。惟商業既繁盛。則塵囂不免。尤以其為貿易之口岸。進出口貨物之裝卸起運。至為雜沓。故街市未能清潔。居此者意大利西班牙人獨多。建築頗宏敞。崇樓傑閣。彌望皆是。最負盛名者為琅巷宮博物院。即在其中。一千九百二十一年。曾舉行一次大賽會。做造安南昂高古宮之形式。建築一座較小之昂高古宮。余曾有志於往遊昂高而未遂。此次賽會入內參觀。獲見此種建築。覺其魏峨美麗。與真者無殊。因念真昂高之古宮。其偉大可知。當為世界有數之工程。余雖未克親往一遊。然獲覩此種建築。亦足一償宿願焉。



開羅城內之街市

余雖未在馬賽久居。而至馬賽之次數。則已不可勝數。蓋不獨四度歐遊。來往必經其地。凡國內之故舊交遊往歐留學或旅行者。余必躬往迎迓。親自招待。即勤工儉學生之赴法求學者。每次恆有數十人。而余亦必親往接待。躬任指導之責。以故往來既頻。對其風土人情。較為諳習。其地以居於海濱。故出產以海味為大宗。烹調亦頗可口。最著名之菜餚。名步亞倍斯。以龍蝦、蛤蜊、魚盤等數種水產滙合而成。加以香料。故味極鮮美。余曾數度嘗試。信筆至此。猶覺津津於口齒間也。馬賽居民喜吹法螺。其地有一繁盛之街市。名家呣比愛街。馬賽各繁盛之區。固無出其右。馬賽人乃自誇曰。『如巴黎亦有家呣比愛街者。巴黎亦將成為小馬賽矣』。其竟直視巴黎猶不及馬賽。謂非吹法螺而何。余居嘗以客觀的眼光。研究法人之性情。覺法國南部之人民大都性情愉快。惟發言極多。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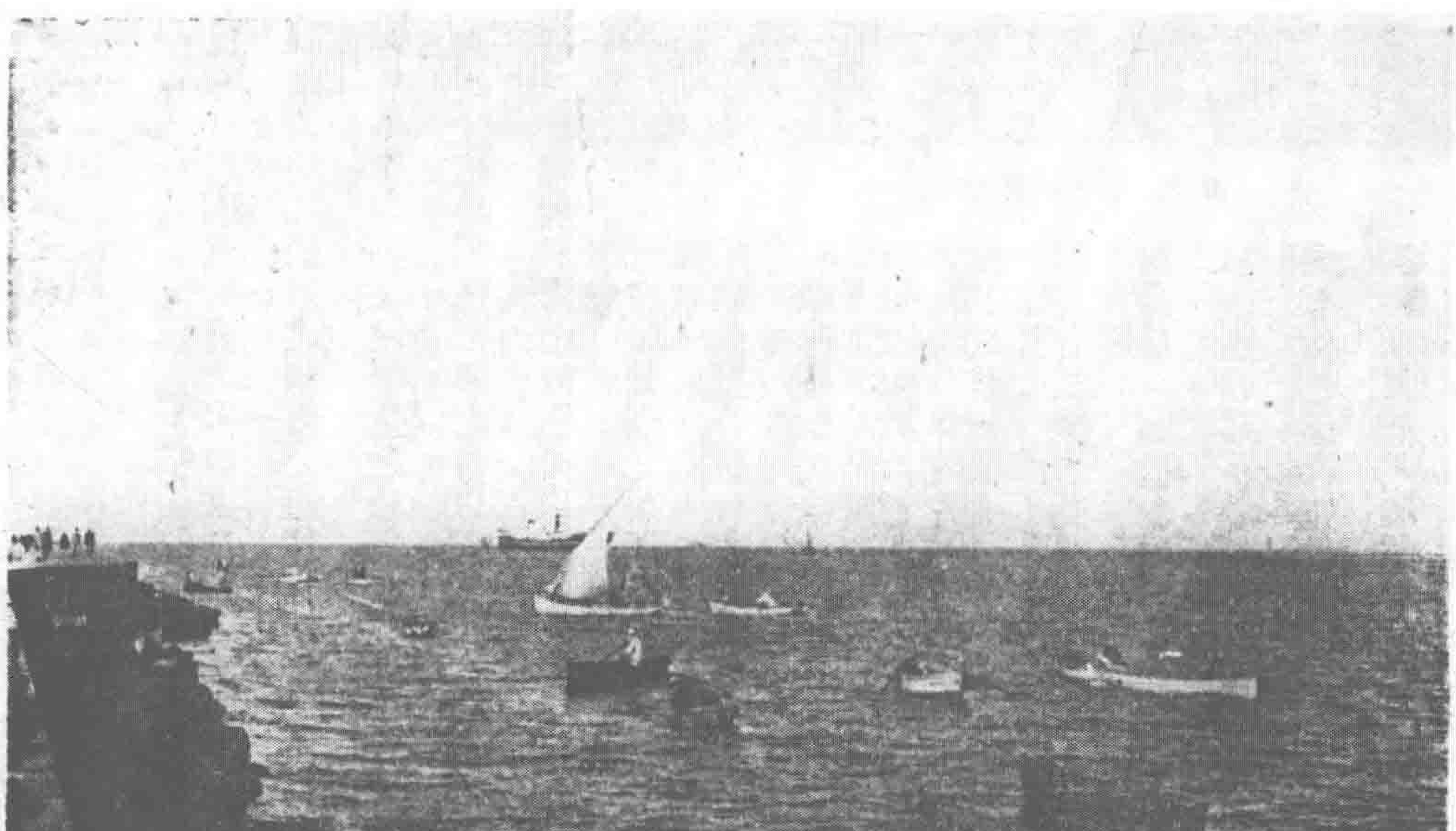
三一二四三



蘇彝士運河中埃及之小舟

語多不檢。以是每吹法螺而不自覺。貽笑大方而猶鳴得意。間嘗加以探討。覺各國人種之不同。因之其人民之風俗性情亦異。此雖關係於氣候者極大。而飲食亦為其主要原因之一，如法人喜飲葡萄酒。德人則喜飲啤酒。此兩種酒即足代表兩民族間之性情。一則活潑愉快。一則堅毅果敢。然推究厥因。蓋酒之為物。足以移易人之性情也。假

保賽海面



三—二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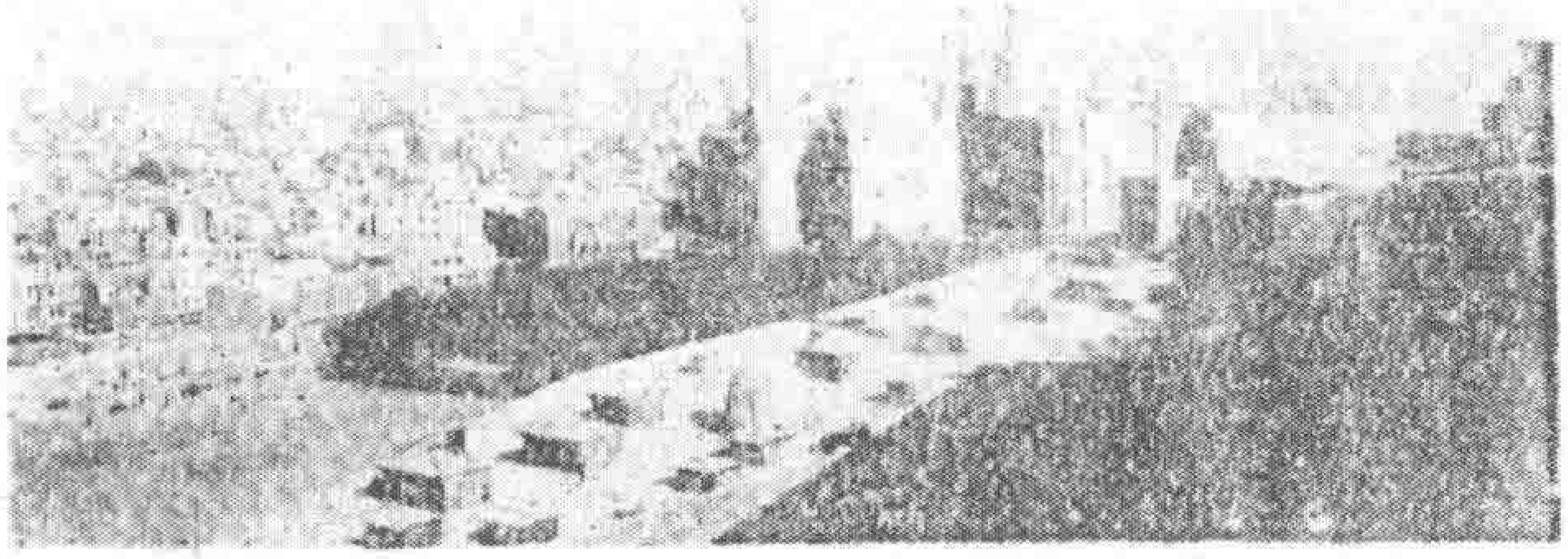
令德人飲葡萄。而使法人飲啤酒。則侵染既深。其性情亦必因之變異。即以吾國而論。南北兩部人民之性情。即顯然各殊。此雖因兩地之天氣有異。而飲食實極端不同。如北人喜食麥與膏粱。南人則惟米是食。北人菜蔬必佐之以葱蒜。南人則避之若浼。即烹調之法。亦彼此各殊。此所以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而吳越為文物薈萃之區歟。是故飲食與人生有莫大之影響。即就肉食與蔬食者言。其內體所獲之營養。絕對不同。專事肉食或專事蔬食者。皆各有其弊。所貴折衷至當。調和均勻。肉食而佐以蔬餚。於人身之營養為最有益。至於飲水。則尤宜愼重。不潔或不沸之水。易致疾病。固夫人所知。而山泉之水。或河井之水。其中含有礦物質者。亦能變易人體質。故講究衛生。飲水須經過化驗。後確為無害於健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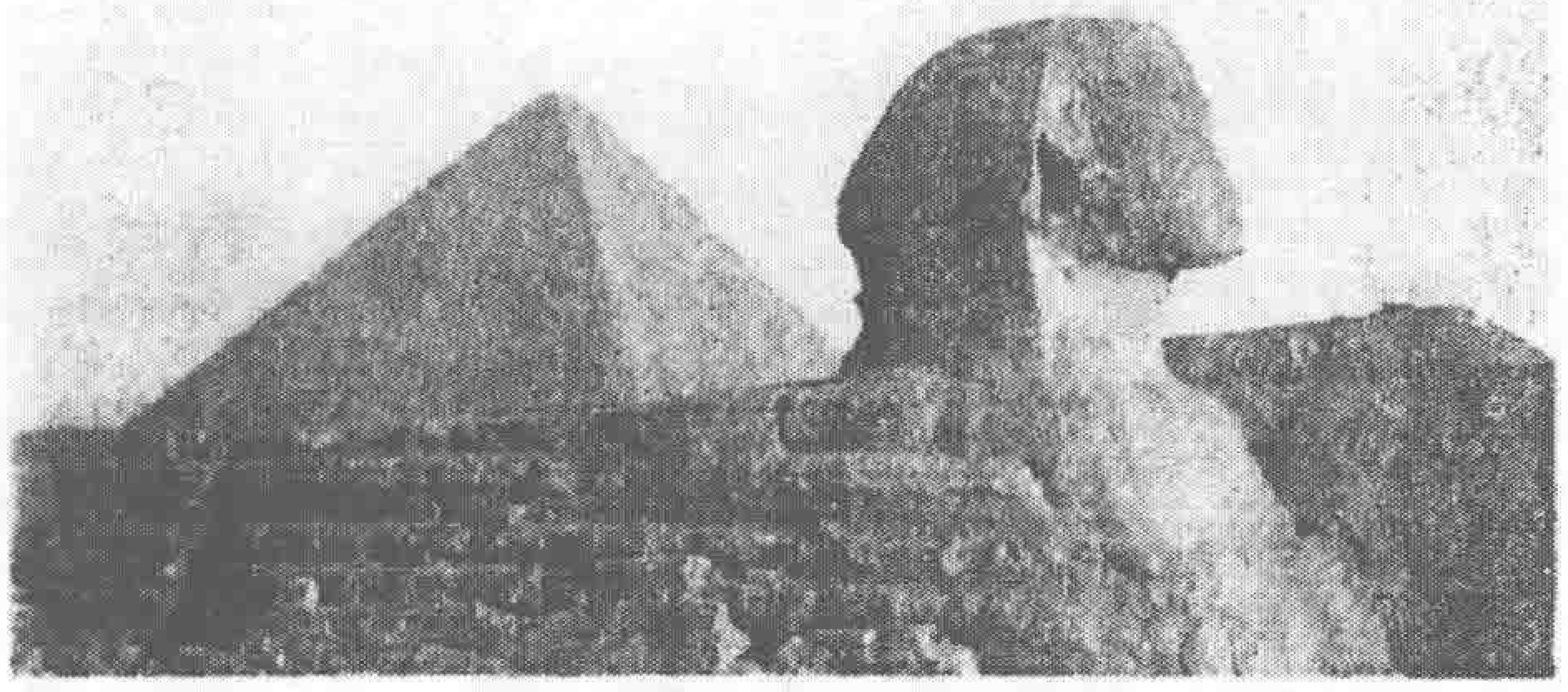


斐替耶萊算甫士銅像之遠影

始能取作飲料。至法人所以喜飲葡萄酒者。因其國之南方出產葡萄甚豐。供過於求。平均每人每日至少可飲葡萄酒一瓶。吾人旅行彼邦。乘火車或公共汽車時。與彼邦人士接近。雖農夫工友。亦多酷嗜杯中物。每發出一種酒味。直刺鼻官。令人不耐。此與吾國北方人士喜食葱蒜。每於其口腔內發出一種臭味。令人作惡者。同一可憎。以言飲食之氣味。蓋不獨葱酒如是。即專食羊豕或牛肉者。積之攸久。亦各有其氣味。皆非衛生之道。故余主張日常食品。必須加以調換。不可專食一種。不徒快口胃增食慾也。良以其各種之食品。皆有其營養之特質。專食一種。則所獲之營養有限。時加調換。則能各得其營養於人身各部所需之質量。庶無缺乏之虞耳。

法國教育。係採用大學制。馬賽有理科大學。醫學專門各一所。辦理頗好。設備亦佳。醫學專門。將改為醫科大學。已見明令。惟限於經費。尚未實行。醫科大學中並附設醫院一所。規模設備。均極完善。馬賽之工商業亦頗發達。有油廠、羊皮廠、肥料廠、製糖廠、玻璃廠、鹽廠、造船廠等。規模皆極宏大。出品異常豐富。蓋自蘇彝士運河鑿通以還。此地遂一躍而為重要口岸。成為遠東近東交通之樞紐。各國郵船停泊之港口。商人雲集之地。貿易互市之場。進出口之貨物。至為繁夥。此地去巴黎尚有八百六十三法里。火車十三小時可達。在昔往巴黎之車費。頭等僅六七十方。今則增至三百餘方矣。


砲台下之開羅全景


金字塔與人面獸石像（側面）


開羅金字塔（記者騎駱駝時所攝）

世界第五隧道

泰理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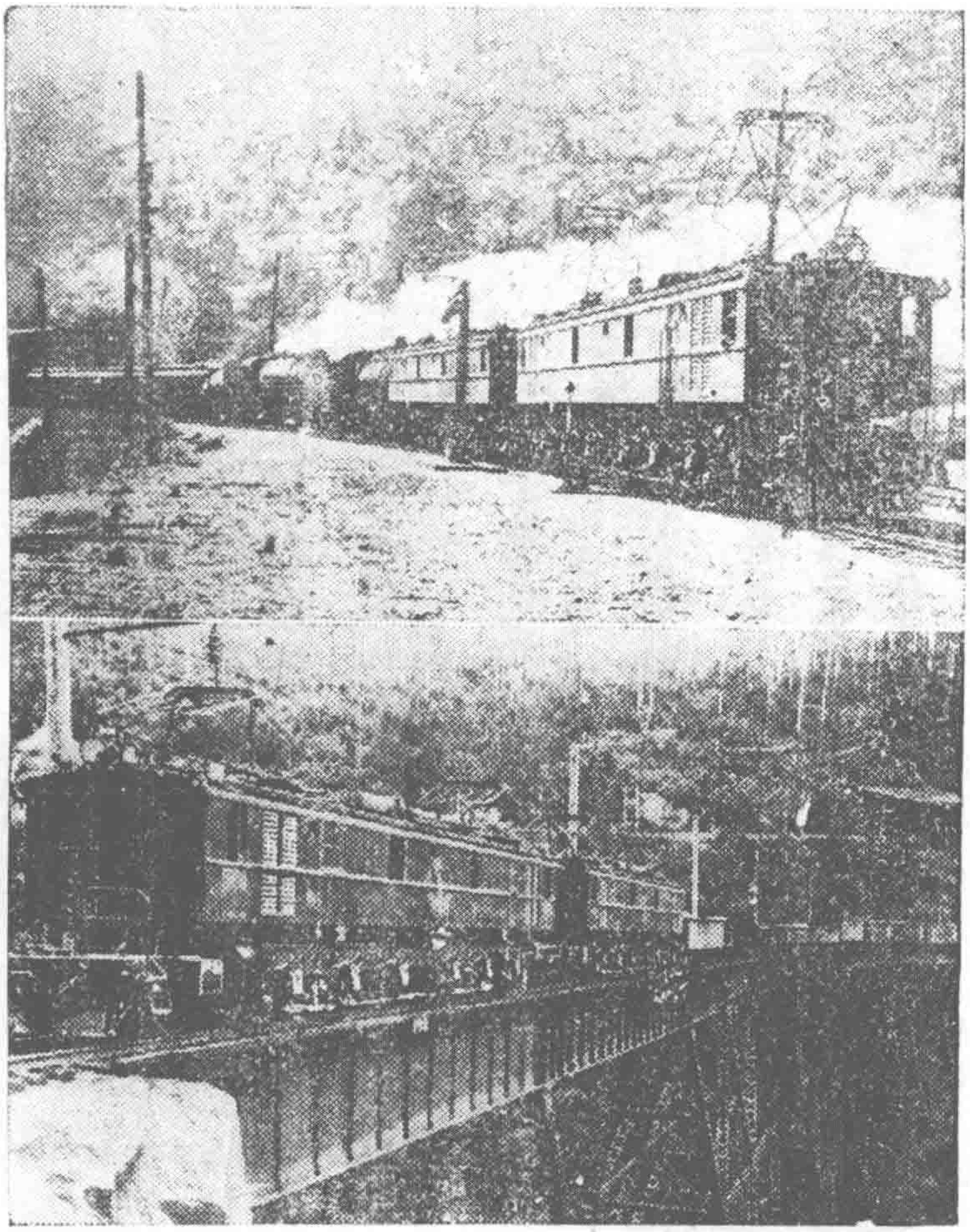
美國大北鐵路公司之新建設

自鐵路興而崇山峻嶺。不復爲陸地交通之阻。然而挽重登高度嶺越澗。冬患雪阻。夏有水虞。仍險巇以多艱。旅行者不無戒心。於是鑿山通徑。而隧道以起。考今日世界著名鐵路隧道。當以德意兩國間之塞尼山隧 Mt. Cenis 開鑿最早。經始於一八五七年八月。歷四年而告成。長七·九七哩。然猶未能爲最長之隧。蓋今世界第一長隧實推意瑞兩國間之新普倫道 Simplon。綿亘一二·四哩。開鑿七年有半。其次則爲聖哥忒德隧道 St. Gothard。爲羅樞堡隧道 Loetschberg。一長九·二六哩。一長九哩。亦俱在意瑞邊境。第四卽爲塞尼山隧道。顧此四大隧道。皆在東半球之阿爾匹斯山脊 Alps Mountains。若西半球之新世界。則以美國大北鐵路公司 The Great Northern Railway 重鑿之新喀斯喀德隧道 New Cascade 爲最長。實爲世界第五大隧道。其隧位於美國西北部華盛頓州 Washington 喀斯喀德山麓 Cascade Mountains。長七·九七哩。興工三載。纔於今歲一月中旬落成。此外又有美國克洛拉度州 Colorado 之靡發德隧道 Moffatt。亦於去年二月鑿成。以僅長六·一一哩。當退居世界第六位也。

美國西境落機山脉 The Rocky Mountains。蟠亘鬱結。重岡複嶺。亘石嵯峨。向爲東西海濱交通大障。其支脉喀斯喀德。迫近西北海濱。嶄岩削壁。尤稱陡絕。而自西雅圖 Seattle 東達芝加哥 Chicago 之大北鐵路。適貫其間。當一九〇八年。工程師史蒂文斯 Mr. Stevens 爲大北公司測量路線。又選定峻峭狹隘之山脊。蓋取其無層巒疊嶂之爲梗。俾日後業務發達。可開徑穿隧。有改良路線之餘地。而今日重鑿之世界第五長隧。當時固早已在史氏意計中矣。其目光之遠大。誠非他人所可企及。然卒以山勢過峻。非僅蜿蜒其軌。所可挽重而度越也。故一八九三年路軌初成。盤旋八周。始克度嶺。後四年。乃籌闢長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三呎之隧道。經營三載有餘。於一九〇〇年告成。於是紓迴十一哩餘之山脊路軌。始克廢棄。然隧道之高。猶達三千三百八十三呎。火車上下峻阪。仍多盤旋曲折。非臨時附加機車推挽。不克登降。是不特耗時而糜費。且以高處多寒。隆冬冰雪封道。沿線須蓋蔽雪棚幕。綿亘六哩。費猶不貲。公司行旅兩感不便。又十餘年後。西美日臻繁盛。公司業務發展。乃興改建之議。延至一九二五年感謝節。始克實行重鑿。而今日延長八哩弱之新喀斯喀德大隧道。遂以產生。

按新隧道之測量。尙經始於一九一六年與一九一七年間。最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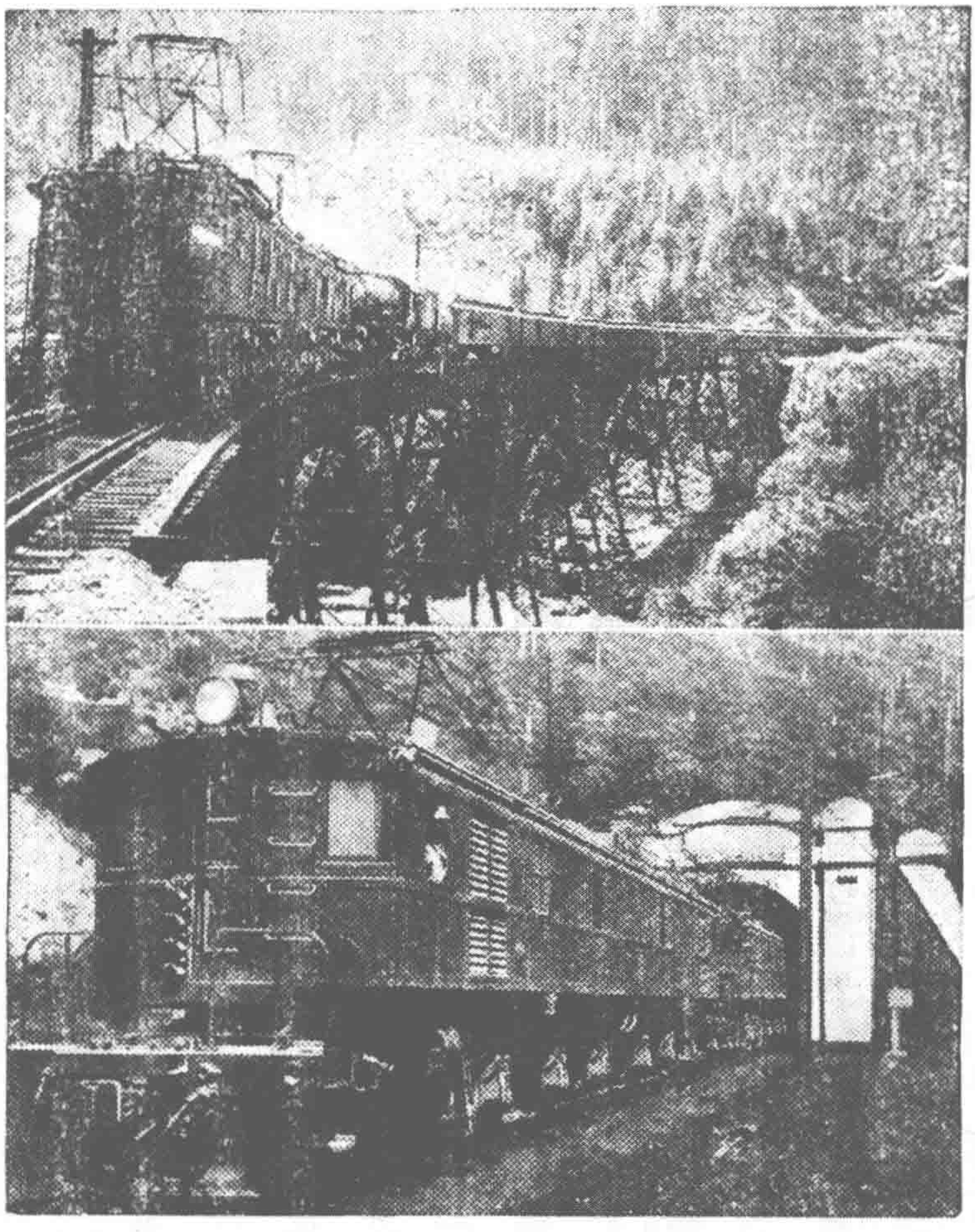
預定十線。幾經勘測。擇定四道。最長者十七又四分之一哩。最短者六哩。會值美國參加歐戰。金融緊迫。計議中輟。迨一九二一年始復進行。又經幾番設計。至一九二五年夏。史蒂文斯親自覆勘。遂定今線。自喀斯喀德東麓之百恩站 Berne 西一哩半起。至西麓背納克站 Scenic 東二哩止。直貫山脊。實長四萬一千一百五十二呎。隧勢微向西傾。東隧口約高於西隧口六百三十四呎。其傾斜度爲百分之一•五六五。隧中寬十六呎。高二十呎十吋。純用鋼骨水泥構成。穹頂厚二呎餘。壁厚一呎。視歐洲四大隧道之全用石造。摩發德隧道之以木架者。又開建築界之新生面。其隧東距文那溪鎮 Wenatchee 五十一哩。西距西雅圖市 Seattle 九十七哩。高度東口出水面二千八百八十一呎。西口出水面二千二百四十七呎。視原有隧道又低五百〇一呎。縮短路線七•六五哩。比最初山脊路軌共低一千一百七十九呎。縮短路線十八哩。從此隧冬不虞雪封。蔽雪之棚。鏟雪之車。俱可撤廢。而旅客亦無復苦高處之不勝寒矣。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遂由董事會通過。與聖保羅城 St. Paul 之古斯里公司 A. Guthrie & Compang. Inc.,訂約承造。限期三年工竣。



全列車現由電動機車拖引駛過八十五哩之喀斯喀德山坡及隧道完全不用汽力

夫以綿亘四萬餘呎之長隧。深入花綱岩間。欲於三年完成。自非尋常兩端施工法所可蕆事。總工程師台維斯 Mr J. R. W. Davis 副工程師米亞士 Colonel Frederick Mears 等。別建奇策。以隧道之上當東

隧口之西二•四一哩處。適有深台米爾溪 Mill Creek 縈洄其間。遂穿坑井深六百二十二呎，直達預定隧道之底。以便與東西兩隧口。分途施工。卽萬一山水漫隧，仍可有兩道仰鑿不廢工程之中阻。及坑井既成。更自井底至西隧口。傍正隧南五十二呎半。加鑿臨時副隧一道。高八呎，寬九呎。長五哩有半，以利工作。自是副隧每成千餘呎。輒穿支洞。直達正隧預定路線。增益施工之所。而工事進行時。凡運輸工人。餽送給養。搬除碎石。抽取積水。以及輸送空氣電流等。亦胥由副隧。俾正隧工作可以一意開鑿。兼程趕進。不復爲他務障碍。所以副隧之鑿。工費雖增。而於工事之猛晉。裨益不淺，試考聖哥成德隧道之工程。歷時九年。新普倫隧道歷時七年半。羅楅偎隧道歷時六年半。卽同時開鑿距離較短之摩發德隧道。亦歷四年有半。而此隧獨能以三年告成。開建築史未有之新紀元者。未嘗不可謂非副隧之賜也。至正隧之開鑿。一以中心先進法爲主。先以鑽機穿孔若干。炸成小洞。隨卽四面施工。擴大至規定尺度。卽敷設路軌。鋪築水泥。安置電線。而工事以畢。所以至去年十月全隧鑿通之日。水泥隧壁已成六哩半。鑿成之隧。又增一哩。敷設電線。亦已五哩。迨本年一月中旬全隧告成。計共運出土石八十七萬五千方碼。施用水泥二十六萬四千方碼。每日雇工多至一千七百九十三名。工料所費達美金一千四百萬元工程之浩大。可以想見。至當時隧內施工情形。則



大北鐵路公司新鑿之新喀斯喀德隧道長八哩弱比舊隧低五〇二呎縮短路線八哩自此隧告成現由文那溪站至斯開古密墟站間八十五哩悉用電動機車拖駛列車

有某君去夏視察隧工記一文。可窺一班。茲節譯於下。

余輩此際已入喀斯喀德山脊之下。陽光隱蔽。隧暗如墨。電燈寥落。力不足以敵黑暗之神。遂覺沉昏無光。反不若車前鐵軌。爲車燈映照。光芒閃爍之常射眼簾也。兩旁巨石崚嶒。時在支木間。若猛獸張牙。作噬人狀。忽覩紅綠燈光。詔示路軌無阻。吾車遂向昏暗中銳進。遇運石車無數。皆停支軌以待。途中舉目周瞻。則通風之管。如長蟒懸空。綿亙不絕。一旁鋼管駢列。或饋清水。或輸高壓空氣。一旁溝水潺潺。流出隧外。更有電話電力之線。饋電於鋼鑿鋼鏇鋼錐水泥等機。在已往三十月間。與原岩相搏戰。偶或軌道浸水。車輪所過。汚水四濺。又或車頂拖鈴激躍。則燦爛電華隨之而生。車行所過。時逢山水自石隙滲注。則又如四月中之時雨驟降。吾輩幸履長靴。披雨衣。得不爲所濕。沿途屢經工程站。安置壓氣機電流變唧器及通風唧筒等。更有數處設備之周。幾若小機器廠。此皆臨時修築之副隧景象。爲千百工人交通孔道。而工料運輸之所由徑也。既而車循支洞至於正隧。則工事方殷。機聲隆隆。震耳欲聾。若集無數引擎於一室。空氣中充滿濕氣。電燈映射。如罩黃霧。乃循隧至於鑽車之旁。則鑽機四架。正穿堅石。有工人八九。以司節制。每機可鑽二三十孔。約歷四小時頃。孔深十呎至十四呎。石質已充分鬆裂。鑽車引退。即有炸藥隊工人實藥於孔。燃以電流。訇然一聲。巨石崩壞。立成十呎至十五呎之巨穴。時余輩退避支洞。猶覺大聲震盪。耳鼓爲聾。空氣激越。石屑飛舞。其勢之猛。可以想見。少頃火藥之氣稍洩。即有錐車前進。運錐擊餘石。且出鋼爪。搜羅碎石。納諸石車。運出隧外。於是鑽車復進。工作如前。而擴大隊工人。亦就已成穴內。或鑿或炸或鏇。除石片。四面擴大。此即所謂中心先進法者是也。隧中凡所工作。多藉機械。工人不過執管理之役。此所以開鑿四萬餘呎之鉅隧。而所雇人夫。最多時不過一千七百餘人。其鏇機用壓迫空氣爲原動力。巨爪四張。力猛如虎。掃石入機。絲毫不假人力。運用尤稱巧妙。迨石片清除。隨敷鐵軌。繼以水泥隊。構造隧壁。其鐵蓬巨車設備周密。恍若一水泥工廠。並利用氣壓注泥穹頂。迨型木卸除。即已堅緻光滑。毋庸修飾。最後殿以電線隊。而工事之手續告終。余輩參觀既周。循副隧至於米爾溪坑井。井在副隧盡處。深六百餘呎。區爲三道。凡工程所需如龐大之鏇機錐機鑽機電動機運石車抽水機等。悉由此入。而數千噸石片。亦由此出。爲其司運輸之役者。則升降機也。余輩登機出坑。略事瀏覽。復返正隧。由二哩半已成之道。而竟此地中之游焉。

大北公司既已改鑿隧道。遂將最險峻之喀斯喀德山東麓。變更路線。填漢壍谷。鑿山開徑。重敷軌道二十哩。務求坦直。以利行車。新

線自文那溪鎮西北十九哩之伯沙斯丁 Peshastin 起。取道穹斯的克谷 Chumtick Valley 台特好斯谿 Dead Horse Canyon 至溫敦站 Winten 附近。與舊線相合。復裁灣取直。塡築路基。更十六哩而達新隧之東口。中間三穿巨岩。各成小隧。一長二千六百〇一呎。一長八百呎。一長三千九百六十呎。又架三百六十呎之鐵橋。以渡文那溪。其軌道多坦直而甚少灣曲。最大傾斜度不過百分之一・六。視舊線減少曲折四十八處。且沿途陵谷起伏。林木茂美。風物之勝。允稱冠絕。即際隆冬。亦無復有雪棚之蔽目。（舊線有雪棚一哩半）固不僅車行之平坦舒適已也。此線亦由古斯里公司承修。自一九二七年七月興工。在去年十月告成。歷時十有五月。移土石一百六十一萬方碼。工費美金五百萬元。亦可見工程之艱鉅矣。

尋常隧道長不過數千呎。火車行駛十數分鐘間。尙不甚感煤烟之困人。若萬呎以外之長隧。空氣流通。本極困難。設更加以機車煤烟之惡臭。則隧道之內。空氣溷濁。不特足以取憎行旅。抑亦有妨於衞生。所以大北公司初建隧道後。自一九〇九年起。即用電動機車。挽曳列車過隧。顧其初僅往返於泰藹站 Tye 與隧道站 The Cascade Tunnel Station 間。爲程不過四哩。迨前年三月。以電車挽重行速。功效顯著。始推廣至斯開古密墟站 Skykomish 共長二十餘哩。並試用新式馬達發電機車。其車構造。與普通電車不同。車中設有變壓器馬達發電機及挽車馬達。能並用交流直流之電。兼收二者之利。自公司文那溪水電廠以三萬三千弗打之高壓交流電輸送車站。改爲一萬一千弗打。導入機車。於是由變壓器變成低壓。迴轉發電機。發生低壓直流電。以運轉挽車馬達。推輪上駛。蓋交流電能利用高壓。減少遠道輸送之消耗。直流電馬達。便於車輛之停開。俱所以求使用之經濟也。且其車更有一特優之點。即當車身下趨之時。另有機件。可以發生電流。還饋電廠。其設計之巧妙。可謂莫與倫比。而公司現備機車。復有單雙之別。單式機車。大抵用以挽曳客車。爲通用電氣公司 The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所造。每車備大號機器一副。馬力三千匹。能挽重一千噸。向百分之二・二傾斜度上駛。雙聯機車。原用以挽曳貨車。爲美電公司製造 The Westinghouse Electric & Manufacturing Company。每車備同式機器兩副。可合用。亦可分用。馬力共七千匹。能挽重一千四百噸。向百分之二・二傾斜度上駛。兩車最快速度。每小時俱達四十五哩。而管理之便利。使用之經濟。猶其餘事。故公司近又添備數輛。自新隧道通車之日起。將文那溪站至斯開古密墟站間七十五哩山徑。全駛電動機車。藉省沿途加添輔助機車之滯延。與增加煤水之耗時而糜費。

考大北公司此次三大改良。開鑿新隧。變更路線。添購電動機車。

實爲近十六年來最大築設。共投資金六千五百萬元。其設備費之浩大。誠可驚異。然其每歲所能樽節。亦復可觀。卽就新隧通車後所省六哩之雪棚十五哩半之剷雪經費每歲已不下六十萬金元。而改敷路線所省一哩半之雪棚。尙不在內。且自此路線徑直。斜度大減。踰嶺越澗。無復有增加機車之需。客車行程。可以減省一小時。貨車行程。可以減省三小時。是固不僅樽節營業開支。其所以平除險阻。便利交通。增進運輸效能。嘉惠人羣。厥功尤爲偉大。所以去年五月一日舉行副隧鑿通典禮時。美總統柯立芝親爲燃放炸藥。並於四月二十五日函覆公司總董勃特 Mr. Ralph Budd 略謂自來凡所以利便交通嘉惠行旅之舉。胥足示文化進步。誠爲不朽之偉業。矧此喀斯喀德新隧道。實爲西半球第一長隧。關係之鉅。不僅在一邑一公司之間。全國農工商業。咸蒙其利。用是樂爲參預建築工程。謹當於五月一日親燃炸藥。掃除副隧交通之障礙云云。由此觀之。亦可見此世界第五隧道之價値矣。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東萊銀行廣告

本銀行收足資本國幣三百萬元 在財政農商兩部註册立案 專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設總行於天津分行上海大連等處 其他繁盛大埠均有特約代理機關 上海分行自設倉庫在公共租界南蘇州河四十號專爲客商堆貨棧單可在本行押借款項 兼辦（活期）（定期）儲蓄存欵 手續簡便利息從優並出租純鋼保管箱均有詳章如蒙索閱當卽寄奉

總管理處 天津總行 天津法租界 電報掛號 二二二九 五四九〇 電話南局 二八九五 四七〇 七六六二 二九八五

分行 上海 公共租界河南路天津路轉角五〇七號 電報掛號五四九〇 電話中央四二六九 一七七四 四三九三 倉庫 電話中央六一一九二 營業時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三十分 星期休息

大連 監部通 電報掛號 四七六六 電話五八三七

上海農商銀行廣告

本銀行資本總額國幣一千萬元先收五百萬元歷年公積金二十萬零五千八百餘元專營商業銀行各種存放欵項抵押貼現押滙滙兌等業務如蒙 賜顧無不克己總分行地點列後

總管理處 北平打磨廠
北平分行 北平打磨廠
天津分行 天津法租界中街
漢口分行 漢口一碼頭
上海分行 上海天津路
電話 中央六七六三六七六二

新華商業儲蓄銀行
（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資本金 洋五百萬元
公積金 洋九十萬元
辦理各種存欵放欵
國理滙欵押滙貼現
買賣有價證券兼營
儲蓄銀行一切業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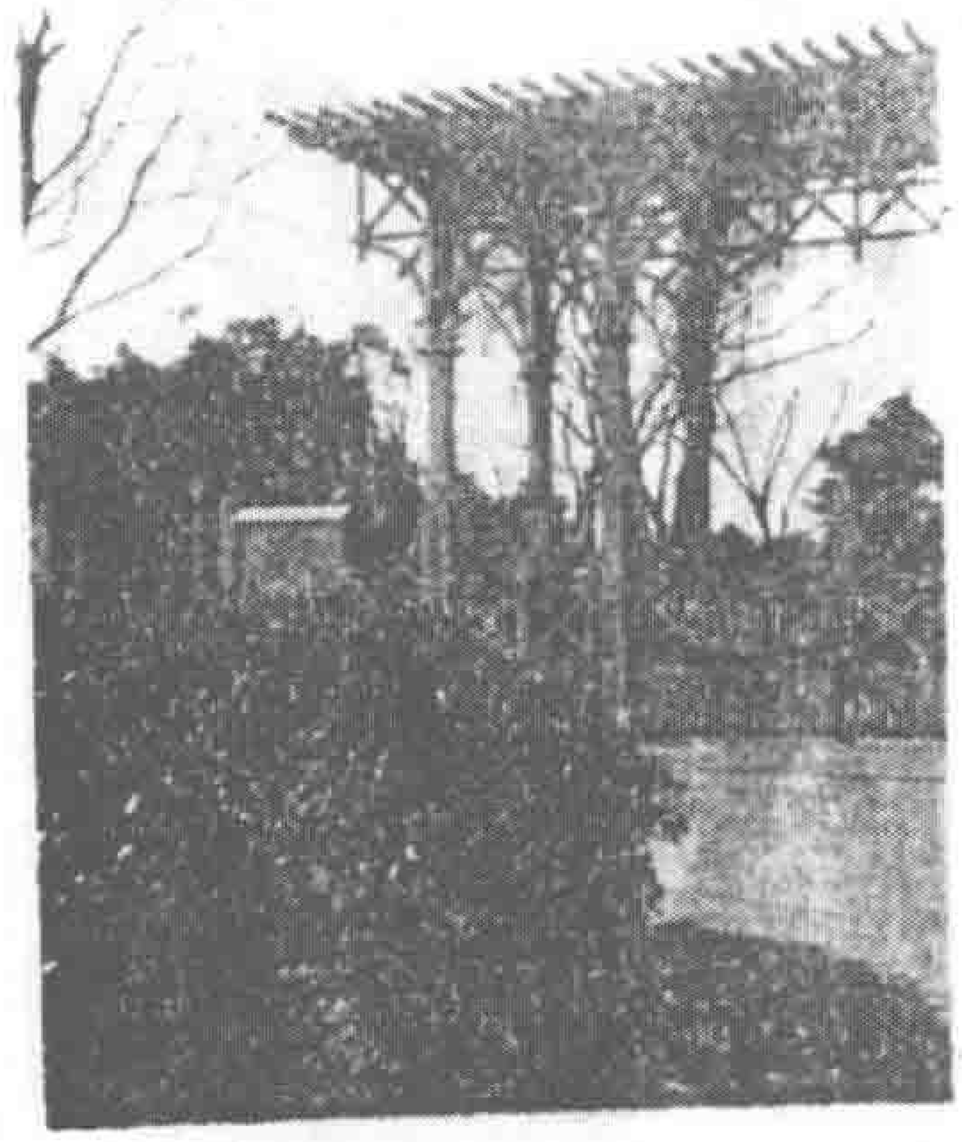
總行 北平 分行 上海 天津
上海分行 江西路五十一號
電話 中央 六〇七四六七

上海之園林【三】

趙君豪

法國公園

租界道途之整潔。建築之雅麗。論者必首推霞飛路。自華龍路以西。道旁樹木參差掩映。私人園林。相望皆是。近數年來。霞飛路西段尤多新式建築。於華麗之中。寓雅樸之意。而房屋之格局佈置。尤富於藝術意味。其沿馬路中者。多爲商肆。玻窗所陳。羅羅清疏。尤能引人入勝。每當薄暮。徘徊瞻眺於途者。所在多有。故卜居於法租界者。多愛其風物之美。休沐餘暇。即散步道途。已足令人得游觀之樂矣。實則捨此而外。法國公園之美妙。尤有不能已於言者。



辣斐德路旁之園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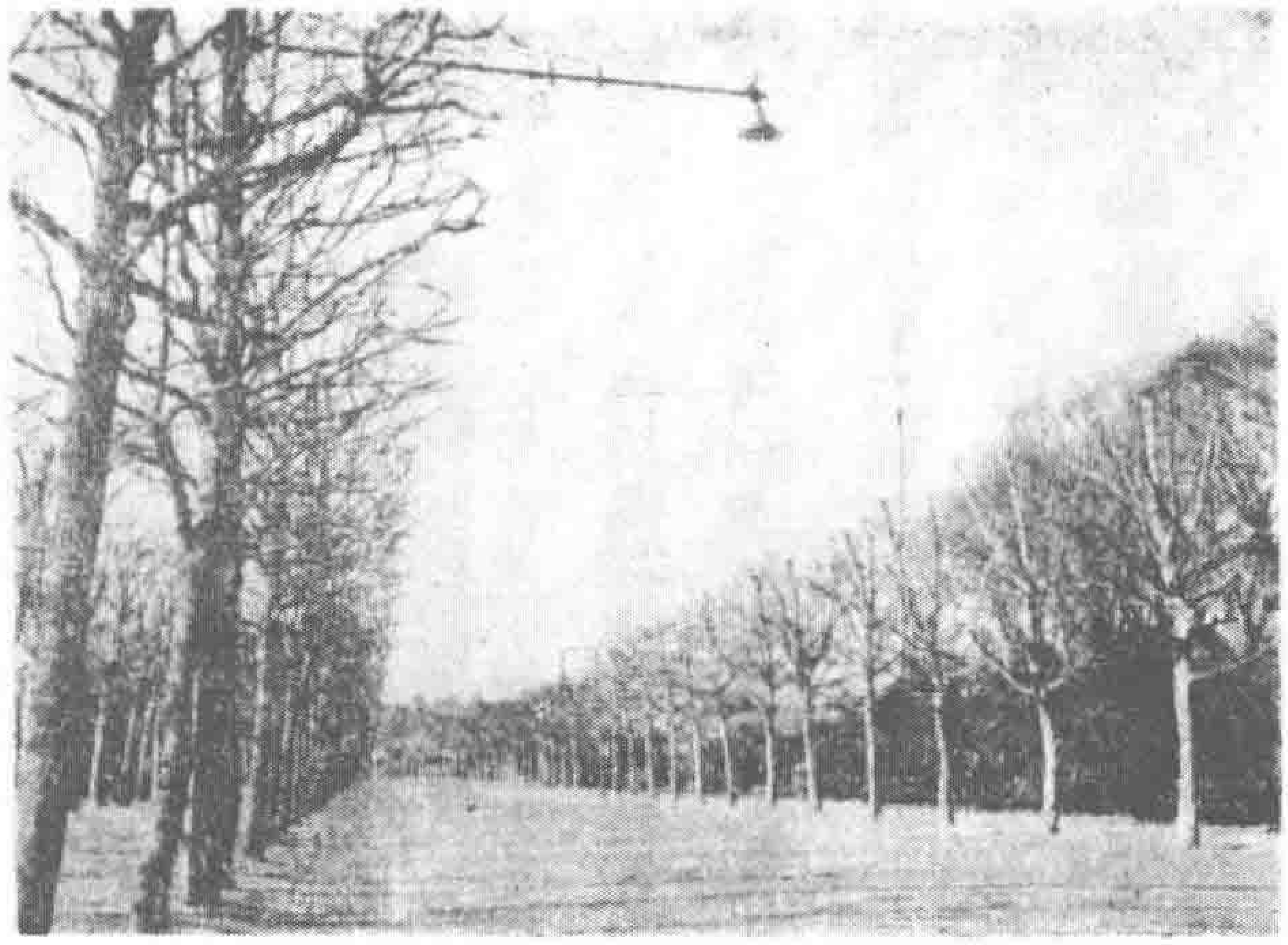
法國公園一名顧家宅公園。佔地極廣。東至呂班路。西至莫利愛路。南至辣斐德路。北至華龍路。園中有池有山。有具體而微之瀑布。好花照眼。四時不絕。蓋滬上各公園中之別饒韻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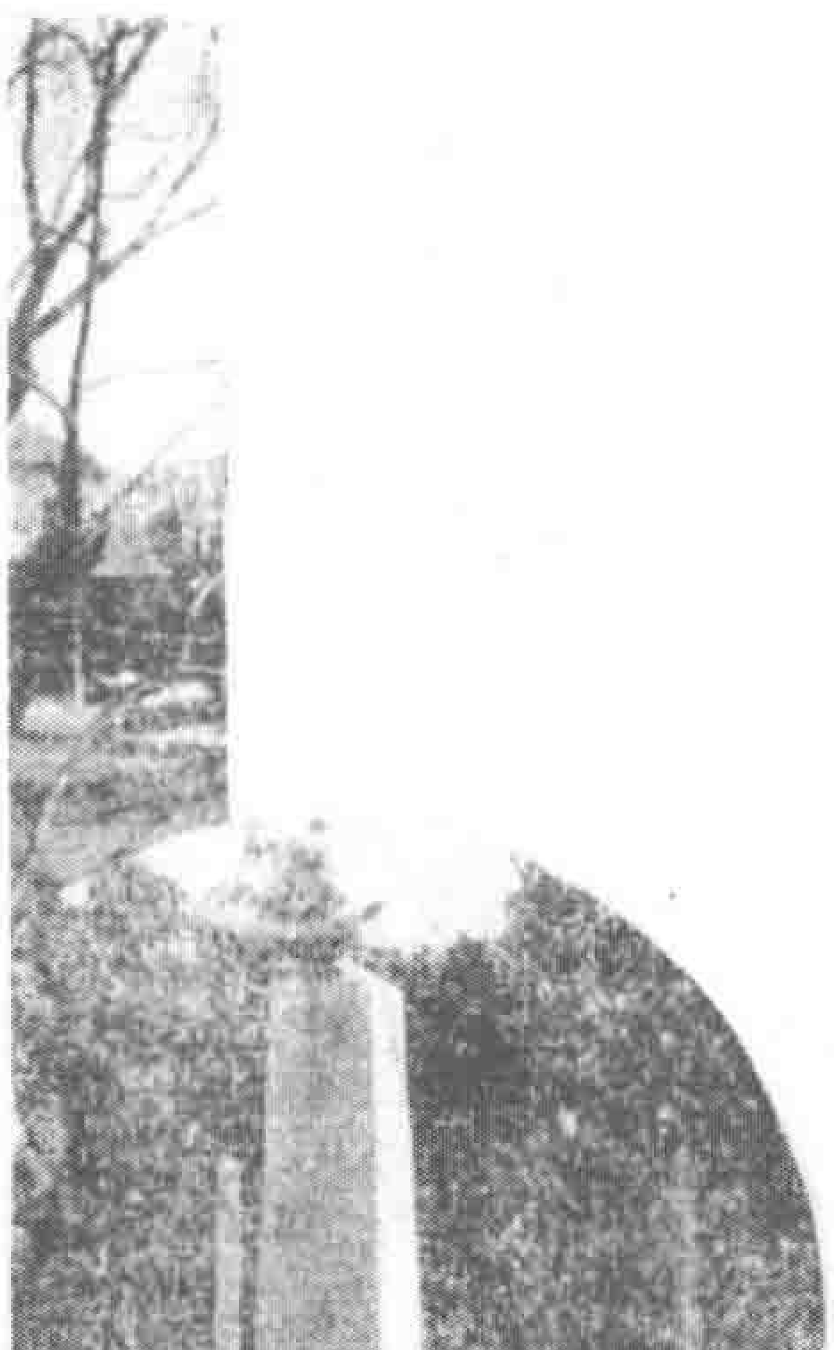
法國公園中之池塘。最稱美妙。小橋流水。清曠絕俗。水無泉淵。而澄清見底。此殆由於管理之得人。而游客亦未嘗多所汚損歟。園之南部有池最廣。中置嶙峋怪石。別具意境。池水曲折蜿蜒而東。游人足底。可踏清流。恍疑身在西冷。宛宛烟霞道上也。池水盡處。茆亭翼然。登之可俯瞰園景。亭下盡蒔花木。形如張幄。池之中部。以木橋跨之。兩岸植花。蔓延橋下。橋下置燈。昏夜到此。水光花影。疑非人世。春時尤馥郁襲人也。夏日池中盛植荷花。綠蓋紅裳。清俊絕俗。池畔列短椅無數。游人爭坐之。或携俊侶。於月夜奏梵華令淒清之曲。聞者心醉。橋畔又有碧幄。所謂碧幄者。其名蓋余錫之。以竹架一小巷。四周環植花木。春夏草木繁茂。綠葉滿張。可蔽天日。一入

假山上遠望全園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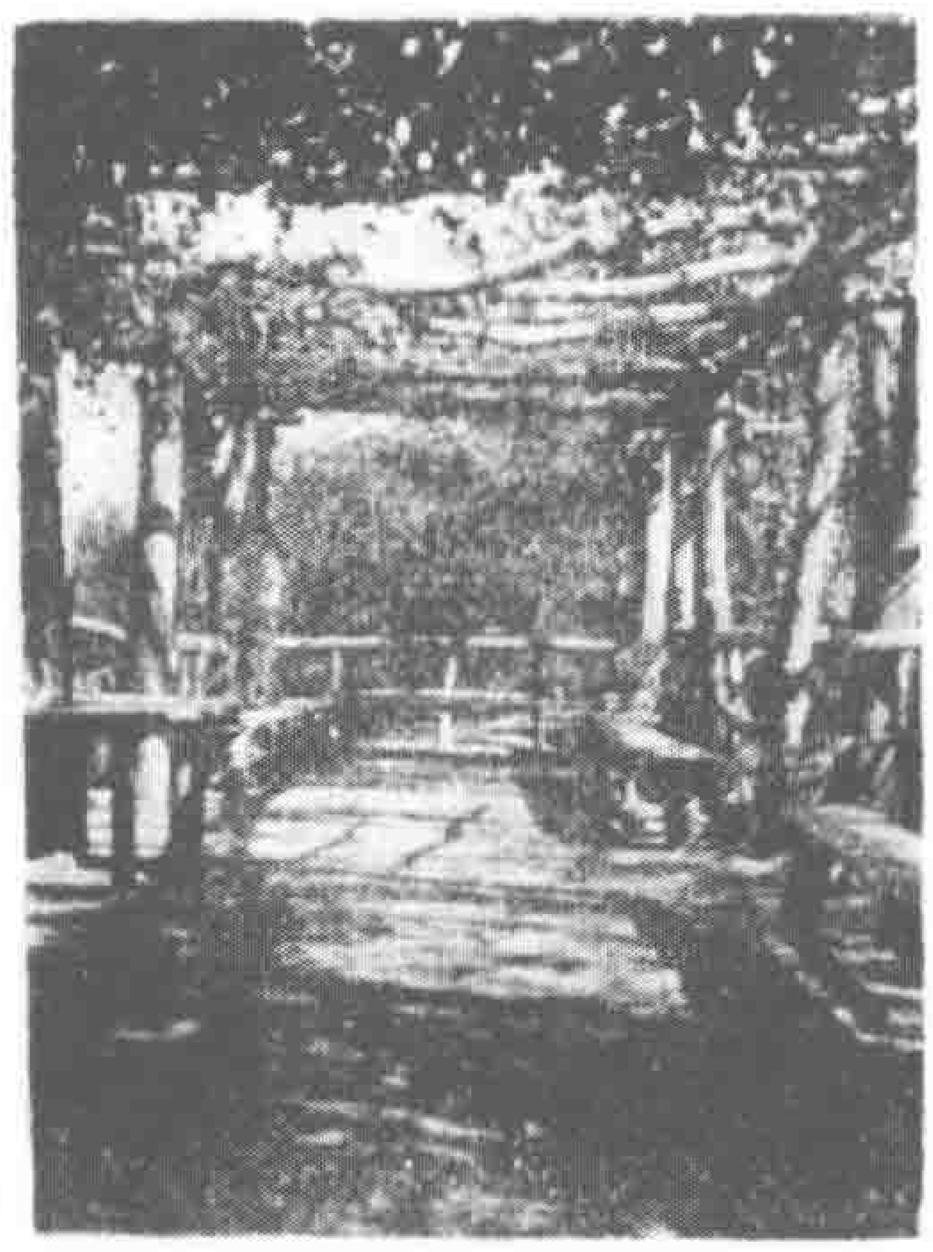



春光明媚

平坦之行道與整潔之樹木



環龍紀念碑


法國學校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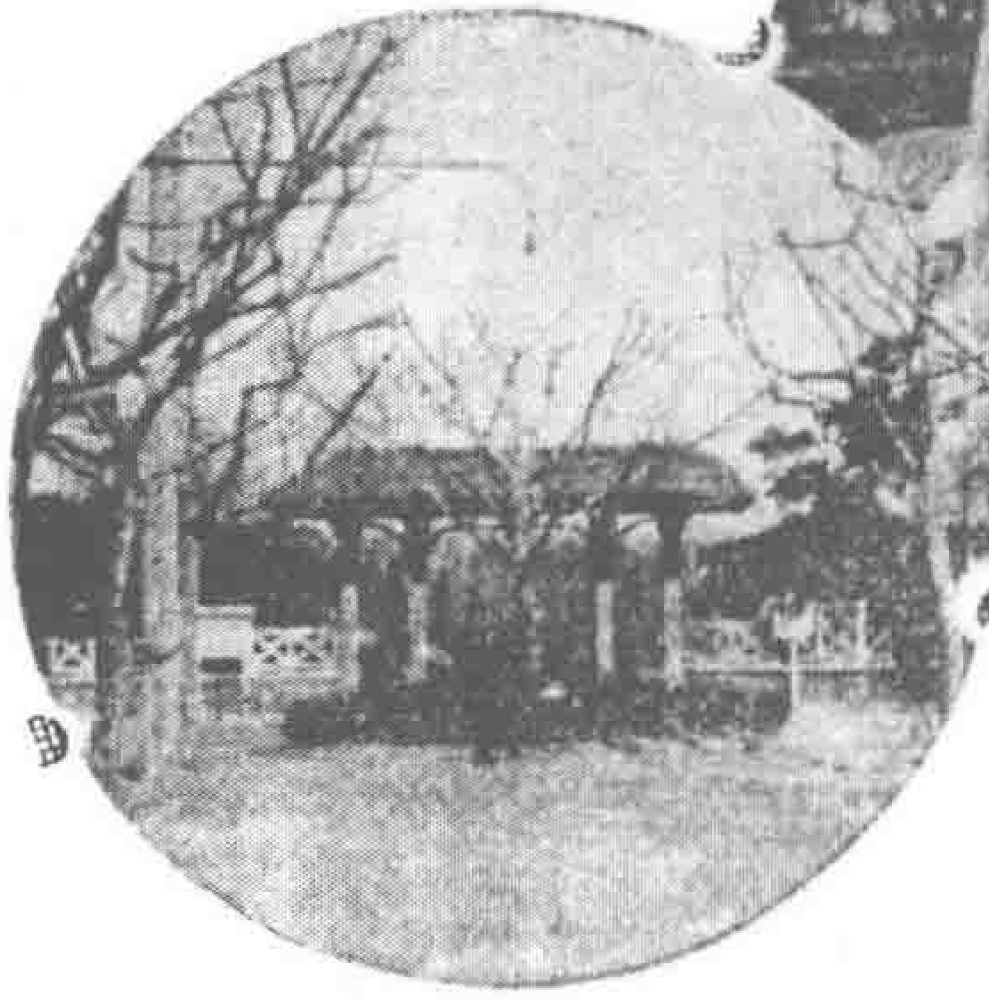

假山上之樹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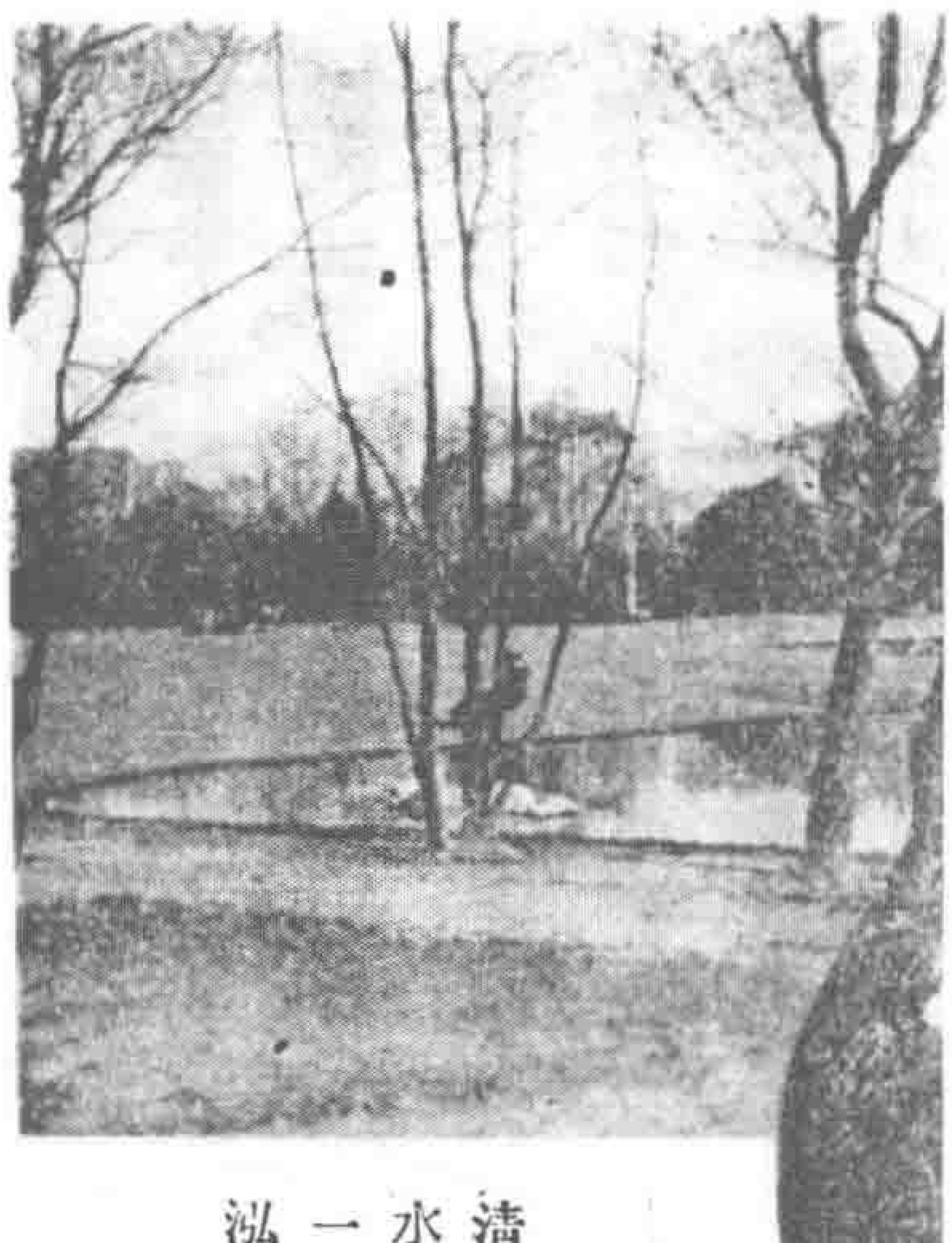
花似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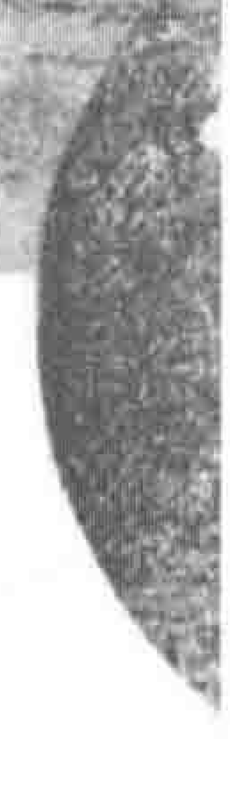
小鹿飲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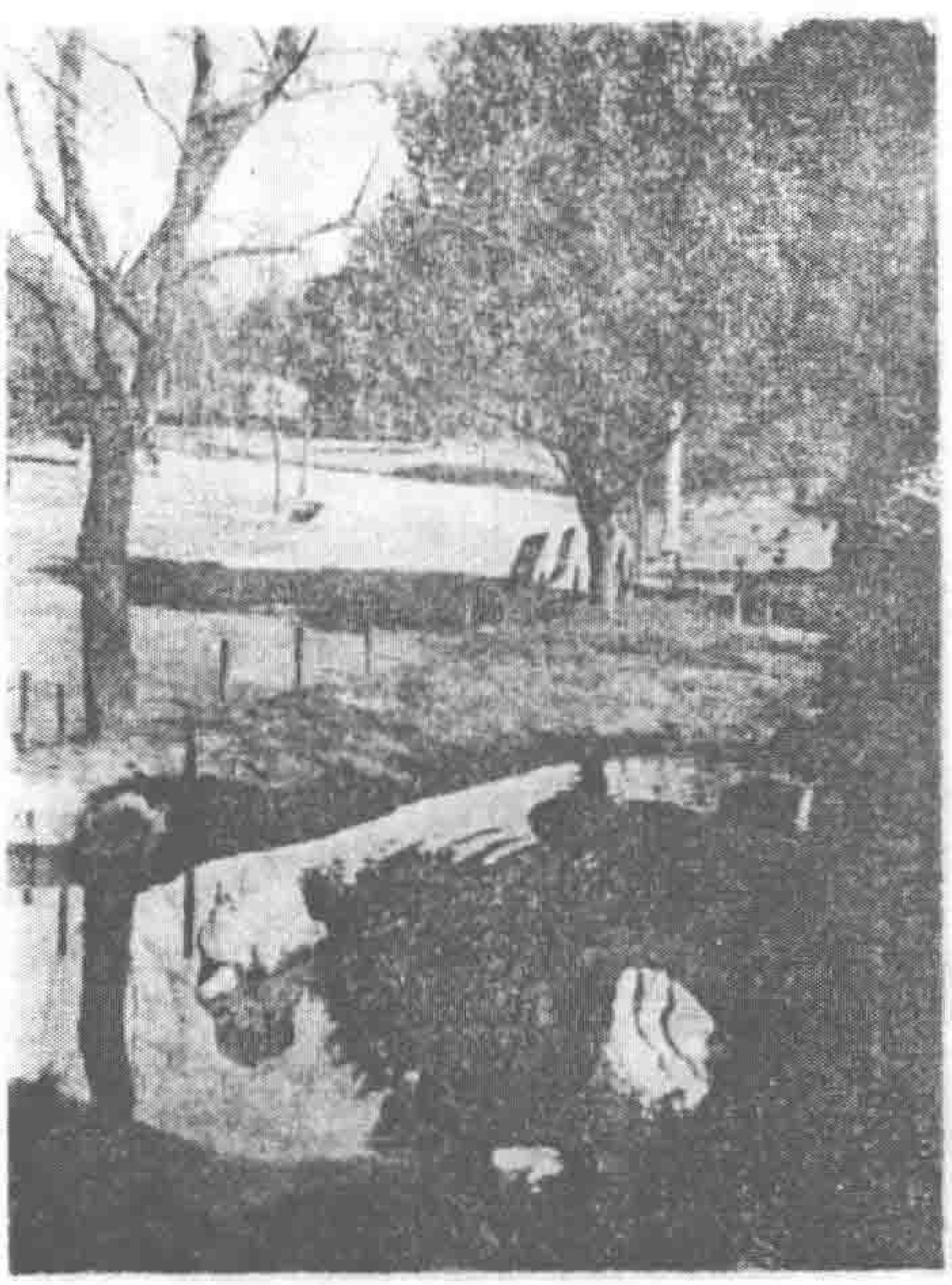


莫利愛路之園門



清水一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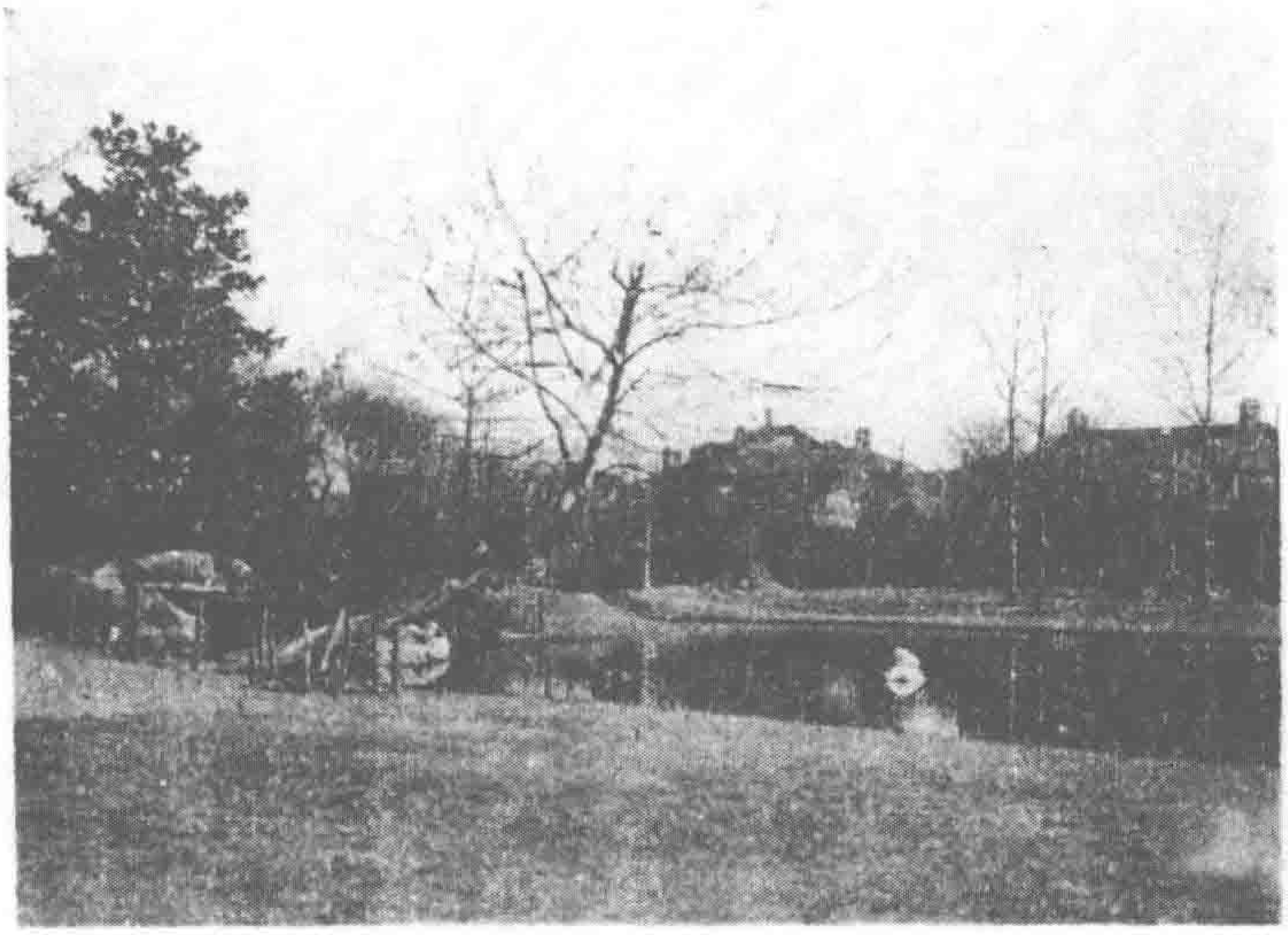




池中嶙峋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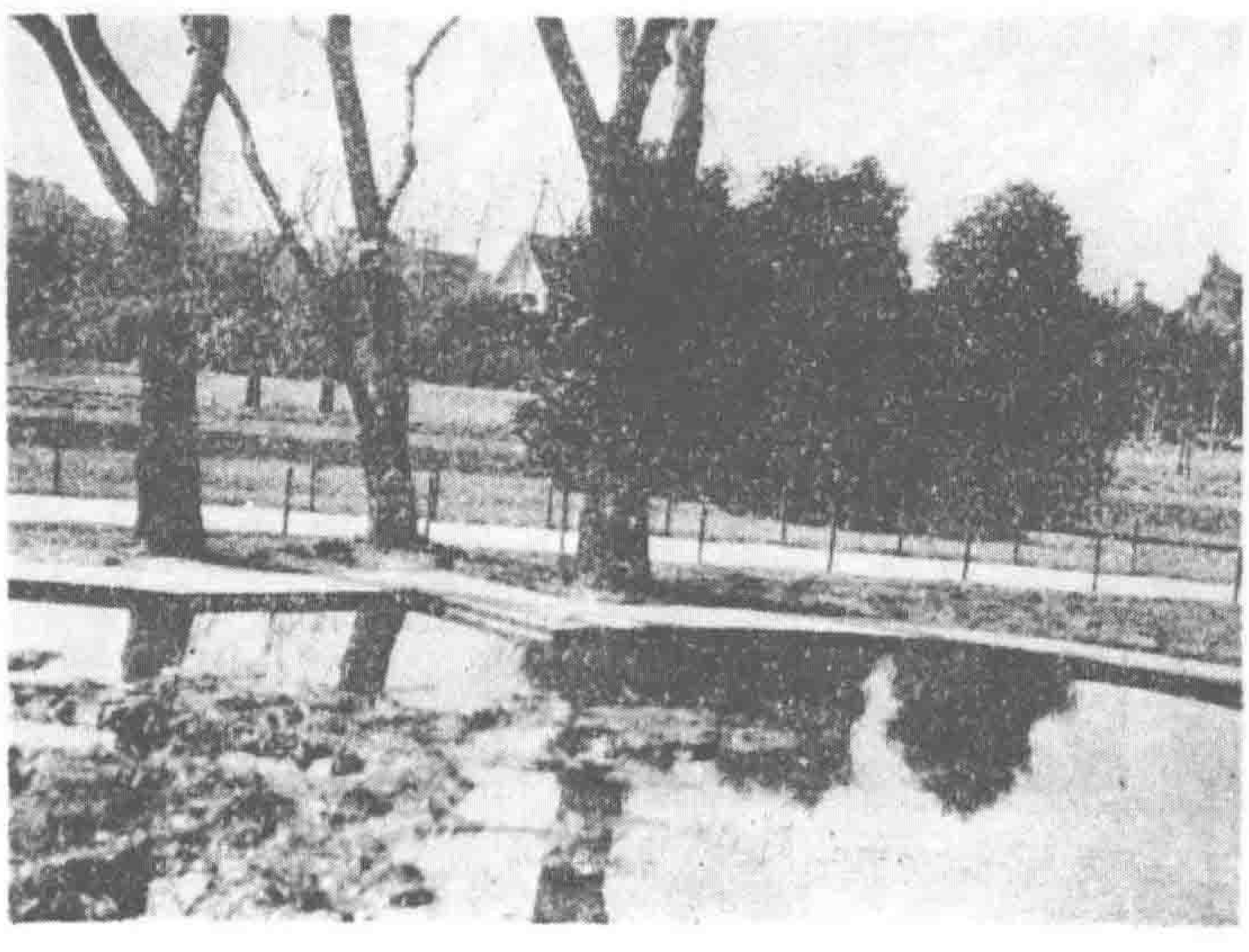
三—二五五

其中。衣履皆綠。友人戲以 Love Lane 名之。蓋青年男女每入此碧幄。作爲喁喁情話之所也。今日此碧幄已歸烏有。或因他故而去此幽境耶。園北環龍紀念碑前。又有一小池。以石欄之。池畔均植垂楊。池畜金魚數尾。柳絲拂水。水作微波。竚立觀魚。輒疑濠上。每悠然羨魚樂也。東部亦有一池。池畔有亭。五六年前。池中曾畜雙鵝。羽毛整潔。紅掌綠波。今已不知何往。余執筆至此。猶苦憶此一雙情侶也。


波光樹影

辣斐德路之園門。與華龍路之園門。遙相對峙。中成一平坦之大道。道旁有樹數十株。排列整齊。夏季綠樹陰濃。枝葉交縈。暑夏之際。凌晨薄暮。散步其中。涼爽宜人。西人家之小孩。每由保姆護持於林中散步。或推搖籃。徘徊周匝。冬日朝曦。於人尤適。固一極好之負暄場所也。

園之極西有假山。石磴曲折紆回。山不甚高。而登臨之途有三。山上斬木爲欃。頗見古茂。自山東望。蒼茫雲樹。爲景甚遠。而法人所經營無線電台之巨桿。尤聳入雲霄。主權喪失。匪伊朝夕。不知何日登臨此高聳之木桿。方絕跡於我人之眼簾也。山下有瀑布。以自來水爲之。積日既久。藤蔓皆綠。其下有小塘。淸渠一握。淙淙有聲。不盈不竭。經營斯園者。極具匠心。可於此巨體而微之瀑布見之。

環龍碑前金魚池


中部有音樂亭。四周以綠草爲壁。秋冬之交。紅綠之淺草相間。可

成種種圖案文字。遠視之如織錦。又極似天津所產之美麗地氈。秋老冬初園地遍植菊花。各色俱備。菊品亦高。

園中動物不多。有小鹿五六頭。頗瑟縮畏人。四周張以鐵網。此後有幽徑。曲折而深。可與外界絕緣。吾時見情侶徘徊其間。

自環龍路之大門入園。首現於眼簾者。爲一石碑。碑乃紀念法飛行家環龍氏者。中鐫法文。旁爲華文。其文曰。紀念環龍君。君生於一千八百八十年三月十二號。原籍法京巴黎。於一千九百十一年五月六號沒于上海。碑頂有石刻之飛鷹。蓋所以狀飛機也。距今十八年前。飛機事業。猶未發皇。法人環龍氏來滬試演飛機。不幸機墮身死。法人哀之。於園中立碑。以作紀念。園外馬路。亦以環龍名。昭垂久遠。環龍可謂不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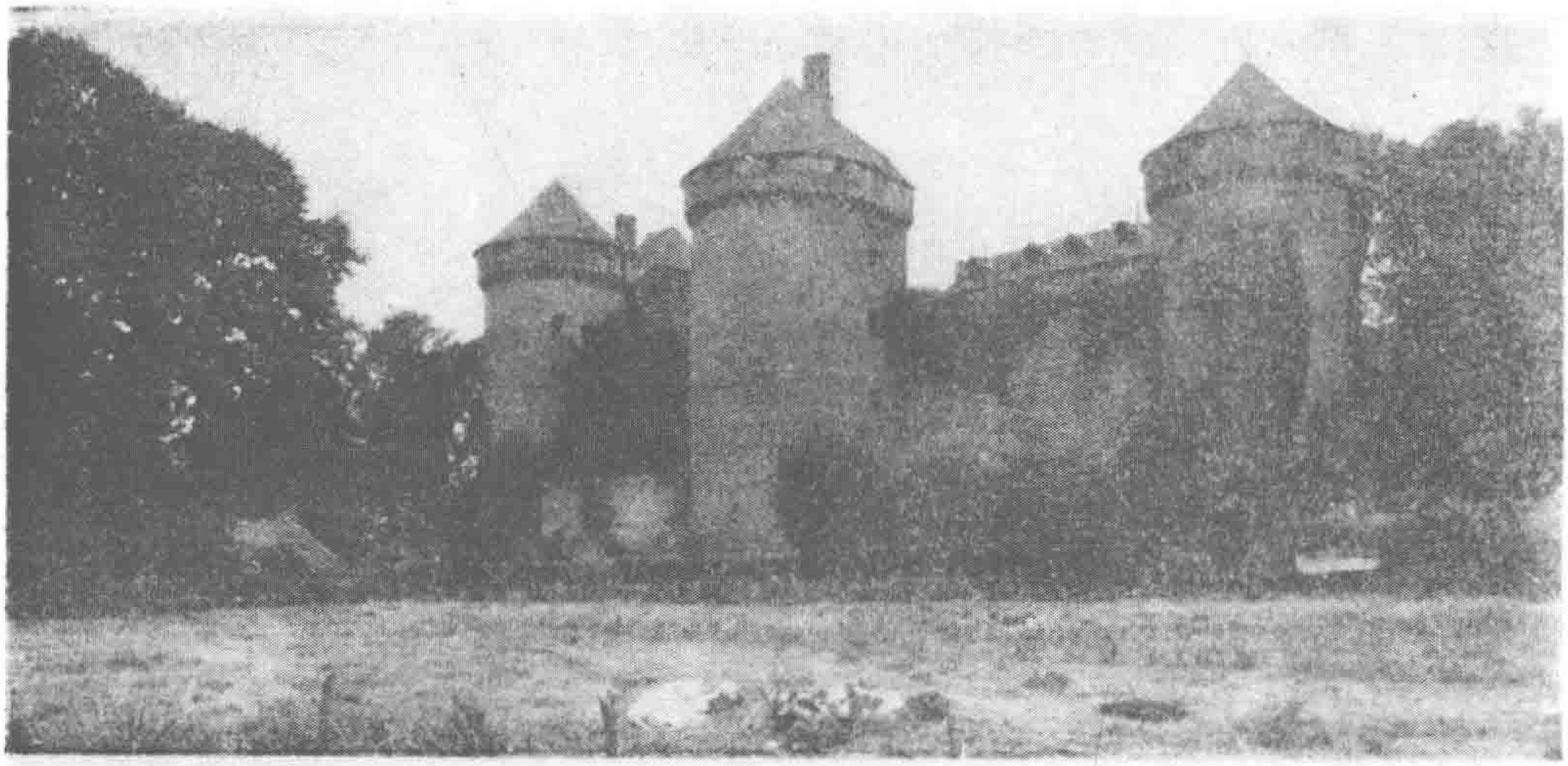
北部有巨廈。昔爲法人之俱樂部。今已改作學校。廣袤舞場。易爲絃誦之地。然以環境幽美。於兒童滋覺有益。校前有網球場四。以水門汀爲之。球戲絕適。

莫利愛路之東口。爲斯園西部之入門處。其地絕幽倩。別業三五。均具園林之勝。總理孫中山先生之故居在焉。孫先生屋僅數椽。在羣屋中爲最小者。每過其地。輒肅然起敬。

每年七月十四日。爲法國國慶紀念。旅滬法僑。輒作大規模之慶祝。華龍路口。築一巨門。仿巴黎凱旋門式。電炬千萬。光芒直冲霄漢。園中燈火。無殊白晝。法人男女老幼。莫不忻喜如狂。園中有跳舞會。非至午夜。未肯言歸也。

上海明華商業儲蓄銀行廣告

本行開設已逾十載辦理商業儲蓄及一切銀行業務國內各埠均有代理機關滙水特別克己儲蓄部活期定期利息優厚訂有詳章函索卽奉行址北京路河南路口電話 經理室一二八〇三 營業室一五二七七 分行北平煤市街天津法街四號路青島山東路



濡孟地之風景 (Château de Lassay)

此乃十一世紀建築物迄今垂九百年矣其初爲一侯爵府邸直至一四五八年加以修葺一次至今猶巋然獨峙完好如故具見中古時代建築物之堅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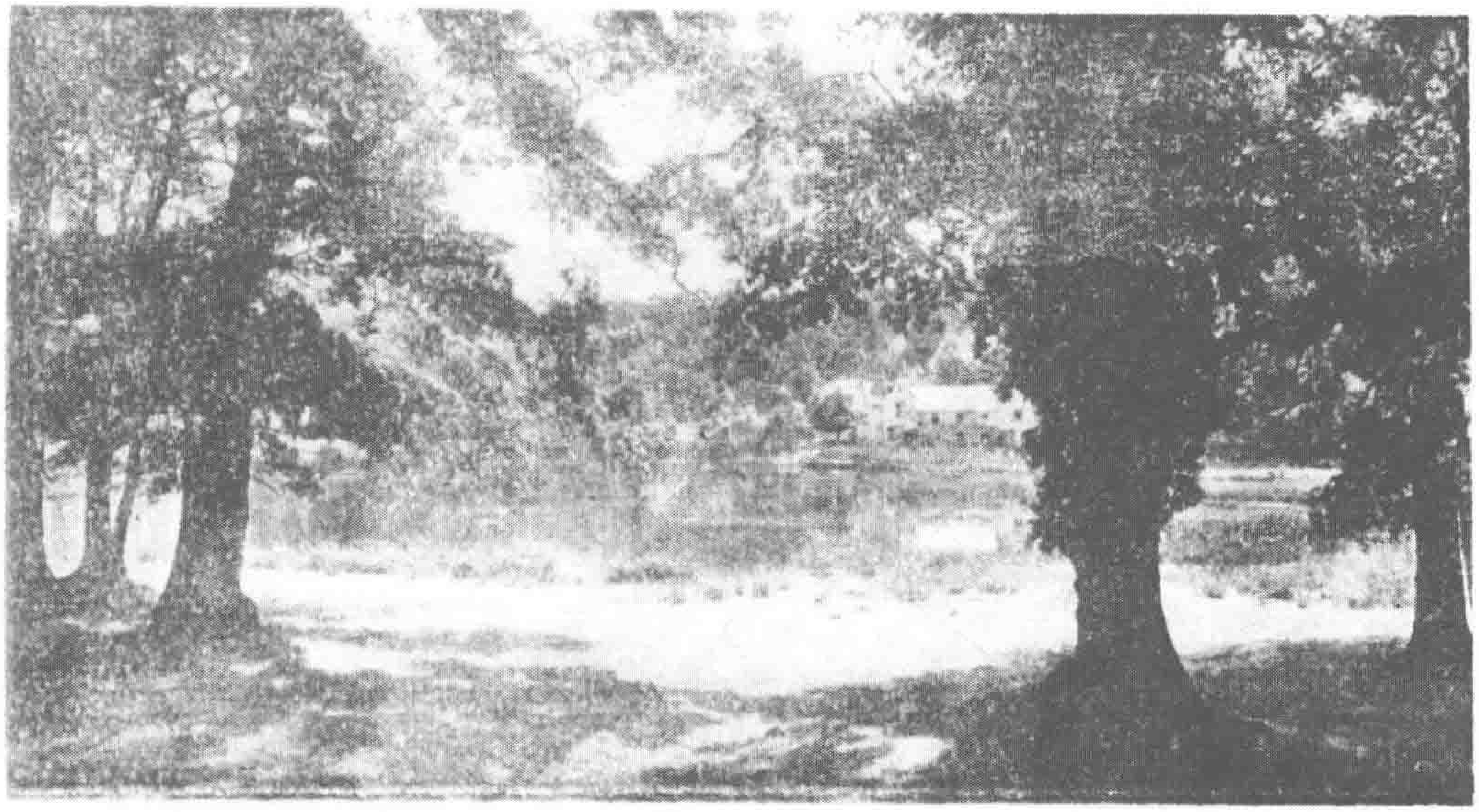
糯孟地之風景 (Château de Couterne)

此爲十六世紀之建築物乃糯孟地省名勝中最優美之區



伯勒達尼省鄉村之狀況 (Une ferme en Bretagne).

此爲伯勒達尼省之鄉村中有村婦數人其服式殊別緻此間饒有田舍風味行經其地足使人流連忘返倦厭都市之煩囂



糯孟地之風景 (Bagnoles-de-l' Orne- Le' lac)

此湖為一天然沐浴池不獨環湖四週風物優美邱壑林泉之勝備具而湖水含有鐵質及硫礦質浴之尤益於身心

三一二六二

過爾斯島 La Cor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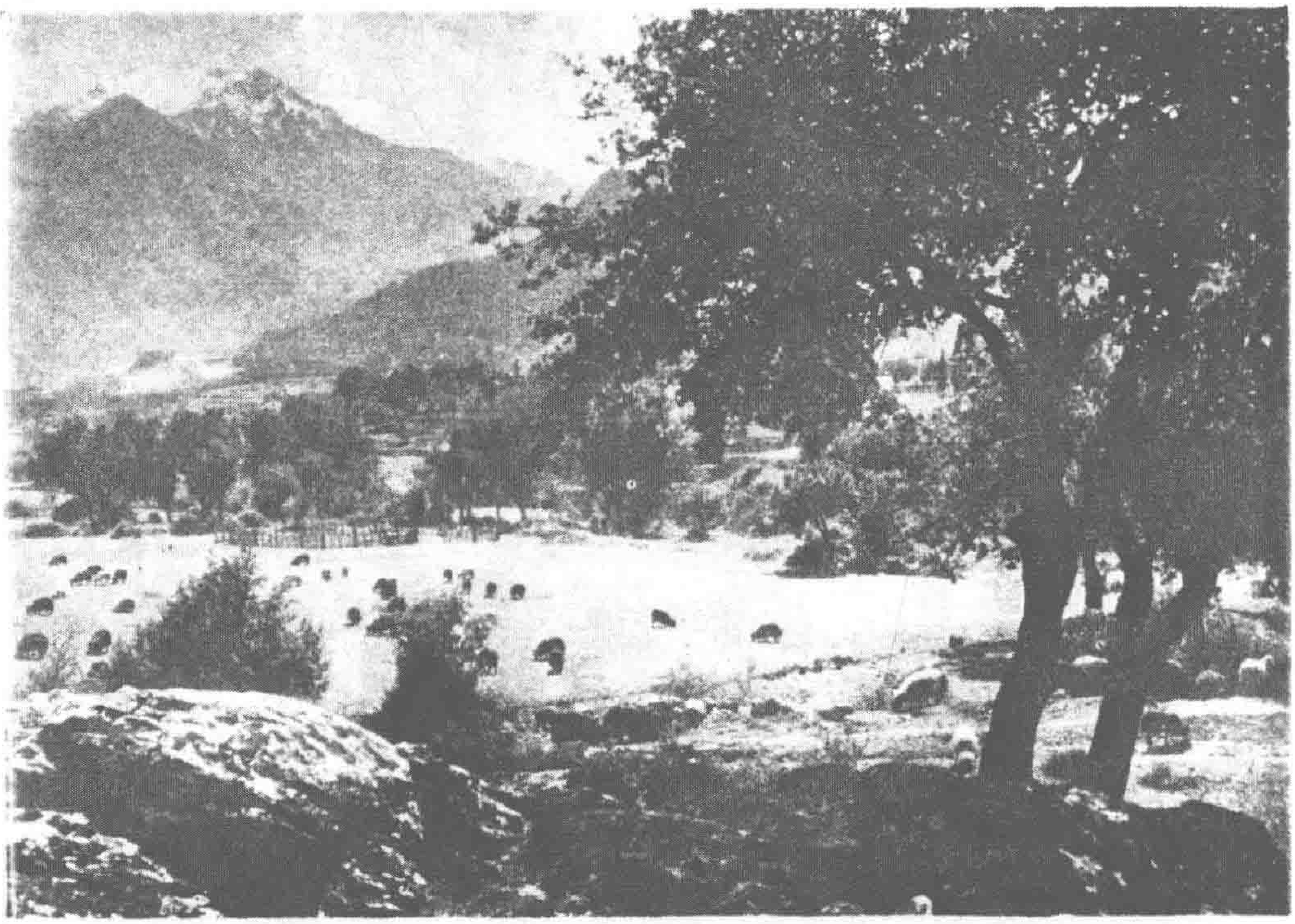
褚民誼

過爾斯島者。唔嗚叱咤之拿破崙之故鄉也。在地中海中。一七六八年。由法政府改爲屬省以還。居民增至二十九萬。土人性喜合羣。勇敢剛毅。而富於民族思想。凡外人旅行或移居其島上者。固表歡迎。然若有干涉其內政。或破壞其自治之意味與行動者。則必羣起而攻之。此其民族所以能不受異族之侵凌。而長此生息於斯也。島中多山木。青林翠幛。彌足流連。惟氣候寒暖不一。沿海之濱。熱度之高。與意大利西班牙相若。崇山峻嶺之間。則寒氣之重。不亞於娜威。以故同在一島。而氣候懸殊。出產甚豐。以菓樹爲大宗。如石榴。蘋果。梨。桃。杏。梅。棗。橙。之屬。皆有之。且島民從事耕種之餘。兼事畜牧。馬羊生殖亦繁。尤以馬爲其島中之特產。價值頗廉。故旅行該島者。多以馬代步。此島出產之庶。風景之美。形勢之優。俱有足多。誠勝地也。交通則自島至都龍軍港。航行二十小時即達云。



過爾斯島山景之一　　Col de Bavel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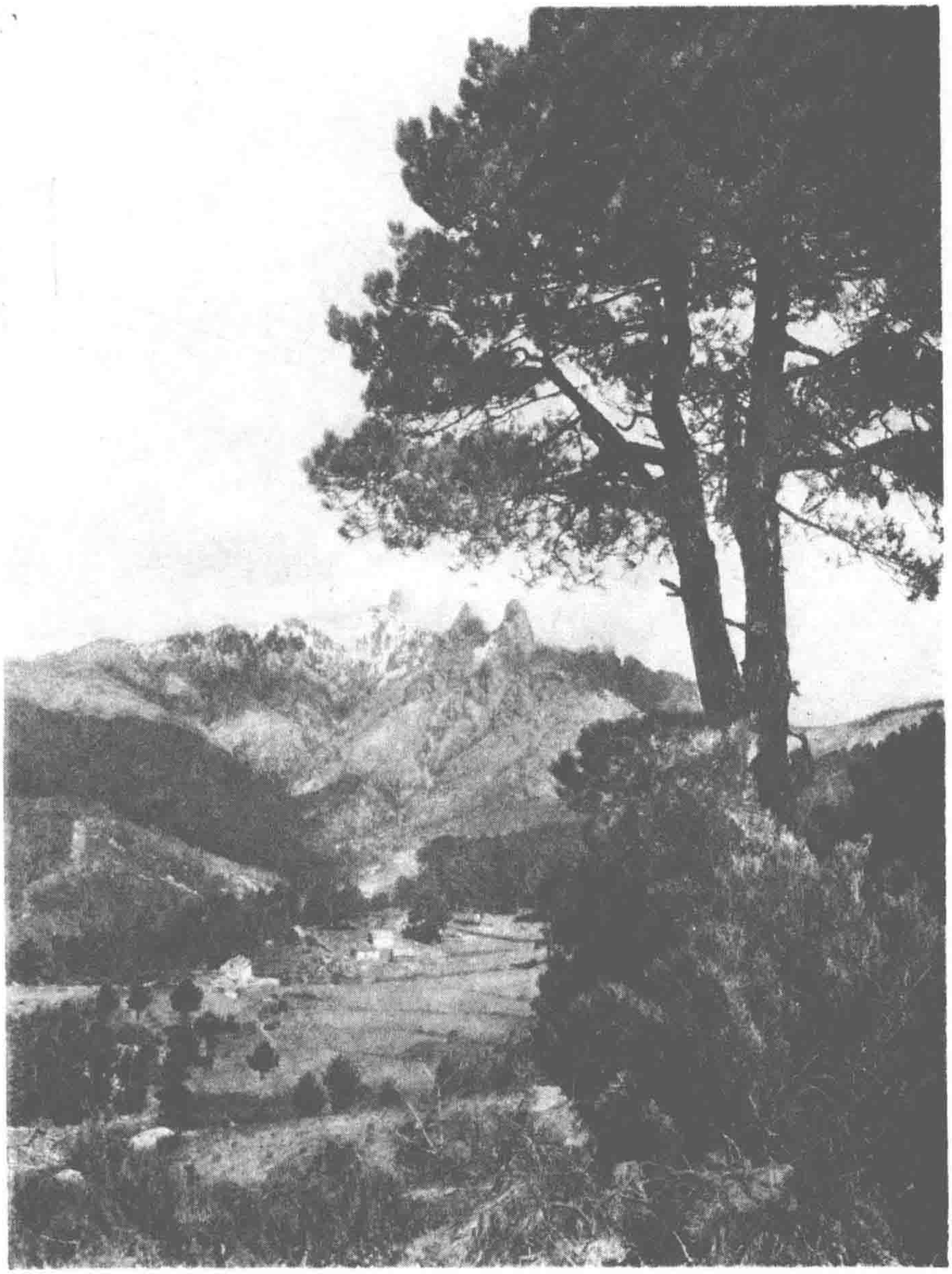
三—二六四



Environs de Corte

過爾斯島山景之二

三|二六五



Les Aiguilles de Bavella　　過爾斯島山景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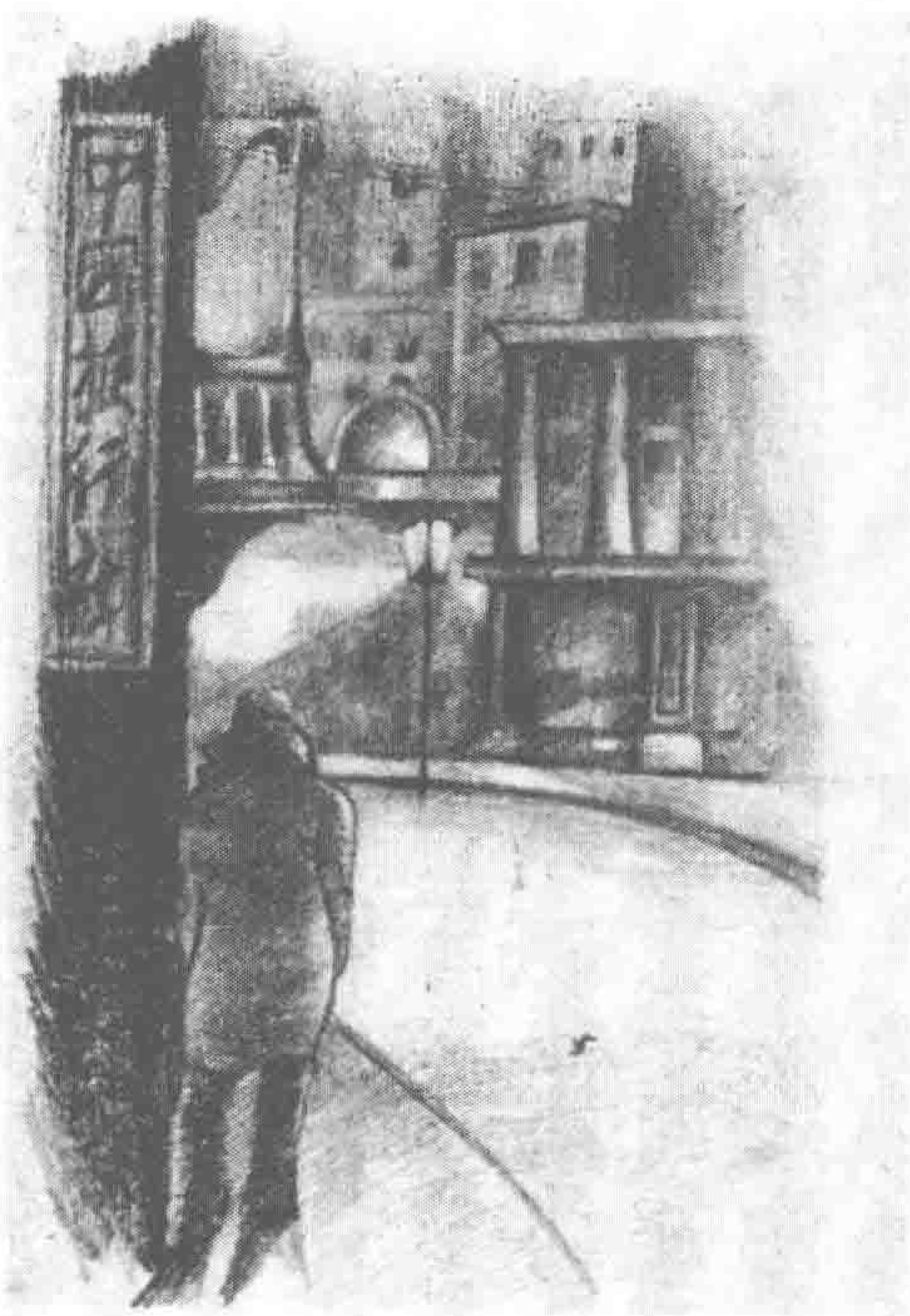
三一二六六

舞女生涯〔三〕

第五章　危險的經歷

程小青

楊一鳴的所以失誤了約定的時刻。原因實不止一端。他起初被三個人挾着往玫瑰舞場裏去。原是出於强迫的。他本想抽個空兒去瞧瞧柯秋心。然後再回旅社。但那蔣哲生和宋兆源等。却監住着不放他去。他們先到丁玫瑰舞場。接着又換到明月舞場裏去。在三個人的意思。原想借此給楊一鳴排遣。打消他去找柯秋心的意思。免得惹出禍來。這原是出於友誼的好意。但楊一鳴却苦極了。掙扎既不得脫身。婉商也不見效。後來他索性變了態度。和他們一塊兒廝混着。果眞他們的防範鬆懈了些。他才趁個空兒溜出了明月舞場。方才恢復了自由。他在馬路角上站住了。瞧瞧手表。已是一點零八分鐘了。他本想立刻回去。但一想到秋心。仍有些罣念不安。他尋思道。「伊離去廣寒宮時。可不會和賈三芝決裂過麼。否則賈三芝爲什麼怒氣沖沖的跟踪而出呢。他莫非要和伊爲難麼。」他想到這裏。越發不安。又記得秋心的病象。彷彿很深。剛才邀伊一同往普陀去游散。伊也還沒有確切的答覆。因這種種。他就定意索性再延遲二十分鐘。先到興華路去瞧一瞧秋心。再行回寓。明月舞場距離興華路不遠。楊一鳴步行了五分鐘光景。已走出大通路。到了興華路的轉角。他停了脚步。摸出烟匣。擦火吸了一支。他一路上覺得行人車馬。都已絕迹。連站崗的警士。都已避到了小弄裏沒風處去。因此那些日間繁盛的街道。這時覺充滿了死氣。楊一鳴吸着了烟。正要轉灣前進。忽而一陣撲面的寒風。把那紙烟的烟霧。吸進了他鼻子裏去。不由的打了一個嚏。這時候忽有一種意外的情景。打動了他的視線。他覺得有一種黑色的東西。突的在他面前一閃。抬頭一瞧。彷彿有一個黑色的人形。急忙忙向前奔去。他因作驚訝聲道。「怪了。這可是一個披斗蓬的女子麼。這路燈太暗了。可惜瞧不清楚。」他想到這裏。忽震了一震。同時他的脚步也停止了。原來柯秋



因此那些日間繁盛的街道這時竟充滿了死氣

心的寓所。距離他吸烟所在的轉角。祇有五六家門面。楊一鳴追想先前的景象。彷彿那黑色的人影。就是從柯秋心寓裏出來的。一回兒。他又繼續前進。心中又暗自譬解道「這也許是我多疑了。我剛才祇有眼角中的一瞥。怎麽能瞧得清楚。不過像這樣的深夜。我進去見伊。豈不有些兒不方便麽」因這一念。他走到了柯秋心的門前。反而又踟躕起來。柯秋心住的是一宅兩樓兩底的西式屋子。這樣的屋子共有兩宅。右邊一宅的門前。還掛着召租牌子。秋心的一宅居左。再向左去却是一條小弄。那秋心寓屋的前門。在右邊的一間。門前有三級石階。楊一鳴跨上了第一級石階。心中又暗自尋思。他從前也來過兩三次。兩次是陪送秋心回來的。也都在深夜。原來跳舞的生活。往往以晝作夜。和平常人相反。若在平日這時候。柯秋心也許還沒有回寓哩。這時楊一鳴隱約見那左邊一間的窗口裏。有些兒燈光。從帘隙中漏出。分明秋心還在樓下的憩坐室中。沒有上樓。楊一鳴便定了主意。放步跨上了那三級石階。接着便伸手按那門鈴。夜氣既靜。那門鈴在裏面震動的聲音。楊一鳴在門口也聽得見。可是他等了一回。並沒有人走出來的聲音。他又在門鈴上重重的按了一下。不禁暗暗的疑訝。莫非秋心因着夜深的緣故。故而不願招接麽。楊一鳴更懷疑了。他按了第三次鈴。竟始終不見人出來開門。無意間他在門鈕上旋了一旋。那門本沒有下鎖。竟應手而開。他略一遲疑。便放步走了進去。門裏面有一盞電燈。光力很弱。迎面就是樓梯。右手裏有一扇通隔室的門。這時候關着。楊一鳴明知那隔室是會客室和餐室。此刻祇有先進客室裏去瞧瞧。勢不能逕自上樓。他握住了客室的門鈕。照樣一旋。竟也應手而開。客室中的電燈。較外室更明亮了。中央的一只圓桌和兩邊的沙發都安排如舊。但靜悄悄的不見一人。引耳細聽。一點聲音都沒有。楊一鳴在外面風露中步行的時候。並不覺得瑟縮。此刻忽似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他的肌膚上的毛孔。一時都收縮起來。他記得這客室的內進。另有一間憩坐室。他也到過。裏面那裏的布置。更見精緻。凡熟悉的朋友。秋心都請到裏面去會談的。這時他見那扇通憩坐室的小門。虛掩着沒有合上。於是他用力吸了一口烟。似乎借此提提他的精神。就繼續向憩坐室走去。他覺得他的精神上確乎發生了異狀了。當他推開那扇漆着淡藍色的小門的時候。心房中跳動很急。周身的血運也似在那裏競賽速度。這種感覺。祇在一剎那間。起先原想不出是什麽緣因。可是再一剎那。他的全身的血液。差不多竟完全凝住了。他喘息著呼道「唉。秋心——秋心」他一壁呼着。一壁前進了一步。却又站住了。原來他所瞧見的秋心。正斜側着身體躺在地上。伊的舞裝已換去了。身上穿着一件紫色軟緞的旗袍。側面橫在地上。伊的左手撫在胸部。右手也橫在地板上面。楊一鳴鼓足勇氣。

奔向前去。俯着身子一瞧。但見伊的兩目緊閉。失血的嘴唇。微微開着。露出兩行白齒。更瞧伊的胸口。紫緞袍上有一大塊殷紅的血迹。他不禁第二次失聲道。「不好了。謀殺了人了。唉。這裏還有手鎗哩。」楊一鳴這時。不期然而然的至伊的額角上摸了一摸。已冰冷沒有暖氣。於是他立直了身子。喊了兩聲「小蓮。」並無應聲。他向左右駭視了一回。一時竟不知怎樣才好。他知道這屋中除了秋心的心腹女僕嚴小蓮以外。還有一個粗做兼燒飯的老媽子。這時候怎麼一個都不見了呢。他不知道樓上有沒有人。再要想高喊一聲。但喉嚨中好像有什麼東西扼住了。竟發不出聲音。論情他既發見了這件命案。應當立刻到外面一間的客室中去。打一個電話通告警署。可是他也沒有這種勇氣。他喃喃自言道。「我究竟怎麼樣辦呢。我現在的地位不是也很危險麼。假使我去報告了警察，他們追究起來。我爲了什麼事深夜造訪。我又怎樣囘答呢。唉。我不能再留在這裏了。此刻萬一有人進來。我豈非處于嫌疑的地位。這件案子當眞十二分蹊蹺。但我要從事解决。却祇能向另一方面進行了。」他正想回身退出。忽又想起剛才他曾把結婚指環借給秋心。這東西决不能失掉。並且若是留在伊的指上。更不方便。于是他又囘過身來。重新俯下身去。他記得先前在酒排室中。親自把指環套在伊左手的無名指上。但此刻他把伊的那隻按在胸口的左手提起來時。忽見無名指上並無指環。他不禁有些着急。更瞧伊那橫在地板上的右手。也祇有一只伊常戴的翡翠指環。那鑽環竟已不知去向。他越發驚駭起來了。這是他妻子的結婚紀念品。萬萬不能失掉。此刻又怎麼辦呢。可是這時候另有一種驚變。幾乎使他的魂靈兒飛去。他聽得有一陣子門鈴聲音。分明有什麼人來了。無論是誰。若見他一個人留在此地。那殺人的嫌疑。勢必有口難辯。他急忙立直了身子。很想衝出門去。但已來不及了。那來客勢必站門口。又沒有後門可通。怎能逃避。在這萬急的當兒。他忽想起趁來人未進。若能走出那外面的客室。往樓上去暫躱。然後再設法脫身。最是上策。轉瞬間他已出了那扇淡藍色的小門。到了外客室中。不料第二陣門鈴又響。楊一鳴心房中雖突突亂跳。但仍躡着足尖。想走出室門。避到樓梯上去。他的身子剛才摸着門鈕。猛聽得前門上響動。那外面的來客竟自己推進來了。楊一鳴的血液。幾乎全身冰住。他既不能出。又不能退。但情勢上又不容他猶豫。他見室中有兩隻罩着白綢套子的沙發。他便把身子一閃。接着一蹲。便伏在一隻沙發椅的背後。正在這時。客室的門已開。有一個人走了進來。楊一鳴連呼吸都不敢透。當然沒有胆力偷觀進來的是什麼人了。但覺那人脚步重濁。穿著皮鞋。明明是一個男子。那人到了室中。似站住了正向四周瞧察。接着忽聽得發聲喊道。「小蓮。小蓮。」楊一鳴才聽出。這人就是王百

喜。他喊了兩聲便卽向憩坐室走去。楊一鳴默計步聲。王百喜似已走進了淡藍色的小門。他覺得此刻不逃再沒有機會了。於是他冒着險從椅子背後探出頭來。果見王百喜已跨進了小門。他就傴着身子。走到客室門前。輕輕將門拉開。側身而出。順手將門拉上。可惜拉門時似乎重了些哩。但他也不暇顧慮。放開脚步。拉開了前門。奮命的向外逃去。不料他的脚剛才跨下第一級石階。陡見有一輛汽車。恰巧駛到門前。汽車中跳下一個人來。舉起一手。彷彿向楊一鳴招呼。嘴裏似還說道。「怎麽樣了。」楊一鳴却低下了頭。咬着牙齒。奔下石階。疾步向右。一到了大通路。轉角上便飛也似的向朋月舞場的方向奔去。

那個汽車上跳下來的人。穿着純黑的西裝。唇角已有微鬚。年齡在四十以外。所以他的鎭靜的定力。比較少年人確見優長。但他見了楊一鳴那種踉蹌奔逃的情狀。也禁不住喫了一驚。連他手中提着的皮包。也幾乎丟在地上。他正自目送着一鳴。呆住了出神。忽見秋心的寓裏又奔出第二個人來。那人走到階下。站住了。呼道。「周文柏醫士麽。你可見有什麽人從這屋裏出來麽。」那周文柏醫士仔細瞧了一瞧。點頭道。「唉。王先生。我當眞瞧見一個人奔出來。此刻已轉灣向大通路去了。」王百喜一聽。便飛步向右追去。到了轉角。立住了向大通路上望了一望。已不見逃人的踪迹。他不便再追。祗得重新回到秋心的寓前。周文柏仍站在那裏。王百喜又問道。「那人你可瞧淸楚麽。」周文柏道。「我不認識他。但見他穿着西裝。身材和你彷彿。」王百喜又問道。「你可瞧淸楚那西裝的顏色。」周文柏作尋思狀道。「似乎是一件鼻烟色的外衣。灰色的呢帽。裏面的衣服却沒有注意。」王百喜作驚疑狀道。「唉。是他麽。那人不是一個白臉的少年麽。」周文柏道。「年紀果似很輕。白臉黑臉却不能說了。但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王百喜點了點頭答道。「好好。我們裏面來談。」他說着便引周醫士一同進門。到了客室之中。王百喜解說道。「我因着我表妹的咯血病又發。放心不下。所以在回家以前。再來瞧伊一瞧。我在門上按了好一回鈴。沒人答應。便推門進來。走進這客室的時候。並無異狀。因見裏面的憩息室中有燈。以爲表妹還在裏面。但叫了兩聲。不見答應。我便一直進去。我剛才發見了一種驚佈的景象。忽聽得這客室門的關合聲音。因急忙退出來瞧視。不料已被他逃去。幸虧你在門外瞧淸了他的衣帽。不怕他插翅飛去。但你此刻怎麽會到這裏來呢。」周文柏道。「我今晚上出診很忙。在十二點半的時候。你表妹打電話來請我。我診完了別的病家。才趕到這裏。不料剛到門口。便見那人奔逃出來。使我喫了一驚。但現在你表妹怎麽樣了。」王百喜作驚駭聲道。「伊已被人打死了。你請到裏面去瞧瞧。我來打電話報告警署。這事不能再

躭擱哩。」

第六章　察勘

五分鐘以後。那警署署長余桐已得了警報。余桐在警界裏資格很老。辦事也很勤愼。不過缺乏急智和決斷力。他因着死者是盛名的跳舞明星。勢必要引起全社會人的注目。所以不敢怠慢。特地去驚破了私家偵探霍桑的淸夢。邀着他一同前來勘驗。當余桐和霍桑和另外兩個警探到死室中時。已是一點五十分鐘。秋心的全身已完全冰冷。據周文柏的檢驗。至少已死了一個點頭。那槍彈是從胸口進去。穿背部而出。似已傷了心肺。中彈後立即致命。那警官聽了周文柏和王百喜二人的報告。便一一記在日記册上。那兩個警探趁空在四圍視察。霍桑却把屍首旁邊的一把黑鋼小手鎗。很小心的拾了起來。湊在電燈光下瞧了一瞧。便取出一張硬紙。輕輕包好。王百喜因說道。「這手鎗我認得出是表妹的。伊備了這東西防綁匪的。現在就是這鎗打死的麽。」霍桑答道。「大槪是的。但死者是中了一鎗就死的。鎗膛中却怎麽空了兩粒彈子呢。」這時忽有一個警探應道。「這門旁的牆壁裏陷着一粒彈子呢。」霍桑和余桐忙走過去瞧了一瞧。余桐便附耳問道。「你想這案子不像是自殺罷。」霍桑搖了搖頭。還沒有答話。他的眼光忽而注在門檻旁邊。接着俯下身去。拾起半橛金頭的烟尾。因回頭問王百喜道。「這烟頭還很新鮮。你表妹可也吸紙烟麽。」王百喜作驚異狀道。「唉。這是金頭士耳其烟啊。伊是不吸烟的。但是個烟我却……」這時忽有一種驚呼聲音道。「這裏有兩種重要東西呢。」原來那兩個警探一個從椅子底下拾起了一隻破裂的絨盒。另一個却在外面的客室中。找着了一塊白色的絲巾。因此都過來向余桐報功。霍桑也現着很驚異的神色。把那兩種東西接過來察驗。他道。「這絨盒是盛放手鐲的。雖已破裂。却還是新的。唉。這裏還有一個踐踏的痕迹。分明是被人用力踏破的。這東西確有研究的價値。」那警官余桐也接口道。「這手帕帶着些香氣。明明是女子的。巾角上還繡着一個西字母Z字。王先生。這可是你表妹的東西麽。」王百喜在手巾上瞧了一眼。似乎微微的一震。但臉上却並無表示。他答道。「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伊的。」霍桑忽接嘴道。「這當然不是死者的。否則怎麽會遺落在客室中的地上。並且那個Z字和柯秋心三字的拼音也絕對沒有關係啊。但這隻絨盒你可曾見過麽。」王百喜頓了一頓。才道。「這東西也沒有見過。但這旣是盛手鐲的匣子。怎麽沒有手鐲呢。」霍桑答道。「這就是我們要硏究的問題了。」余桐忽似觸悟了什麽。插口道。「這不會有盜刼意味麽。你可曾仔細查過。可有什麽遺失的東西。」王百喜道。「我正要想去檢查下面是沒有値錢東西的。你們且等一等。讓我往樓上臥室中去瞧瞧。」說完便

回身退出霍桑忽湊着余桐的耳朵說道。「我瞧這案中一定牽連一個女子。」余桐道。「你可是把這塊手帕做的線索麽。」霍桑道。「是啊。還有那絨匣上的踐踏痕迹。也是女子的高鞋跟所印。不是更合符麽。」余桐道。「那麽我們怎樣查明這女子的眞相呢。」霍桑道。「我想還容易。現在我們有一條最近的捷徑。不妨儘先進行。這絨盒上印着『華昌首飾公司』的字樣。你可就派一位同事趕緊去查問一下。」余桐立卽贊成。便派了一個名叫李榮的探夥。直接到共和路華昌公司去調查。不一回那王百喜已重新進來。很得意的說道。「我已查過了。一些沒有遺失。連這重價的項圈也安然無恙。」說着便把他手中的項圈。給二人瞧了一瞧。隨手仍納在自己的袋中。余桐向霍桑道。「那麽盜劫的問題可以除外了。」霍桑點點頭。又問王百喜道。「剛才你說到那金頭紙烟。你似乎還有意見發表。可惜被人打岔了。現在請你說下去罷。」王百喜道。「我剛才要說的。我所相識的人中。有一個人也吸這樣的金頭烟的。不過這紙烟是否就是他所遺留的。那却不知道了。」霍桑道。「這個人是誰呀。」王百喜道。「他叫楊一鳴。就是廣寒舞場裏的一個舞客。」霍桑點點頭。就在日記簿上注了一筆。接着霍桑又莊容向王百喜道。「王先生。你旣說你的表妹的死。與你有重大的損失。故而希望我們盡力給伊伸冤。那麽。你也應得把所知道的盡量告訴我們。以便我們容易着手。假使因著感情關係。隱藏什麽。我們自然也無能爲力了。」王百喜答道。「霍先生。請你原諒。你旣要我說。我也不能顧忌。不過我的話。你們祇好算做參考的資料。我和周醫士剛才已報告過。我們在進來的時候。所瞧見的人。論他的身材衣服。也像是楊一鳴。」余桐忽作得意聲道。「唉。旣然如此。這個人的確不能不注意了。」霍桑道。「還有那個女傭和老媽子。怎麽都已失踪。你可也有些意見麽。」王百喜道。「那老媽子因着伊的兒子患病。這幾天晚上都是回家去睡的。嚴小蓮的失踪。我也莫名其妙。」霍桑忽又把那塊白巾取了出來。突然問道。「我覺得這塊白絲巾。你一定也認識的。可能老實告訴我這東西的主人麽。」王百喜被霍桑一逼。囁嚅着道。「我見了這個Z字。很像是我的舞伴徐楚玉女士的姓的縮寫。不過這手巾是不是伊的。實在不敢亂說。」霍桑點點頭道。「好。旣然這樣。我們不能不急速進行。先應往廣寒舞場去走一趟。然後再分頭調查。如果順利。也許不到天明。就可以得到些線索哩。」

從柯秋心的寓中。到廣寒宮。不到一里路遠。他們坐了汽車。祇有一二分鐘光景便已到了目的地。那時已是兩點多了。舞場中的舞客已散去大半。霍桑先到經理室找經理胡少山問話。第一步就把那一小方白絲手巾取出來。叫胡少山辨認。胡少山取起手巾來瞧了一瞧。便脫口答道。「這是徐楚玉的啊。但你們從那裏來的。爲什麽

問我呢。」霍桑一聽。並不答話。但向王百喜瞅了一眼。又微微點了點頭。低聲道。「王先生。你的眼力確不錯。胡先生。請問徐女士此刻還在場中麼」胡少山搖頭道。伊不在了。今晚伊回去得特別早。但你們究竟爲什麼事呀。」霍桑道。「這件事我們少停自然要詳細告訴你。你的眼前我還要請問幾句。你說徐女士今晚回去得特別早。你可確知伊在什麼時候離去的麼」胡少山作尋思狀道。「這一點我却沒有注意。你們不妨去問問守門的戚福。他也許可以答覆你。」霍桑應道。「好。現在還有一種東西索性請你辨認一下。」說着他又摸出那個金頭烟尾來。授給少山。少山忽現疑遲狀道。「這個——唉。有方法的。我去把烟灰盆取來。檢驗一下再說。」他走出去吩咐了一聲。不到五分鐘功夫。那第七號侍者杏生。已取了一隻古銅的烟灰盆進來。他報告道。「這裏也有好幾個金頭烟尾呢。我記得這烟是楊先生吸的。」霍桑還沒有答話。那署長余桐便搶口道。「那一個楊先生呢。」杏生道。「他叫楊一鳴。雖是一個新主顧。但在這兩星期中。却是夜夜來的。」霍桑也問道。「你怎樣知道這烟確是他吸的呢。」杏生道。「這烟盆是在那場角的第九座上的。楊先生今夜在這座上坐了好久。並且他吸這烟。我以前已瞧見過了。」余桐接嘴道。「無論如何。這個人決不能輕易放過。」說着便回頭向另一個跟着的探夥說道。「長慶。剛才王先生說過。這個姓楊的住在浦江旅館四十四號。你總已聽見了。現在你快打一個電話。派兩個弟兄。請他到署裏去問一句話。」當余桐吩咐探夥的時候。霍桑並無表示。這時他說道。「現在應當進行徐楚玉這一條路了。伊住在那裏呢。」王百喜答道。「伊住在福佑路一〇三號。離這裏很遠呢。」霍桑點了點頭。又道。「我們再把那守門的戚福叫進來問問。假使他能記得伊離舞場的時刻。那却最僥倖了。」五分鐘後。戚福已奉了經理胡少山的召喚。走進來候命。他的答話。竟又出霍桑的意料之外。他想了一想答道。「唉。我記得了。徐小姐出去的時候。一點鐘還沒有敲。大約在一點鐘少五分的光景。」霍桑作詫異聲道。「奇了。你怎麼記得這樣子淸楚呢。」戚福道。「這件事很巧。因在十二點五十分鐘的時候。有一個穿黑色大衣的女子。忽匆匆的向我問柯小姐的地址。問完了便重新跳上黃包車而去。我因在門口的大鐘上瞧了一瞧。恰準五十分鐘。後來不到五分鐘工夫。便見徐小姐走出去了。」霍桑忽現注意色道。「原來如此。這可算巧極。但你說有一個女子向你問話。可是問柯秋心小姐麼。」戚福點頭道。「正是。後來我見伊的黃包車。確是向與華路去的。」霍桑道。「那麼這女子你可也認識麼。」戚福道。「伊也曾到這裏來過的。我似乎見了好幾次。不過叫不出伊的姓名。」霍桑又道。「伊祇

向你問話以後。沒有進舞場裏面去麽。」霍桑問到這裏。忽低倒了頭深思的樣子。余桐因向霍桑道。「這樣看來。這案子愈弄愈複雜了。你先前說這案中牽連一個女子。現在又另有這一個不知誰何的女子。又在最有關係的時候。探問死者的地址。顯見也有關係。那麽這案中不是牽涉兩個女子了麽。並且死者的女僕嚴小蓮忽也失踪。不是有三個女子有關係了麽。」那胡少山已忍耐不住。插口問道。「聽你們的口氣。好像你們正偵查一件命案。那麽到底死了什麽人啊。」余桐聽說。便約略把案情向他說了幾句。這時霍桑的思潮。似已得了一個結束。便向余桐道。「你的話不錯。這案子確實比我先前所料想的更幻複了。據周醫士說。死者飲彈斃命。似在一點左右。徐楚玉的離去。和那不知姓名的女子行動。又恰在這個時候。確乎都有重要的嫌疑。還有那嚴小蓮的失踪。同樣都不能漠視。現在——」正在這時。忽見那探夥李榮。喘息咻咻的闖進經理室來。霍桑一眼瞧見。便中斷了他所發表的意見。問他道。「怎麽樣。有結果麽。」那李榮把頭上的一頂呢帽一手除下。又取了一塊手巾抹了抹額角上的汗珠。很得意似的答道。「我都問明白了。不過我也費了一番力。不容易呢。」霍桑作讚許聲道。「唉。你幹事確很敏捷。現在你快把所得的結果說出來罷。」李榮答道。「我到華昌公司的時候。門已關得很緊。公司裏的人都已睡了。我——」霍桑接口道。「我知道的。這事件一定是很費手續的。現在你但揀重要的結果說明白好了。」李榮無奈。祇得把表功的話兒擱過。直截說道。「那絨匣果眞是盛放手鐲用的。那手鐲是珍珠和鑽石所鑲成。價値九百六十元。而且就在今夜收市以前出售的。」霍桑又問道。「那買主是誰。你也問明白麽。」李榮道。「我問過的。據說是大豐紗廠的經理賈先生買去的。」霍桑聽說。正要回頭來問王百喜。胡少山忽搶着答道。「那是賈三芝啊。」霍桑順口道。「這個人諒來也是這裏的舞客之一了。他今夜可曾到這裏來過麽。」王百喜應道。「來過的。我記得他在十二點不到就出去的。」那守門的戚福向王百喜瞧了一瞧。忽又道。「賈先生後來又來過一次。不過停了不多一回。就重新退出去了。」霍桑道。「那麽。他第二次來在什麽時候。你可記得麽。」戚福道。「我記得約在十二點半光景。」霍桑問到這裏。似已有了把握。便向余桐道。「現在我們就分頭進行罷。你設法去把剛才所說的三個女子找來。我去見見這個賈三芝。他的住址。你們總知道罷。」

第七章　賈三芝的手段

楊一鳴從柯秋心寓裏逃出了以後。他的神態完全變異了。他起先恃著一股勇氣。奔進了大通路。但假使那時候他不會遇見那一輛空車。說不定會被王百喜追着。原來他的神經上既然十二分緊張。

奔了幾步。兩條腿已有些顫動不定。直到他跳上了車子以後。神經上還不能安甯。他不時向背後瞭望。祇怕有人追來。好容易車子平平安安的到了浦江旅社門前。不料第二重難關又發生了。他一壁走進旅社。一壁暗自計量。他見了愛美。用什麼說話對付呢。他所經歷的事情。可能據實告訴伊麼。告訴了伊可會相信麼。他越想越覺躊躇。到了四十四號的室前。竟不敢推門進去。他先把耳朵湊在門上聽聽。彷彿有隱隱有啜泣的聲音。不禁使他喫了一驚。可是愛美在那裏哭麼。爲什麼事呢。莫非就爲着他麼。楊一鳴想到這裏。不覺又驚又疑。末後他咬定牙根。用足全力。旋動門鈕。推門進去。忽聽得一聲驚呼。愛美從溫椅上直跳起來。楊一鳴一壁喘息一壁作安慰聲道。「愛美。是我啊。你不用驚嚇。但你爲什麼嚇呢。」他本想再問一句。到底忍住了沒有說出。因他見伊的眼圈兒紅着。剛才聽得的泣聲。當眞沒有錯誤。又見伊的雙眉顰蹙。面容灰白。比較他和伊分別時的容態。完全變了兩人。他心中充滿了疑問。可是發不出話。他呆立了一回。見愛美仍靠在衣櫥的玻璃門上。兀自發怔。一雙含着驚恐意味的眼珠。直釘住在他的臉上。他因鼓足勇氣。開口問道。「愛美。什麼事。你爲什麼這個樣子呀。」愛美忽也顫聲問道。「你在那裏呀。你的指環呢。」一鳴本想把被蔣宋二人强迫着同游的事。借以推託。但也一瞧情勢。覺得這謊言已不需要了。因爲愛美的聲音態度。都表示已發覺了他的秘密。又見伊的那件黑呢外衣。和圍巾手套。都亂堆在床上。又告訴他伊曾經出外過了。他沉吟了一下。才道。「愛美。你且別問這裏面的事。這事不是三言兩語說得盡的。現在最緊要的。就是我們應得即刻離去這裏。」潘愛美一聽。突的旋過頭來。張大了兩目。嘴裏發出了一個「唉」字。楊一鳴的語聲。本已有些顫動。這時仍竭意鎮靜著答道。「愛美。你不用恐懼。不過事情很緊張。我們爲萬全計。還是急走爲妙。這事的情由。我們過後談罷。」一鳴說完。急忙取起一張報來。翻了一翻。又道。「今天平安輪船開往長江。此刻還祇一點半過些。我們趕緊去還來得及哩。」那愛美祇是呆立着發顫。既不答話。又不動彈。一鳴也不再說。但急急的收拾行李。一回兒已整理舒齊。因又喚道。「愛美。你定定神罷。快來穿大衣。我們不能再躭擱了。」他一壁說着。一壁把堆在榻上的大衣和手套等取起。預備給伊穿戴。他忽而失聲道。「哎喲。這手套上怎麼有血——」他說到那「血」字的時候。似已覺得危險。本會竭力忍住。但因着驚惶過度。到底忍不住說了出來。他瞧瞧他的妻子。仍失了魂魄似的。靠着衣櫥發呆。他略一思念。已明白了。不禁越發驚怖起來。覺得這件事當眞危險了。但這時候當然不便多說。他正想催促着愛美動身。忽聽得房門上有人叩動。楊一鳴喫了一驚。急忙將那染血絲手套。向自己的褲袋中一塞。一壁鎮靜着應道。「是誰。

進來、」那開門進來的。却是旅館的茶房。報告道。「楊先生。我忘懷了。有一個人來找過你的。」一鳴暗暗着急道、「什麼人。在那裏呀。」茶房道。「他在一點鐘時來的。聽說你們都已出去。便即退出。但不曾留什麼姓名。」一鳴道。「這個人怎樣打扮、你可記得麼。」茶房道。「他是矮胖的大塊頭。穿着長袍馬褂。」一鳴揷口道。「唉。是他麼。好了。現在你把這鈔票拿下去結賬。立給我僱一部汽車我們就要動身哩、」於是十分鐘後。一鳴已扶着他的妻子走上汽車。這時忽有一個人似向着汽車飛奔過來。一鳴自己心慮。急忙跳到車上。把車廂的門關上。叫車夫立刻開駛。不料車輪剛動。忽聞砰的一聲、有一粒手槍彈子、從車窗的外面飛過。一鳴夫婦雖然十分震恐、但那彈子是否打他。和那發槍的人是誰。此刻已不暇深究。祗有向前逃命罷了、

賈三芝的寓所。在公園路上、離廣寒舞場原也不遠。霍桑和余桐分手以後。便直接來見賈三芝。他住的是一宅三上三下的石庫門屋。門面恰向公園馬路、霍桑在門口先細細的瞧了一瞧。那黑漆的門上、釘着一塊銅牌、刻着「新安賈」字樣。左手裏有兩扇百葉窗●分明就是廂房。那百葉窗雖然關閉。但有一扇窗的葉縫。沒有閉攏。一條條强烈的燈光。從裏面透出。霍桑不覺暗暗的歡喜。因先走到窗上。悄悄的從隙縫中偷窺。窗裏面雖然還隔着紗簾。但隱約間可以瞧見有一個矮胖的男子。正自從椅子上立起身來。接着便在室中往來踱着。霍桑暗自尋思道。「唉。此刻已兩點半多了。他爲什麼還沒有睡呢。像他這樣子栗六不定。那不是懷着什麼心事的表示麼、」霍桑略定一定。已有了主意、輕步走到門口。握着門上的銅環。猛力敲了兩下。接着騰身一竄。重新回到窗下。急忙竄視屋中人的動靜。這時夜闌人靜、那門環的叩聲既很激厲、當眞使那屋中人大大的震動。他的脚步驟然停止。又把身子支在壁上。分明他心中已不勝驚疑。霍桑覺他在那裏發聲問話。因又奔到門前。繼續把門環叩動。但他仍不肯錯過窗縫中的奇景。一轉瞬又回到窗前。這時候霍桑又瞧見了一種意外的舉動、那胖子忽奔到了一隻書桌面前。似乎在那裏開動抽屜。別的動作却瞧不清楚。接着又見他開了廂房的門。走出客堂中去。分明他自己出來開門了。霍桑就立在門口。又在那銅環上叩動了一下。忽聽得裏面的人帶着含怒聲問道。「誰呢。半夜三更這樣子敲門。」霍桑不答。等到門開以後。才開口道。「賈先生。請原諒。我此刻所以來驚擾你。因着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賈三芝呆了呆。反問道。「什麼事呢、你是誰。我還沒有請敎、」霍桑道。「我叫霍桑。此刻受了警署的委託來的。但這裏不便細談、我們到裏面去談罷。」那賈三芝雖開了門。但身子站在門口、顯然有拒客模樣。因着霍桑一說。反有些不好意思。祗得讓他

進來。他們到了裏面。賈三芝忙着問道。「霍先生。你到底有什麼見教呀。」霍桑在走進廂房以後。眼光先向室中打了一個圈子。覺得這是一間書房。一切器具都很精緻。接着又把眼光移到賈三芝身上。他見賈三芝的神氣確乎有些兒慌亂不甯。當他發問的時候。伸手在茶几上取起了半枝熄滅的雪茄。一連擦了三枝火柴。方才燒着了烟。又見他的濃黑的眼珠不住的亂動。却祗不敢和霍桑平視。霍桑因直截答道。「賈先生。我要動問的。就關係柯秋心的事。最好請你就明白的說出來罷。」這句話很有單刀直入的意味。賈三芝不由的怔了一怔。他延遲了約有半分鐘光景。方才應道。「柯秋心的事麼。我不知道啊。」霍桑注視在他的臉上。緩緩說道。「我的本意。原想經濟些時間。爽爽直直的說幾句。賈先生若使贊同。還是爽快些說罷。」賈三芝仍作疑問狀道。「你要我說什麼呢。你的話確使我有些驚異。你剛才說關係柯秋心的事。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霍桑道。「你還不知道麼。」賈三芝道。「我實在不知。」霍桑道。「那麼你今夜曾到過伊寓裏去麼。」賈三芝又頓了一頓才說。「去過的。這又有什麼關係呢。」霍桑道。「你在什麼時候去的。」賈三芝道。「約在十二點廿分光景。但這祗是尋常的會晤。你何必問得這樣子仔細呢。」霍桑道。「當眞是尋常的會晤麼。」賈三芝的眼光在霍桑臉上瞟了一瞟。忽又漾了開去。答道。「自然眞的。但你爲什麼要干涉人家的友誼。」霍桑忽冷笑道。「唉。很好的友誼。但不知這友誼的結果。可圓滿到底麼。」賈三芝忽而立起身來。扳了面孔。厲聲道。「霍先生。對不起。我要睡了。沒有精神再作這種沒意識的談話。」霍桑仍含着笑容道。「那麼有意識的話來哩。請問這東西可是你的。」他說着便把那破碎的絨盒從袋中摸了出來。賈三芝一瞧。臉上不由的泛出一陣白色。但一刹那間。又回復了常度。他怒聲道。「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現在恕我魯莽。別的話請你明天來談罷。」霍桑點頭道。「很好。不過我在未走以前。要請你應許一句話。」賈三芝雖沒回答。但眼光中明明表示一種疑問。「應許什麼呀。」霍桑接着道。「我要在這裏搜一搜。」賈三芝忽握着拳頭。在茶几上擊了一下。大聲道。「胡說。你憑什麼權力。深夜中搜查人家的屋子。你們當偵探的。本來敲詐欺壓人家慣的。但你若想在我身上弄手段。那你眞瞎了眼哩。你若再不出去。我要打電話。把你做强盜辦了。」霍桑忽深深的鞠了一個躬。仍心平氣和的答道。「對不起。對不起。我委實有些冒昧。若說敲詐欺壓。我還是外行。倒要向你討教討教呢。不過你既要打電話報告。還不如我來替你代勞了罷。」霍桑說完。便走到室門背後的電話箱旁。像要打電話的樣子。但他的手剛才握着了聽筒。眼角中忽瞥見賈三芝緊走兩步。走到了書桌面前。霍桑急忙轉身來。厲聲喝道。「不要動。請你注意。我

這裏有準備呢。」三芝的一手支在書桌邊上。一手本想開那書桌的抽屜。猛聽得霍桑的命令。頓時縮住了手。又見霍桑的左手。插在大衣袋中。袋裏面有一種突出的東西。正和他所站的地方成一直線。接着霍桑又發出較和婉的命令道。「賈先生。請你暫時回到你的原坐上去。我要打電話了。你站在那裏不很方便。」賈三芝似沒有聽得。他仍站在桌旁。不答也不走動。但他的兇猾的眼光。却分明充滿了殺氣。霍桑又厲聲道。「賈三芝。你須明白。你現在已有謀殺的可能性。我若使開鎗打你。動機出於自衞。在法律上已應允我了。不過我替你計算。你若執拗。一定沒有便宜。而且也不值得。現在我再請你回到原坐上去。不必再疑遲了。」賈三芝的眼光仍注視在霍桑的大衣袋上。霍桑的左手。仍舊插在袋中。那突的東西。也依舊向他指着。他料想霍桑袋中的東西。定是手鎗無疑。不過為什麼不取出來呢。賈三芝的眼光略一轉動。便似遵從了霍桑的命令。緩緩離開書桌。可是他祇跨了一步。突然間旋轉身子。把頭俯下。回到了書桌面前。這時候他的肥胖的身子。忽而敏捷異常。他的舉動正像被獵的逃兔。一剎那間。他的左手已拉開了書桌抽屜。右手伸入屜中。把那面上蓋着的紙件翻了開來。便摸着了剛才放進去的一支手鎗。在這當兒霍桑真危險了。他的外衣袋中如果有鎗。此刻儘可以開了。可惜他今夜出來。並沒帶鎗。他的大衣袋中。原祇有一隻板烟斗的匣子。起先本想利用着這個東西。行一回空城計的把戲。不料這把戲終于失敗。自己反陷進了危險的地位。因此當他瞧見賈三芝重新回到書桌面前去的時候。便放了聽筒。三脚兩步的奔跳過來。賈三芝的手鎗剛才從抽屜中取出。霍桑已奔到他背後。急忙張着兩臂。把賈三芝攔腰一抱。賈三芝的手鎗雖然在握。但手臂被霍桑抱住。失了自由。那手鎗便等於無效。霍桑忽附着他的耳朶。低聲道。「你快把手鎗放下來罷。半夜三更。別驚動了你的眷屬。」

賈三芝自知已無能為力。歎了一口氣。答道。「好啊。我佩服了你。當真名不虛傳。現在快放手。」霍桑果然把手一鬆。順手將手鎗奪下。賈三芝也不再抵抗。霍桑方始打成了那個電話。不多一回。余桐已親自帶了警士趕來。把賈三芝捕入警署。同時霍桑從余桐方面又得到幾種消息。余桐說道。「那死者的女僕嚴小蓮。仍舊不知去向。徐楚玉也已逃匿無踪。又據探夥長慶報告。那楊一鳴夫婦已趁了長江船走了。不過有一種新的消息。很足助案子的進行。有一個探夥在馬路上查得了一個黃包車夫。據說他在十二點半過後。從浦江旅社拉着一個穿黑呢大衣的女子。到廣寒舞場。又從廣寒舞場車到興華路口。合着舞場守門人戚福的話。恰巧合符。不過這女子既是從浦江旅社裏出來。你想可就是楊一鳴的妻子麼。」霍桑答道。「果然有可能性的。但你得到這消息以後。可曾向浦江旅社去調查過麼。」余桐道。「還沒有。我正要正要向這條路進行呢。」霍桑道。「這樣很好。我想不到這案子竟如此曲折。現在你對於無論那一條線。都不能放鬆。別的話明天談罷。」

（此稿電影版權已歸友聯公司著者誌）

情海潮音錄〔三〕

周瘦鵑

法國名家勒白朗氏原著(即亞森羅蘋作者)

原書名 The Tremendous Event, By M. Leblanc

第五章

約摸在上午一點鐘時，暴風的來勢，已經減小。大雨也已停止。杜葆克趁這機會，纔得放開大步，儘快的前奔。經過的地面上。雖仍是到處都有障礙。天空中的光亮。又十分暗淡。但他進行的速率。比較先前確已增進了不少，他這樣拚命的前進。途中曾經過荻浦。再向一個方向續進。究竟還是那一個方向。他也不能確定。因爲一路之上。彎曲很多。他禁不起一連轉了幾個彎，已看得有些糊塗。不過在他的意想之中。以爲他所取的道路。是正和諾爾曼海岸成平行線的，在他這番行程的第一期中。他似乎祇有一半的理智。能明瞭他現在所幹的是甚麼，他覺得他的這番前進。隨時有被阻斷的危險。他是被包圍在無邊際的地域當中。他雖有他的目的地。但這目的地彷彿是活動的。等他前進了若干路。那目的地似乎又已後退若干路了。然而他的勇氣並不稍餒。依然向前奔趨。一壁自言自語道。在那裏了。我已行抵那裏了。這塊新地方。是一直伸展到……其實這所謂新地方。繼續伸入到黑暗當中。他又奔了一會。再說道。這一是定那裏了。這條石路，立刻就將終了。那終點我已瞧見了。然而這祇是他的想像之詞。這石路依然向前寬展。給杜葆克再往前奔，

兩點鐘了。……兩點半鐘了。……有時候。地面上的水。直浸過他的膝蓋。有時候。他的兩脚，深深的隔在較厚的沙地當中，這些低窪的地方，正是這半島上的山谷。杜葆克跑過時。心中曾想到這些地方，也許會再低凹下去。阻斷他的去路，他雖這樣想，事實上却並無此事。他便賡接前進，舉步越發快了。這樣又奔了一會。接連過着幾道高岡。他便爬到四五十尺高。再很快的奔下那邊的斜坡。忽的他心中起了一個幻想。覺得他已迷失在無邊沿的大海之中。已被大海所拘禁，已被大海所吞沒。他現在所走的路。正是在海面之上。是順着那冰凍不動的巨浪之背而走的。當下他便止步不前，却斗的瞧見遠遠的前面。有一點光亮。從黑暗中透出。他急忙目不轉睛的瞧望着。只見這點光亮，接連明亮了四次。每隔十五秒鐘。明亮一次。接着又烏黑十五秒



再很快的奔下那邊的斜坡

鐘。光亮復明。杜葆克不禁喃喃的說道。前面必有一燈塔。是一座幸免于難的燈塔。湊巧這條道路。正是前往那燈塔的。據杜葆克的估量。這燈塔倘是位于梭買河的河口。那末這條道路。必是到達特里堡。亦許再北進些。倘果眞是如此。照他現在所去的速率。大約再要走四五個小時。不料正在這當兒。那一點光亮。忽的隱滅不見。而且不再復明。杜葆克瞧望了好久。終于不再瞧見。他覺得非常難受。彷彿這點光亮隱滅後。他就沒有逃出黑暗的希望了。他暗想我現在應該怎樣呢。我究竟是在甚麼地方呢。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方纔的那番努力。又獲到甚麼効果呢。他又凝想了片晌。大聲喊道。前進呀。重行前進呀。儘着呆想。有甚用處。等我到了那裏。自然立刻明白一切。在未到那裏之前。我祇有前進前進的一法。有如是一個身負重担的驢馬。不達到目的地。重担怎能卸除呢。他說這話的聲音。非常高大。竟打破他的疲倦。彷彿服了一貼興奮劑。他便放步再行。這時候。已是三點一刻鐘了。清晨的空氣。十分清新。便清醒了他的理智。他又瞧見環繞着他的海口。已經清楚可辨。並逐漸的有露氣騰起。隨卽天明的第一次光亮。已在天空中發現。不消多會。天色已很快的光亮。終于這新地方送入杜葆克的眼簾。和他所猜想的。竟一般無二。有許多所在是灰色。有許多所在。色調較爲黃些。一片片的沙地。映在日光下。幻出閃爍的光彩。一泓泓的水。被日光映着。格外好看。水中有各種的魚類。瞧得很清切。牠們都在苦力的掙扎。或者已經死了。再有一羣羣的小島。一片片的淺灘。淺水的水濱。生滿了水草。風吹草動。恍如微妙的浪紋。這種種情況。和那富足的地方。不差上下。在水的中央。有一羣東西。眞實的形狀。固然已無從辨認。且已喪失掉獨立的能力。完全受環境的支配。有時似乎變大。有時又似乎縮小。有時似被吞沒。有時又似被吐出。再有時候。竟分崩離析。向四下裏漂流。又有時候。却根本毀滅。不復存在了。你道這是些甚麼東西呢。原來有的是船隻沈沒後遺留約的殘。有的是船隻遇險時拋出的物件。形式固是各別。種類也着實不少。在水中漂流的時日。必也很久。幾個月。或幾年。甚致有了幾世紀。也論不定。因爲牠們正是從幾千艘失事的船隻上分裂下來的啊。牠們既有這許多許想。多滿在那些船隻失事時死亡的人數。眞不知有幾千幾萬。這幾千幾萬人當中。又必然有年輕的。有體質健壯的。有擁着巨資的。有懷着大志的。可是結果同歸于盡。他們死後。那班哭母哭妻哭夫哭子的可憐人。更不知有多少咧。這樣想來。這個所在。到很像是一個廣大無垠而怪異莫測的墓地。眼睛裏雖瞧不見墳墓和碑石等。實在不知葬送了多少人。杜葆克再朝左邊和右邊瞧去。却瞧不見有甚麼。祇有一派濃霧。從水面上升。完全隱沒了天際線。彷彿是黑夜之幕。要遮住杜葆克的視線。不許他瞧到一百碼外的前面。不過他儘着朝前走去。前面總有道路可走。他直走到四點鐘過後。狂風又起。天空中佈滿了醜惡的雲片。雨點和冰雹。不斷的從雲片中漏落下來。猛烈的風。又把雲片吹得裂開。分向北方和南方飄去。後來在杜葆克的右首。現出一根黑線。和那分開海浪和烏天的一道玫瑰色的光線。正成平行。那便是海岸線啊。這道海岸線。原很難辨認。遠遠的望過去。好像是一條寧定不動的雲。但是杜葆克很熱悉那裏的形勢。在這海岸線上。正是介乎里脫包和凱約克司之間的雲飛和沙摩峭壁啊。他休息了一會之後。因爲脚下穿的靴子太重。身上穿的皮掛太熱。都一齊脫下。取過他父親的皮包。拿出一件短襖。並在一隻衣袋裏。掏着兩塊餅乾和一根桌古律糖。他還記得這兩樣食物。正是他親手放在這衣袋裏。給他父親食用的。想不到如今仍是自家吃掉。他吃了之後。再繼續前進。他固然不知他是前往何處。他也不計較他用力的程度。祇管放開大步。秉着體育家的精神。努力走上前去。要越過一切的障礙和困難。他一壁走。一壁又想到天下的事。眞非意料所能及。他養精蓄銳了這許多年。如今竟用在這莫明其妙的長途旅行中。但他非但不以爲用之不當。且覺得這樣的旅行。是非常的偉大。他是把兩肘灣曲。把頭後仰。赤脚踏在沙地上。綿軟軟的。風吹在臉上。涼習習的。滿頭的頭髮。被風吹得忽起忽落。這是多麼有趣而快活啊。他這一路走來。已將近去了四個小時。他爲何這樣的跋涉呢。他是時刻的盼望着這個新所在。變易了方向。突然的折而向右。聯接上沙摩的海岸。他正是在這樣的自信中前進的。

他曾走過好幾處地方。他的進行上。發生了很大的困難，因爲海面堤高。海水冲上沙地。沙地上一排排的石塊，失掉了保護的能力。于是積潦處處。變成了許多窄狹的小河。水緩緩的流着。杜葆克自是涉水而過。水深直齊到他的膝際，再則他所有的食物。本來很少。他已開始有飢餓之感。他的步武。便不知不覺減慢了許多。這樣他又走了一個小時，偏偏大風又刮將起來。海上的濃霧，似在增重風勢。又把他緊緊的包圍住。他復行從行動的雲中。穿越而過。因爲雲已遮沒他的道路了。他在這種形勢之中。不由得斗的興起獨寂和愁悶的意念，聯帶的便感失了前進的勇氣。本而這個念頭剛正興起。他已自知錯誤。仍掙扎的前行。彷彿這正是他的重大職務。不能絲毫懈怠的。他又放大了聲音。喊出給他自已的命令。前進呀。再走十分鐘，……你必須前進。再進十分鐘。……他又去了不多一會。路旁沙灘上。忽有一樁物件。着實引起他的注意。走一艘鐵質的船身。裝着三尊大炮和許多小炮的船隻。船旁有一條極大的魚。正躺在灘上。有時候。再有一頭白鷗。在空間團團的飛旋。他當卽向這艘船走來。觀察船的狀況。分明是近來失事的。船頭深深的陷在沙洞中。黑色的船尾。却筆直的翹向空中。上面有一行淡紅色的字。杜葆克念道。包利。他瞧見這個船名。頓時憶起了往事。新海塡曾宣布過一通電報。說是有兩艘船在海中失事。當中一艘的船名。正是包利啊。包利這艘船，原是一艘沿海岸的商船。一向往來于法蘭西的北部和西部之間，失事沈沒的地點。是在凱萊和哈夫之間。那末杜葆克所去的路線。自然仍是沿着法蘭西的海岸。一路之上。曾經過荻浦。擺司。浮戈等處。這時候。是七午十點鐘。據杜葆克的估計。已經走過的路程。必已將近四十里。現在他應該走到和陶葵特成平行線的所在。纔是。既然不是。那當然是把路走錯了。他不由得自言自語道。我這樣糊裏糊塗。一味的盲進。是多麽的危險呀。幸而覺察得早。至多再走四十里。路穿過桃符地方。便可到達北海。……可是有一件困難的事。無論是前進四十里。或是後退四十里。餓着肚皮。如何能行呢。活該事有湊巧，這個嚴重的問題。竟然自行解決了。原來他圍着這艘破船走了一遍後。再蛇行到船尾高甲板的下面。無意之中。瞧見有一堆包紮嚴密的盒子。意想上去。當然是這破船所載的貨物的一部分。說也希奇。這些盒子。毫未破壞。連一條裂縫也沒有。杜葆克原不知道盒中是裝些甚麽。但有一隻盒蓋。他毫未費事的弄開，仔細朝盒中一瞧。只見裏面裝着的東西。是許多罐的糖漿。許多瓶的酒。再有許多罐頭食物。如肉。魚。菜蔬和藥品等。他當下大喜過望。笑着說道。好呀。妙呀。食物早預備好了。我不妨在此休息一會。却也不可多躭擱，于是他便坐在這些盒子之間。很愉快的飽餐了一頓。腹中既不飢餓。氣力也就復元。吃飽之後。又睡了一會，等到醒了。覺得精神百倍。取出時表來瞧。見已是日中時分。他想到破費了這許多工夫，很覺得可惜，他又忽的慮起一件事。恐怕別人也從這條道路走來。他倘再留連不去。自必被他們瞧見。那末這些意外的食物。定將分給他們，他想到這裏。便拿定了主意，要獨自前進。不許別人分割他的光榮。他當卽跳起身。放開迅速的步法。再朝前走。一壁心裏默想到，我總要走到那裏的。因着這一次空前未有的颶風。便把我引到一個地方。這地方上的生活狀況。是與衆不同的。我定要首先走到那裏。瞧瞧……瞧甚麽呢。我原不曉得，但我的意思，總要前去瞧瞧的。本來我們若走到一處人路從未到過的新地方，實在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有許多探險家。爲着要搜尋這種新地方。不惜奔波到地球的盡端。經過許多國土。結果却常常是失敗的。如今杜葆克竟在無意之中。走到這古歐洲的最古的區域。瞧見了種種人類從未寓目的景況。引起後來幾百萬人的注意。都循着他所發現的道路走來。這原是很光榮的事。無怪他有這決斷了。

一點鐘」……一點半鐘了。他又瞧見許多沙岡。和許多破船。天空中。雖佈滿層雲。却無有雨意，海潮正在低落。水中露出很多的小島。杜葆克一路走。一路瞧。走到午後兩點鐘呀。走到了地勢較高的所在。這裏的沙土。十分鬆浮。他的雙脚。深深的陷入。他又瞧見一種希罕的事情。見有一根船上的桅桿。矗立在沙土中。桅桿上。還有一面破裂而失色的旗子。被風吹得飄搖無定。但起初他並未顧慮到甚麽。自管前進。走了不多幾分鐘。他的兩膝以下。都陷入沙中。隨卽連大腿也陷下去了。他却仍未介意。祗覺得可笑。然而再

前進了一段路，委實不能再朝前走。他想撥轉身來。無如他的力量。已無效力。要更迭的抬起兩腿，和登機似的。竟難辦到。他不得已。俯下身體。用兩手帮助。結果連兩手也陷入沙中，他這一急非同小可。渾身大汗。有如水流。他的腦筋。仍很清醒。斗的想到他必已陷在浮沙當中了。他身體的下陷。雖不很快。却是繼續不斷的。這鬆浮的沙土，漸漸的齊到他的兩股，他的腹部。後來他的胸部。也已埋沒不見。他祇把兩臂高舉。拼命的掙扎。怎奈終于無效。沙土的上升。有如水似的。已達到他的兩肩。他的頸部了。他不由得開始高喊。但是在這一片廣大無人的所在，誰會接受他的哀求。最可怖的死神。總不會前來援救他呀，後來他心知絕望。索性閉上眼睛。呡緊了嘴唇。——他嘴裏已充滿了沙土的氣味。準備葬身在這浮沙當中咧，

第六章

杜葆克陷入浮沙當中。自信必死無疑，誰知居然不死。他怎能活命的原因。他再也不能明白。他祇能記憶的。便是他的一隻脚。忽的碰着一樁物件。這物件十分堅實。正好抵住他的脚底。不讓他的身體繼續下陷。說也希奇，同時再有一樁物件，更能使得你向前續進。他便一步兩步三步……的前進。身體也逐漸的升起。不消多會。他的全體。已從浮沙中復現出來。他便得活命。脫離了這陷人之沙。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他本曾瞧見前面有一根船桅。也許他恰巧踏到一塊船板上。嗎。到底是不是這樣。他也不得而知。他的腦海中，所永遠不能忘却的。便是在身體下陷時的恐怖。如今雖已離開險境，恐怖的心。已漸漸消失。祇因受驚過度。神經不免失了常態。在一塊破船板上。躺了好一會。這纔小定神安。氣力恢復。他也不再躭擱。再站起身。懷着滿腹的狐疑。再行前進。因爲吃了這一次大虧。走時。再也不敢大意。兩隻眼睛。凝視着地面。每逢走到似有危險的地方。總是繞一個大圈子，避將開去。或是聳身跳過，好似跳浜一般。原來他的一顆心。已爲恐懼所克服了，而且他所恐懼的。還不祇是浮沙。他自從瞧見那艘名叫哈夫的破船後。他就心中揣想道。觀于這艘破船。可知海口是在我的身後。于是他又向自家詰問道。難道這新地方並未變換方向嗎。循着這新地方前進。或許並非把我領往海峽的最荒野的所在去嗎。他對于這兩個問案。再也解答不出。因而他又想到他如今究竟在甚麼地方。究竟往那裏走。他這樣一想，頓時苦悶起來。勇氣消散。覺得太枯寂了。自信已無出險的希望。從海上出險嗎。船隻怎敢駛行到此，從空中出險嗎，霧氣這般的濃重，飛機又怎能飛行呢。他對于未來的事件。簡直沒有絲毫的自信力了。他心中雖這樣失望。但總不能站定了不動．只得仍舉步向前。一連又走了幾個小時。睜眼向前瞧去，見這一帶的地面。仍是向前進展。似乎永無止境的。他爲着稍稍鼓厲精神起見。又自言自語道。我總要走到那裏的。我必然走到那裏的。他一壁走，一壁瞧看他的時表。這時已是四點鐘了。他曉得黑夜又將來到。心中更是急怕。他携帶的食物。又已完全遺失在浮沙當中。這食物問題。也絕對沒有解决的方法。他悲憤恐懼到了極點。不由得悲觀起來。心想索性躺倒在地上。聽憑惡運之神的支配罷。但他剛正動了這念斗的又想起了慧茹。便不肯施行這種卑劣的方法。鼓起最後的勇氣。拔步再向前走。又走了一會工夫。忽有一種可驚的狀況。竟使得他瞧見之後。動彈不得。他心想這是不可能的罷。不能相信的罷。然而眼前的狀況分明是實在的，並不是眼光撩亂的幻象。他又怎能不想信呢。他便微微灣着腰。走上前去。距離既近。瞧得格外眞切。分明正是人類的脚印啊。平整的地面上。留下的這些脚印。很是清晰。瞧得出是兩隻光脚的脚印，且是新近留下的，杜葆克這一歡喜，眞是非同小可。他的預料。果然不錯。這新地方確是和法蘭西的北海岸相連的。他不消再前進多少路程。定可復和人類相見了。他這時的處境。和當初魯濱孫在他荒島的沙地上。發現一隻赤脚的脚印。正是相同啊。他不由得笑着說道。這正是人的脚印啊。在這荒涼的境界中，居然也有人類的存在，我倘能尋着他。定和他暢談一番嚮。當下他歡天喜地的。順着這些脚印前行，向左轉了個灣。向着海濱走去。又繞過一艘破壞不堪的船隻。前進的方向。正和他先前所走的相同。他一口氣走了二十分鐘。這些脚印。忽被一道水溝隔開。他瞧不見了。但旋即復又尋着。便再跟着走去。走過一帶很高的沙山。脚印忽終止在一座

嵯峨的峭壁下。杜葆克繞着峭壁、走了一周。又瞧見一個可怖的東西。原來地面上。躺有一具男子的屍體。臉朝下的躺着。兩臂張開、身上穿的衣服。很是奇怪。一件黃皮製的短背心。褲子也像是皮製的。褲管的盡頭。形狀像鐘。在他背部的中央、戳着一把七首。戳進很深。杜葆克翻轉屍體。定睛再瞧。見死者面色通紅。顴骨長得很端正。黑色的頭髮。十分修長。瞧這種種情形。死者定是一個紅種人。口中有血滴下。兩眼睜得很大。但祗見眼白。不見眼黑。十隻手指緊緊的握滿沙土、好似獸爪一般。屍體尚有些温煖。杜葆克抖抖的說道。那末這人被害、必尚不到一個小時。隨即又道、這人怎會來到這裏的呢、我萬想不到會在這個荒僻的地方。遇見一個紅種人呀。杜葆克因要明瞭死者的情形。便搜尋他的衣袋。怎奈沒有一些文件。能透露些線索的。但在屍體的附近。又有一道脚印。從遠遠的走來。到此為止。再從這裏。走將開去。這脚印也是男子的。這男子的脚下。必是穿着樹膠底的靴子、約摸在離開屍體十碼遠近的地方上。杜葆克又檢着一個一百佛郎的金幣。上面鐫着拿破侖一世的首像、和一八〇七年的字樣。他再順着這兩道脚印走去。一直走到海邊、見地上擱着一隻船、于是這慘劇的發生。他便不難揣想而知。定是這兩個人乘船到此。登岸後。各向一方走去。其中一人。是個印度人。在一艘破船中。尋着些金幣。金幣或許是鎖藏在保險箱中。所以不曾漂失。那一個人知道了。要把金幣據為已有。便把這印度人戳死。杜葆克想到這裏。心中又不禁難受起來。在這荒僻無人的所在。居然發現了人跡。原是何等可欣慰的事。卻不料這人竟是人類的蟊賊。為着少數的金錢。忍心把同伴活活的戳死。這是多麼殘忍的事啊。當下杜葆克不稍躭擱。立刻再拔步走去。要尋着這裏的人們。好把自家心中的答不出的種種問題。向他們問個明白。足足走了一個小時。方纔停止。原來汪洋大海。已隔絕了他的走路。他這是何等的失望。他的呆呆站着。向海中瞧望。忽見遠遠的海中。有一個黑色的所在。逐漸的從濃霧中顯露出來。他斷定那必是一塊新構成的土地、他便說道。我定要去到那裏。他當即脫下衣服。捲成一捆、圍束在頸項裏。踏入水中。海水不深、他毫不費事。已到了那裏。走上陸地。揩乾身體。仍把衣服穿好。向前約摸走了五百碼路。走到一帶山岡脚下再爬到山岡的最高處向四下裏瞧着。瞧不多時。見那旁果有一個男子、正向他這裏走來。他的情緒、不由得緊張到了極點。站着一動不動、這人走來時。舉步很是遲慢。每舉一步。必向四下裏瞧望一會。彷彿生怕蹈着危險。後來這人抬起頭。用一種驚異的眼光。望着杜葆克。隨即除去頭上的便帽。杜葆克放開大步。迎上前去。又張開兩臂。似乎要把這人抱入懷中。表示好感。等到雙方相距已近。杜葆克瞧清楚這人是個少年。身上穿的衣服。像是一個漁夫、褐色帆布的短衣和褲子。兩脚裸露。並無鞋襪。身材高大。雙肩廣闊。杜葆克當即大聲向他說道。我是從荻浦來的、你呢、你是打從那個城池來的。你可是費了很久的時間。纔走到這裏的嗎。你是一個人在着嗎。杜葆克說罷。並不見這人回答。祗見他笑了一笑。露得光滑滑的臉上。露出一種坦白而快樂的神情。他們二人。旋即走攏到一起。互相握了手、杜葆克復行說道。我是在一天的早晨、從荻浦動身的。你呢。你是從那一個口岸來的呢。這人又笑了。且開口應答。可是所說的話。杜葆克聽了、一些不懂、其實這人所說的。正是英語。不過夾雜許多土語、是下流社會中人的口吻、虧得杜葆克說明猜詳了好一會、纔曉得這人是一個英國的漁夫、執業的地方。不是凱萊。便是登極、杜葆克便用手指着天際線。勉強操着英語。問他道、是凱萊。還是登極呢。這人竭力運用他的舌頭。把這兩個地名。一演唸了幾遍。似乎要猜詳字義。後來他先把頭抬了一抬。再搖了幾下。又機轉身去。指着他方纔走來的那個方向。接連說了兩遍道。赫司汀。赫司汀。杜葆克聽了。很是吃驚。心想赫司汀距離這裏。必然十分遼遠。他必非直接從赫司汀而來。赫司汀也許是他的生產之地。或者便是他住家的所在。那末他如今來到這裏。到底是從那裏來的呢。杜葆克胡亂說出兩個地名問他道。是布羅。還是威米洛克司呢。這人答道。不是。不是。赫司汀……英格蘭。……他一壁伸手指着天邊、一壁連連的說道。英格蘭……英格蘭。杜葆克委實憤不自禁了。神情很興奮的抓住這人的肩頭。大聲喊道。甚麼。你說的甚麼呀、你說的甚麼呀。英格蘭是在你的背後嗎。你是從英格蘭來的嗎。不對。不對。你必非這個意思、你說的必非

眞話。這人用一隻脚重重的踏着地面。再說道。英格蘭。杜葆克委實驚愕極了。取出他的時表。用他的食指。湊在表面上。劃了幾個圈子。又問這人道。你是甚麼時候動身的。你共走了多少個小時。這人伸出三個手指。答道。三個小時。杜葆克道。三個小時嗎。這樣說來。我們現在離開英國海岸。祇有三個小時的路程了。他嘴裏說着。心中又暗想道。既然如此法蘭西正是在我的右首。並非在我的後方了。這是多麼神奇的事啊。我這樣茫然無知的走來。居然也會走到這裏。法蘭西已在目前。隨時有從濃露中顯露出來的可能。他不禁非常快慰。把這人摟抱在胸前。凝視着他的和藹的面目。這漁夫的臉上。是不斷的露着笑容。把頭連連的點動。彷彿是在表示他心中的愉快。二人這樣互望了好一會。這漁夫又把他的姓名。寫在一塊紙上。給杜葆克瞧看。杜葆克見是威廉白朗。便對他說道。威廉白朗。我們雖不是說的同樣的語言。你不能懂我的話。你說的話。我也祇能略懂一二。可是我們二人的密切。遠勝過兩個愛好的兄弟們。我們的懷抱中。有一種意旨。是我們尚未能形容的。你和我正是代表兩個最偉大而最光榮的國家。這兩個國家。因爲我們二人的原故。便可混合到一起了。他說到這裏。不由得喜極而涕。這漁夫依然笑着。可是兩個眼眶裏。也已含滿了眼淚。杜葆克握住他的一臂。說道。來。來。替我領路。在他們剛要啓程時。他們又遇了見三個英國男子。白朗向他們說了幾句話。這纔拔脚前行。走了不遠。又碰着兩人。白朗向他們聲述方纔的情形時。他們都站定了細聽。聽了之後。都掉轉身。隨着杜葆克和白朗同行。一行四人。走了好一會。已越發靠近海邊了。忽有一個呼救的聲音。引起他們四人極端的注意。杜葆克首先奔上前去。瞧見一個婦人正躺在沙灘上。海中的小浪。翻翻滾滾。一直送到伊的身上。好像是在調戲伊的。伊的兩腿都被繩子捆着。兩臂也緊緊的捆在軀幹上。浸濕的絲衫。貼在伊的胸前。兩肩露在衫外。有許多傷痕。黑色的頭髮。截得很短。用一根金質的小鏈條。纏繞在頭前。嘴唇有如是一朵紅花的花瓣。皮膚因受日光的晒炙。變成了褐色。伊的面貌。在杜葆克這樣的美術家瞧來。確可稱做美麗動人。和他從前在西班牙和南美洲所瞧見的某種女性。很是相像。他當下那敢怠慢。用敏捷的手段。割斷在伊的捆縛。又從自家身上。脫下短襖。披上伊的肩頭。正要向伊問話。他的三個伙伴。已經趕到。他便頓住不響。這婦人用一種感激的眼光。望了杜葆克一眼。又喃喃的說道。謝謝你。謝謝你。你是法國人嗎。不是嗎。這當兒已有許多人走攏來。白朗把杜葆克的冒險史。對大衆說了。大衆聽了。圍繞着杜葆克。問長問短。杜葆克因此便和這婦人隔開。不能向伊探詢一切。他並覺得這許多人的行爲。是很怪異。又從他們的嘴裏。得知因這次劇烈的地震。英國海岸。也着實受了損害。赫司汀受害的程度。和荻浦不差上下。正是地震的一個中心點。足足有一半地方。毀滅無餘。到了約摸八點鐘時。他們走到一個大而深的陷坑邊。這坑足有一里的三分之一闊。坑裏積滿了水。他們只得繞道前行。又走了好幾分鐘。恰巧濃霧稍稍消散。杜葆克瞧見有一排排的住屋和旅社。是沿着赫司汀和聖諾納海邊築成的。這時跟隨杜葆克同走的人。有三四百人之多。此外再有許多人。也緊緊的隨着他。他們都是從附近各地來的。因受了震災的影響。房屋塌倒。無家可歸。便來到這裏。所以他們的臉上。都露着萬分愁苦的神情。後來杜葆克越往前走。跟隨他的人也就越多。結果他被他們密密的包圍住。除掉瞧見他們的頭和兩肩外。無論甚麼也不能瞧見。他們又不時的向他問話。他只得隨機應變。一一的答覆。在他身旁的人。聽了他的答覆。再一個個的遞傳開去。大衆聽了。不約而同的發出一種驚異而欽佩的呼聲。杜葆克在這種形勢中。又走了好一段路。赫司汀人家窗戶中透出的燈光。已在空間發現。杜葆克瞧了。不由得精神奮發。舉步如飛。他的將次消失的精力。似又回復轉來。他又忽的縱聲大笑。原來他的心裏。斗的想着一樁事。他原是一個諾爾曼人。如今却立脚在英國的土地上。並且正是十一世紀中諾爾曼公爵威廉將軍登陸的所在。這是何等光榮的偉舉啊。他想得高興極了。自言自語道。我相信命運之神是呵護着我。貝葛公爵知道了。也許要笑逐顏開罷。

這個新地方。是聯絡着赫司汀和聖諾納之間的地方。不過當中有許多山谷和陷坑。路面上。又隨處有突出的山石。和峭壁的殘餘。此外再有很多的破裂的碼頭。塌倒的燈

塔。和毀壞的船隻。但是這種種東西。杜葆克一樣不會瞧見。因爲他在濃霧中瞧望一切。眼力究嫌薄弱了。他們一行人。又走了些時候。已走到了海邊。他們再領着杜葆克走過好幾條邊道已毀的街道。以及敗瓦頹垣之間。來到了一所房屋的廳堂中。這房屋的形式。很是奇異。有傾斜的墻壁。和一座開裂口的屋頂。但屋中的電燈。仍在燦爛的發光。當地的官員。都已聚集在這裏。接待杜葆克。賓主喝了香檳酒。音樂隊又奏起樂來。各人的臉上。都露出一種莊重的神情。表示這次的接待。關係是十分重大。因爲法英兩國。從此可以聯合了。這聯合的功勞。當然是歸諸杜葆克。因爲他從法國走到英國的一條道路。是從古代海峽的最深處湧現出來的。這海峽正是把英法兩國隔開的界限啊。無怪乎當地的官民人等。對于杜葆克。是非常的尊崇。把他認做是一位偉大的英雄啊。

杜葆克站在平台上面。那歡呼的聲音。不時的從四下裏送來。他簡直是被圍人環當中。男子們都搶先和他握手。婦女們也上前和他接吻。他們又敦促他當衆演說。杜葆克無可奈何。只得略爲說了幾句。不外乎慶祝兩國興隆的意思。大衆的情感。眞是熱烈達于極點。久久的圍繞着杜葆克。不肯散去。杜葆克雖是喜悅。却又非常的厭苦。他心中獨一的意念。祇想突出重圍。去到距離最近的一家旅社裏。倒在榻上。酣睡一會。說也湊巧。他剛想到這裏。忽有一隻手伸過來。握住他的一臂。並有一個聲音說道。請隨我來。我來領路。杜葆克忙朝講話的這人瞧時。見是一個婦人。正是他在海灘上搭救的那個手脚被捆的少婦。伊立即又向他道。你已成就了一件偉大的事業。我想別個男子。再也不能辦到。你委實是一位超過一切男子的人物啊。杜葆克正想隨伊走去。不料被大衆一擠。二人竟被隔開。但伊的一隻手仍牢牢的握住他的手。杜葆克被擠不過。竟跌倒在地板上許多翻倒的坐椅之間。及至站起身來。斗的瞧見一件意外的事。只見貝葛公爵和蕙苡正站在他的面前。蕙苡當即懇切的伸出一手。說道。我們早就在這裏了。杜葆克。我們早就瞧見了你。我着實替你光榮啊。杜葆克既是驚異。又是狐疑。不禁問道。蕙苡。當眞是你嗎。蕙苡笑着應道。自然當眞是我。我對你說。我們是住在波特蘭。離開這裏。祇有一里路。在這次震災之中。我們故鄉的房屋。幸而保全。我們爲着救濟災民的事。特地來到赫司汀。因此我們聽到你來的信息。……你的成功。杜葆克啊。他們倆講話時。貝葛公爵並未走開去。祇把眼光望着別個所在。杜葆克却向他說道。貝葛公爵。你可能把我的這番工作。認做是奪取錦標的第一步嗎。貝葛原是個倨傲而燥烈的老人。聽了這話。並不回答。杜葆克接着又道。這個自然。我尚未能征服英國。不過我至少要請問你一聲。你提出的條件的第一項。能否算我已實踐了呢。貝葛似已打定主意。有相當的答覆了。蕙苡十分乖覺。從他的神態間。瞧出他心中並無好感。答覆的話。必非杜葆克所願聽的。伊便不容他開口。搶先向杜葆克道。你不必向我父親多問。他對于你這次所成就的偉異的事業。當然認爲有眞價値的。不過你和我從前曾着實觸惱了他。如今我們應該準備些時間。設法消除掉那種不快的回憶。杜葆克答着道。時間嗎。祇要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又何必介意時間的遲速呢。蕙苡道。這樣很好。如今你趕快去睡眠罷。睡眠是你現在最需要而最良好的一件事啊。伊說完這話。便拉着伊父親走開去了。